目录

[榴窗随判 2](#_Toc24624219)

[一、判名 2](#_Toc24624220)

[二、判净土七问 4](#_Toc24624221)

[三、判禅密简繁 7](#_Toc24624222)

[四、判唯识言有、中观说空 8](#_Toc24624223)

[五、判一悟顿超三大阿僧祇劫 10](#_Toc24624224)

[六、判三十二相及悟后起修等 11](#_Toc24624225)

[七、判三关 12](#_Toc24624226)

[八、判五家宗旨临济三玄等 13](#_Toc24624227)

[九、判行棒行喝 15](#_Toc24624228)

[十、判悟后起修化报 17](#_Toc24624229)

[十一、关于禅宗支分具否 18](#_Toc24624230)

[十二、判止观话头为同为异 20](#_Toc24624231)

[十三、判上根下劣 21](#_Toc24624232)

[十四、判定慧双修及教外别传 22](#_Toc24624233)

[十五、判禅宗阶位 23](#_Toc24624234)

[十六、判授受 24](#_Toc24624235)

[十七、判丹道 25](#_Toc24624236)

[黄叶闲谈 28](#_Toc24624237)

[第一讲 缘起 28](#_Toc24624238)

[第二讲 权开一门 29](#_Toc24624239)

[第三讲 假说五法 30](#_Toc24624240)

[中庸胜唱 49](#_Toc24624241)

[第一编 总说分 51](#_Toc24624242)

[第二编 正说分 61](#_Toc24624243)

[第三编 结说分 111](#_Toc24624244)

[灵岩语屑 113](#_Toc24624245)

[一、壬午辑 113](#_Toc24624246)

[二、尺素 125](#_Toc24624247)

[三、杂章 127](#_Toc24624248)

[四、醉后之光 133](#_Toc24624249)

[五、灵岩访问记 137](#_Toc24624250)

# 榴窗随判

---维摩精舍丛书

　　　　袁焕仙　南怀瑾

目录：

一、 判名

二、 判净宗七问

三、 判禅密简繁

四、 判唯识言有中观言说空

五、 判一悟顿超三大阿僧祇劫

六、 判三十二相及悟后起修等

七、 判三关

八、 判五家宗旨临济三玄等

九、 判行棒行喝

十、 判悟后起修化报

十一、 关于禅宗支分具否

十二、 判止观话头为同为异

十三、 判上根下劣

十四、 判定慧双修及教外别传

十五、 判禅宗阶位

十六、 判授受

十七、 判丹道

## 一、判名

问曰“梵语禅那，此云静虑，是禅宗者同此禅邪?异此禅邪?若言同，则此禅者义仅六度之一，而是禅宗妙该万有之全；若言异，诸名实多，何独袭此而不他名?”

判曰：“如此昧心乱统，成何矩范?”

进云：“理以究而明，何得厚诬中人乱统?事以激而大，不合深斥吾侪逾行。”

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转解而缚转坚，转辩而义转渊。禅宗之禅与六度中位当第五之禅是同是异且搁不论，无容深研。即今问话者与未问话者是同是异，试道一句看！若道得，许汝拈头作尾，以实为虚，把逆作顺，以佛为魔，踏毗卢顶上行，从绿荫丛里过；若道不得，乌得不云乱统?云何不是逾行?”

进云：“昔圭峰云：‘欣上厌下而修者，外道禅；正信因果不舍欣厌而修者， 凡夫禅；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小乘禅；悟我法二空所显具理而修者，大乘禅；若顿悟自心本来清净，原无烦恼，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毕竟无异，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心，亦名一行三昧，一名具如三昧，达摩门下展转相传者，此心也。’又判云：‘达摩未到此土，古来所解皆前四心，诸高僧修之都得功用，即南岳天台依三谛之理，立三止三观教义，虽极圆妙，然其趣入门户次第，亦只前之诸禅行相。惟达摩所传者，顿同佛体，迥异诸门’云云。又检曰：‘宗习者得则成圣，疾证菩提；失则成邪，速入涂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传一人，后代已有所凭， 爰任千灯千照’等如是说。彼且云云，何得厚诬学人乱统，深斥吾侪逾行?”

先生曰：“咄!如此恶口，何有吾宗!”于是凝然据座，进无语。久之，曰：“会么?”进云： “不会。”

乃曰：“于此会去，尚云落二落三，矧此不荐，敢云胜行?既非胜行，即是乱统。既是乱统，何行不逾?”进语阻气抑，礼求朗示。

先生曰：“此事人人具足，一切圆成，然未证据者，才涉思维，遂尔白云万里，矧乃逐末迷本，妄计黑白，横生异同耶。如此行心，何年乃彻?讵知诸名无常，皆依假立，必究名相?圭峰既以剖析。胡劳嗜痴?且一切唯心，何缘去取?极其至，法尔如幻，心亦强名。明知幻法，横课长短，妄立自他，云乎不碍证此?不但圭峰所谓之五种禅为无疾而呻，而临济三玄、曹洞五位、沩仰九十六圆相、法眼六相、云门三关、天龙一指，何一而非门庭设施、一期方便?宁有实法欤?不仅此也，三藏十二部、三世诸佛教、一切贤圣言，悉是应病与药，黄叶止啼。当人当下明心，一切现成，理事皆足，所谓尝鼎一脔，余旨可知。若不尔者，任汝多闻，达古今，总是痴狂外边走也。

“至云‘得则成圣，疾证菩提；失则成邪，速入涂炭’，尤为权语。何也?得本无圣，何有菩提可证?一物也无，失从何失?既无有失，云何成邪?既无有邪，入何涂炭?若曰人传一人是有法可授也，至于千灯千照亦属法尔如然。当人不检己阙，惟求他珍，说云趁块，不其然乎?扑人狮子，固不尔矣。明此，开一禅门为八万四千禅门，尘尘尔、刹刹尔、法法尔，滴滴显慈仁之沛；以八万四千禅门入一禅门，圆圆透法尔之全。若以理求，若以事得，若以声音相貌判，白云万里。”

　进云：“余即不问。如何是白云万里?”

　先生曰“日暮数峰青欲染，舟人说是汝州山。”

## 二、判净土七问

问曰：“禅宗、净土是一是二?学人进业，何去何从?永明寿四料拣曰：‘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次曰：‘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阴境忽现前，瞥尔随他去。’三曰：‘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四曰：‘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百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云云。四偈出已，一时净宗风尚，禅席衰落。彼永明者方便言耶?如实谈耶?愿垂明示。”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转解而缚转坚， 转辩而义转渊。当人但自明心，何土非净?’何净非禅?何禅非心?何心非自?自心既彻，何事不照?何义不通?为二为一，何去何从，不着问人，洞如观火。若不尔者，总为趁块韩卢，决非扑人狮子。所谓剑过已远而犹刻舟也，讵不悲乎?彼四料拣者，一期方便，捏怪空拳，原无实法，宁有是处？

“必曰‘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然则禅净二也，不然云何双举?讵知非禅不净，非净不禅?禅即净，净即禅，名固不一，体宁有二?若体二者，则二法也，岂圣人之道欤?故曰：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惟不二也，能净即禅，以治净宗，言花开见佛，佛即禅，禅即佛也。惟非一也，能禅即净，以治禅宗，说见性成佛，佛即净，净即佛也。宁舍禅净外而别有他佛他祖耶?今曰有禅有净土，当下即已作佛作祖，何必来生?既作佛已，何用不京?讵以虎而戴角能喻其锐哉?今既如是诤论，如是驰求，何曾梦见有禅有净土来?故曰：趁块韩卢，决非扑人狮子。至于有禅无净土，无禅有净土，无禅无净土，皆如上判，以例而悉，固非一隅反三，今不赘。盖先圣为初机开一方便入德之门耳。”

又问曰：“治净宗者，口持佛号，得佛加被。如是履行，不但专工己有，力且借他，自他共掖，举必易擎。彼禅宗者，呵佛骂祖，力专在自，纵饶有人，其力难充。当否，祈示。”

判曰：“皮不存，毛安附?自不立，他何为?俗谛犹然，况踏毗卢顶上行耶?须知 才起借他之念，便落怠倚之行。大大夫儿一闻便信，一信便行，一行便深，一深便横超直出，魔来斩魔，佛来杀佛，觅自已无，何有于他?况借力耶?力必待借而充，其充也因他而充，何充于自?自既不充，何贵此充?若然，他生于自，非自无他，自他两忘，力在何处?道来!道来！必曰念佛则佛加被，不念则佛不加被，是等佛如贪吏，飨则福淫。不供而祸善也，宁有是处！况佛喻如镜，胡来照胡，汉来照汉，理无去取，宁有是非!若礼则照，不礼则不照，是镜也，异也!妖矣！佛云乎哉?咄!真小儿女语，非大大夫言。”又问曰：“净宗九品三阶，如实而行，事非立异，学子 易超。禅宗一物也无，遍含空有，行人难即。”判曰：“咄!一翳在目，空花乱飞。汝既异也，而犹异人。异哉!异哉!咄也!咄也!九品三阶，因机而立，且在彼土，汝尚在此，而未到彼，从何曰确?若必曰确，实因他确，倘不因他，汝从何确?确因于他，自且不知，亦云异也，宁曰异人?况彼土当此土西，远隔十亿万佛土，汝以肉眼云何能见?未见云见，不亦异乎?又彼佛报身白毫婉转五须弥，绀目澄清四大海，当人不但身未亲临，目未亲睹，饶汝亲临亲睹，毕汝百年寿命尚不能游遍一目，况其余耶?此不自异而独异人，不更异乎?吾宗一物也无，遍含空有，尘尘刹刹，无不毕 现。他不远言，即以汝例，汝此身者为有为无?若是有者，除却四大，身从何身?若曰四大即身，四大本四，云何是身?若是身者，何云四大?故不可言有也。若实无者，则此色身，明明是有，何得灭有言空?析有为空，故不可言无也。然立有时，有非实有，因无而有，故曰一物也无；立无时，无非实无，固有而无，故曰遍含诸有。物物尘尘，无不焕然等现，一派圆成。汝犹异之，真趁块韩卢，而非扑人狮子也。孰易孰难，当人自检，自检。”

又问曰：“净宗持一佛号，临命终时，乘彼佛号，即得往生。彼禅宗者一无所系，不待命终，即今现在，何所执持?既无执持，主人何在?既无主人，生死何了?祈示。”

判曰：“乘一佛号而往生固也。汝亦知乎？吾宗者不往即生耶。不然‘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谬也。无边刹境，自他既不隔于毫端，然则往往何往?十世古今，始终既不离于当念，然则生生何生?古有尊宿于此拈云：‘生则决定生，往则实不往。’又一尊宿曰‘往则决定往，生则实不生。’不快漆桶，何曾梦见?妄毁上乘，业堕无间，悲乎悲乎!向汝道一物也无，汝云执持，执持何物?苟有执持，岂无为法哉?一大藏教，演绎则万流竞秀，归纳则人法无我。既无人法，谁受执持?既无有受，谁为执持?若曰主人，谁为客子?谁生谁死?谁了谁不了?不快漆桶，试道一句看?” 又问曰“一持佛号，一参话头，为一为二若云一者，多此一法；若云二者，佛法有二。即有此法，何法为优?若等优者，究以何从?祈示。”

判曰：“众生舍本逐末，背觉合尘，虚荣死生，轮回六趣。先圣哀之，为设疑信二门，但臻于至，一也不有，云何曰二?若不尔者，万别千差，讵曰一乎?疑者疑此一事实，信者信此一事实。疑极而信实，信则一物也无，信岂能寓?信生而疑正，疑则纤毫不立，疑讵能居?疑信焕然，法尔如幻，故曰：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 持佛号者贵乎信，参话头者重在疑，当人明此，自合开口大笑也，宁问人乎?”

又问曰：“比来行人佥曰‘千稳万稳，不如一句佛号为稳；说禅说道，总无把握。’故昔在宗下参究数十年者，毫无入处，今改入净，似尚有力。若曰禅宗为优，或等优者，此云如何?乞示。”

判曰：“咄!如此自欺欺人，成何矩范?何为净土，何为禅宗，上已具言。非禅不净，非净不禅。彼在宗下无有入处，而于净土为有力得，是大诳语，是大偷心，是大自欺，何也?如饥人食饭。食此饭饱、必知食彼饭亦饱，盖等一饭也。如不知彼饭能饱，决未饱食此饭。不待智者而知，虽愚夫亦显。故曰：作是说者，是大诳语，大偷心，大自欺，穷劫不能生净土也，经曰‘不可以少福德因缘而生彼土’者，盖为此辈痛下一拶矣。又‘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定获往生。’经垂朗示，试问漆桶。汝能一日或一时一心不乱否?如能，以七日较之，为程尚远，况不能耶?讵知吾宗一念明心便同本得，本得者明心也。心即佛，佛即心，是当人当下即已成佛，稳欤?非欤?说净说秽，说生说不生，皆权语也。诗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不快漆桶，又何曾梦见东风一面耶?咄!趁块韩卢，远非扑人狮子。

进云：“然则净宗劣而禅宗优也。”

曰：“否！否！华严海众，犹归净土；文殊大智，不舍极乐；龙树妙阐入德之程，远公创结莲社之雅，云胡不令?若曰劣则总劣，若曰优则总优。何也?流水不曾怀昨日，桃花依旧到春时。”

## 三、判禅密简繁

问曰，“密乘建立生起、圆满二种次第，生起属外，圆满属内。外成就已，乃及于内。灌顶、加持三业相应，事理交彻，允称希有。治其道者，颇议禅宗过于简易，摄机不广，又自诩言于彼宗者即身成佛。宗门下客亦自况曰；‘何须即身，当下明心，立地成佛。’二者交诩，孰优孰劣?”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转解而缚转坚，转辩而义转渊。当人当下把自己脚跟下一段风流大事了彻，三藏十二部成废话，曰显曰密。真可笑也。如不尔者，称郑称扬。悉属外求；说凡说圣，总是内觅，谓余不信。腊月三十到来，任汝说显说密，说圣说凡，阎王老子都不放你过的。所以说读破四韦驮而不免生死。拙哉！你看他铁练锁虚空的朋友，是何等光昌’何等气象！彼丈夫兮我丈夫，不于此痛下一锥，空号须眉，枉称汉子！

“本无内外，何法诠为生起属外，圆满属内?本目具足，一切圆成，成成何事?就就何法?若有成就，即有增减。既有增减，即非无为。既非无为，云胡说云‘灵光独曜，迥脱根尘’?至云灌顶加持，亦是依他，三业相应，悉为幻影。当人果能于此一觑觑破，无事不通，无理不彻，所谓头头上显，物物上明，至哉，扑人狮子！讵曰趁块韩卢?说云允称稀有，固不在彼而在此。所谓‘猿抱子归青峰里。鸟衔花落碧岩前’。不着问人，当人如观掌果，如察指纹也。

“若曰禅宗简易，摄机不广。且自诩云即生成佛，尤为戏论。讵知是法平等，众无短长。何有繁简?必诩自繁，既曰自繁。何曾梦见实际理地不存一物?彼必又曰本来无物，故修多罗曰：‘实无所得’,然此无得，至玄至幽、学人机浅，如何凑泊?必预有而后及无，必先繁而后涉简。若不尔者，三藏十二虚构也。诚然，诚然，虚 构，虚构。三藏十二句句彻，语语明、都教汝不他求，不立异，不炫奇，直上归家道路。归家道路者，诸行无常一切空也，既云众常，既曰一切空，谁教汝把三藏十二蕴在胸中，荷在肩上，如龟负壳，宁有超世?圣人指令穷子还家、而令其肩荷逆旅心蕴路程乎?况简莫简于禅宗，繁莫管于禅宗，是禅宗者恰恰又不在你简里繁里，不简不繁亦简亦繁里，何也?一喝而该万有之全，彼生圆二次第一切诸种法，不离万有，云何不该？非仅此也，彼宗只该生园二次第一切诸种法，而不该无生圆二次第一切诸种法。禅宗一喝，有无不驭，无法不该。若曰摄机，何广何不广？昧者且明，何容赘说?此言繁也。若以简言，临济三顿棒，天龙一指禅，踏翻溺器。蹴破脚头，所谓一物也无，而无亦无。遑论乎溪深每长于杓柄耶？ “至云即生成佛，实为一期方便语，黄叶止儿啼。众生本来即佛，佛即众生，无欠无余，不二不一，如何以佛更成于佛?若以佛成佛，是头上加头也，可乎?可乎?惟众生本来即佛，众生不荐，达者能仁指令见耳。若曰有佛可成，且不论乎即生不即生，许汝穷劫不能成佛，何也?邪见也。头上安头，南辕而北辙矣!若禅宗者，佛之一字，雅不欲闻。成与不成，悉为 戏论；当下明心，亦权语也，况余乎。”

进云：“然则禅宗密乘为二，优劣丕显也。”

曰：“否!否!禅者密之禅，密者禅之密。苟至于极，何密非禅?不驭乎道，何禅非密?所谓到家皆亲，于途总别也。昔一尊宿问一尊宿曰：‘如何是世尊有密语，迦叶不覆藏?’宿曰‘汝会则迦叶不覆藏，不会则世尊有密语。’何为禅?何为密?何为一?何为二?何为优?何为劣?道来道来！分明一片闲田地，过去过来问主人。咄！蠢哉。”

## 四、判唯识言有、中观说空

问曰：“中观唯识，两学巍然。治中观者，谓唯识家立胜义为有，外境为无，是遮境存心，犹羁法执；治唯识家，谓中观学者立胜义为无，破斥种子有，坏缘生。 空有互争，议论千载，今以此判，何去何从?”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转解而缚转坚，转辩而义转渊。当下明心，万事了毕，说有说无。一行总愆。讵知有非是有，因无故有；无非是无，因有故无?有无不驭，去取何居?若曰立有时纤忽不寓，立无时遍界不藏，所谓不有而有，不无而无，有即是无，无即是有，都是虚声，悉为谤论。何也?二法也，不明心矣，明心之士决不如然。卓焉扑人狮子，迥非趁块韩卢。当下识得自心，一切皆为剩语，何暇与人说无说有，说去说从耶?必曰遮境存心为羁法执，是诠执为劣法也。然则一诺而终身不逾，一行而万邦足式，乃至释迦四十九年惟说此一事实，执乎?非乎?

又戒、定、慧三学，今昔艳称人口，初机入德要途，戒则守而不逾，定曰心一境性，慧则寂 而常照。若以执为劣法，是戒不守，定不一，而慧则照而不常寂也，可乎?可乎?讵知非心不问境，非境不名心?此心即境，何境可遮?此境即心，既云境无，何心可有?既无有心，何法为执?此无论也，心境双忘，复是何物?道来，道来。

“必曰胜义为无，破斥种子有，坏缘生。此亦诤语，非是，何也?既云无也，而言此胜义为无者，为有耶?为无耶?不待筮龟，不着问人，当人自悉也。讵知种子缘 生，当体即无?若实有者，种从何生?缘从何会?种既不生，云何说云种子?缘既不会，何法设为缘生?昧者执而不察，是不待他破而自己预破也。讵不冤乎?此法既明，法尔如幻，安立因果，井然为章，乃知无始至今，生则幻生，灭则幻灭，惟当人脚根下一段无阴阳土，豆古至今不曾移异一丝忽头。修多罗颂曰：法身遍满于法界，普现一切众生前。随缘赴感靡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

“总如是说，唯识详有，中观言空，皆一期方便语，接引初机谈，都无实义，宁有轾轩?须知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治唯识者必曰胜义有，治中观者必曰胜义无，有无互攻，遂为道病，讵曰法执且亦见邪?”

进云“无着、天亲义阐妙有之全，龙树、提婆法显真空之胜，今曰执法，又曰见邪，无乃毁灭先圣，自是非他欤?”

先生曰：“咄！如我说者为正说，非我说者为魔说，谁管自是或不是，他非或不非；甚么先圣、后圣、无着、天亲、龙树、提婆等一切冗词废语，即使弥勒到来，亦须痛摒异域，文殊临此，自合远贬殊方。为何如此?”先生以目顾视大众、良久乃曰：“古德云：我王库内，无如是刀。”

进云：“毕竟一句。作如何判?”

先生曰“两个驼子相逢说，世上而今无直人。”

## 五、判一悟顿超三大阿僧祇劫

问曰“顿悟成佛，又云一悟便至佛地，大违教言，何有是处?资粮加行，依次渐修，一大阿僧祇劫，乃得见道，顿断分别；一至七地，依次渐修，一大阿僧祇劫，登第八不动地，顿断执藏；八地至十，依次渐修，一大阿僧祇劫，得金刚喻定，顿断随眠。今言顿悟即超彼劫，如是长时，何能一悟便超?无始习气，何能一悟顿断?若能超则坏时，若能断则坏事，祈示。”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转解而缚转坚，转辩而义转渊。当人果忽地一下摸着自家具孔，那有如许之绕来?今既不尔，辩亦徒劳。汝知顿悟成佛，一悟即至佛地，讵知吾宗不悟已成，本来即在佛地乎！不然众生已成佛竞之伟论谬也。《圆觉经》云“一切众生皆证如来圆觉。’《维摩诘经》云：‘不舍受蕴而取证。’亦谬也，可乎?可乎?众生既已成佛竞，既已证如来圆觉，既已不舍受蕴而取证，认何为时?认何为事?认何为烦恼习气?既无时，既无事，既无烦恼习气，超超何时?断断何习?今既有超有断。正是有作有为，何曾梦见已成佛竞，已证如来圆觉，不舍受蕴而取证耶?向居士曰除烦恼而趣菩提，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希佛果。若求响而默声。咄哉！向汝道：狮子扑人，韩卢趁块。“又既不得忽地一下摸着自家具孔，必昌言修行，肆说胜义。于是离声色著声色，离名字著名字，所以无想天人，修经八万大劫，一朝退堕，诸事俨然，盖未得忽地一下而不知根本真实也。于焉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满，他古人犹道不如一念缘起无生，超彼三乘权学等见，故曰：‘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祇劫’也。等如上说，孰为坏时?孰为坏事?道来，道来。”

进云“如说上根别器之行，初机必不能荐，不然三乘之说谬也，初中后善扬死法也。”

曰：“否!否!是法平等，本无高下，宁有初中?悟则顿悟，虽愚亦能悟；迷则总迷，虽智亦时迷。迷悟名言，相对而立，今不迷，悟何寓?上智下愚依悟而有，觅悟若无，彼上下者从何而建？既不能建，孰为上根?孰为下劣?道来！道来。须知悟则下愚即上智，不悟则上智即下愚。倘不于斯一觑觑破，任汝说得一大藏教，总为戏论！

“必曰有分别，有执藏，有随眠诸烦恼可断。然则无始劫来，一切分别，一切执藏，一切随眠诸种烦恼，讵汝三大阿憎祇劫能通然顿断耶?三大阿僧祇劫以时言诚久矣，然以例乎无始大劫，则又太仓之一粟耳。彼一粟能敌太仓，此一悟而等阿僧祇，又乌乎其不可况?当人自无始迄今，头出头没，历劫回向，不知经历若干阿僧祇劫，始有此悟。只以步前忘后，昧于进程，遂尔不自疾迟而反病速，亦可晒也。若然，是则总是，非则总非，彼乌得是彼三大阿僧祇劫而非此一悟耶?既是此三大阿僧祇劫而非此一悟，又谁为坏时?谁为坏事?不待龟卜数计，烛照而知也。

“又烦恼云断，然则果有能断所断耶?若有能所，谁当能所?若无能所，云何曰断?讵知作众生者，烦恼习气也，作佛作祖作菩萨者，亦烦恼习气也？断烦恼习气即是杀烦恼习，杀烦恼习气即是杀佛杀祖杀菩萨杀众生。三藏十二分教明明叫汝学佛学祖学菩萨度众生，谁叫汝杀佛杀祖杀菩萨杀众生?非仅此也，古人喻为牧牛，今曰断，是不牧牛而杀牛也，不亦大可笑乎?”

进云“然则毕竟一句，究作何判?”

先生曰“野水影残晴树后，家书正写夜灯前。

## 六、判三十二相及悟后起修等

问曰：“一悟即至佛地，理上耶?事上耶?若理则空头衔耳，何贵有此一佛?若事则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百千三昧、无量功德、自土他土、一切种土，一时具耶，贪嗔痴等一时尽耶。或悟后起修，如修多罗云：理缘顿悟，乘悟并消；事须渐除，因次第尽耶。若次第者，何云顿悟?祈示。”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转解而缚转坚，转辩而义转渊。当人当下识取自心，认取自己，是佛非佛，如理而知，如 实而知，决不驰求，说理说事，总是外觅，讵知非理不事，非事不理，宁有舍事而别有一理，亦舍理而别有一事耶?至三十二相、一切种土等随身玩具，更不足齿。何也?当人只愁不作国王，岂愁作国王而无饭啖乎?一悟喻国王，饭喻三十二相等。古德曰：只愁不作佛，不愁佛不解语。良有以也。又贪等本空，尽从何尽?理顿悟，事渐除，一期权语也，讵实法哉?”

进云：“云何说为随身玩具?学人不了，请为详示。”

先生曰“必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为果乘之极，然则转轮圣王即佛也。转轮圣王即佛，是佛可修而得。佛即属修，有修必有坏。既坏也，何名曰佛?若佛有坏，何贵此佛?讵知是相也，垢腻之衣矣。但得本，一切具足，是衣者用亦得，不用亦得，用不用皆得。何也?王登宝殿，野老讴歌。所谓自南自北，自西自东，无斯不服。当人若非亲证，何能通了?汝穷子也，自未作王，而谓王亦穷子，讵不冤乎?王如上喻明。此曰百千三昧，曰无量功德，曰自土他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等，不用他求，悉在当人口里。”

进云：“如何悉在学人口里?”

曰：“塞却汝口，免汝乱统。

至以‘理缘顿悟，乘悟并消，事须渐除，因次第尽’为实法者，为悟后起修者，尤可笑矣。何也？不检方便，不计权实，恣情趁块也。余不及，我切切实实问 汝：释迦老子在菩提树下睹明星而悟道后，消消个什么?除除个什么?修修个什么?尽又尽个什么？而证又证个什么？好看，好看，此是第一彻头。”

“然则果无修无证乎?”

曰：“否！否！这些好处，他人言之不及，自检乃亲。若言修证是妄语，若言不修证是妄语，若言修证即不修证，不修证即修证，亦是大妄语。须知他得了的人，恁么亦得，不恁么亦得，恁么不恁么总得。中书堂的事，非十字街头贩夫走卒所能知得底。”

进云：“然则最亲一句毕竟如何?”

久之，先生曰：“向汝道：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 七、判三关

问曰：“宗下悟程初关、重关、牢关等说。竞衔人口，是欤?非欤?若是，与教下三顿之说何异?若非，说三关者妄邪，盲耶?愿垂明示。”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一物也无，云何曰三?又，既曰宗下，自当远异乎教，若不尔者，何分宗教?必以教下三顿之说而与宗下三关判异判同，以何为平?纵得其平，与汝身心有何饶益?咄！向汝道转解而缚转坚，转辩而义转渊。此是什么所在，说宗说教，说是说非，说异说同，道来、道来。

“宗者、释迦老子睹明星而悟此一着子，时之诠语也；教者，以此一着子而教人，令六道四生同证此一着也。讵有他义奇义哉！若然，宗者教之宗，教者宗之教，前已明判，体固非二，用实不一也。用既不一，无论何宗何教，都以扶起破沙炉，使当人把自己足根下一段风流韵事，透顶透底，了了彻彻，为惟一职责。果能了彻，不但分宗下教下三顿三关，不是衍文，不是骈枝，即曰宗上教上千顿千关亦非游词。何也?惟此一事矣。不然，任汝多闻达古今，总是数人珍宝。

“况三关者一期方便语，实际理地不立一尘，宁有三乎?雍正曰‘不挂一丝，前后际断、曰初关；山者山，河者河，色声香味触法尽是本分，无一物非我身，无一物是我己，色空无碍获大自在，曰重关；家舍即在途中，途中即在家舍、行斯住斯，体斯用斯，如是惺惺行履，无明执着自然消落，曰末后一关。’末后一关者，今人说为牢关也。等如是说，概属诽语邪词，悉为谤论戏法。至云人人皆有生缘，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驴脚?当彼宋时，天下目为三关者也。而黄龙慧南者又何曾自诠曰：‘我此语句为彼三关或非彼三关耶?’圆悟勤曰：‘渠侬无背面，一镞破三关。’大慧杲曰：‘一簇破三关，分明箭后路。’不快漆桶，三关之说，会来!会来！

“当人不检己阙，不迈进程，不抖擞精神透关，日与关吏盘桓，关河邂逅，曰初关，曰重关，曰末后牢关。任汝说尽千关万关，总是说食不饱，何如亲透一关?望前路之悠悠，藐己躬之孑孑，春风秋月逐尔等闲而过，放荡天涯何年返屋?咄！如是昧行，向外咨逞，不曰己妄己盲，而曰人盲人妄者，何欤?诗曰：‘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甚可怀也。”

## 八、判五家宗旨临济三玄等

问曰：“临济三玄、曹洞五位、沩仰九十六圆相、法眼六相、云门顾鉴咦等，为宗旨耶?门庭设施耶?有法可授耶?乞示。”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转解而缚转坚，转辩而义转渊。当人倘明得自己，什么临济三玄，曹洞五位，沩仰九十六圆相，法眼六相，云门顾鉴咦等，什么 宗旨，什么门庭设施，什么有法可授无法可授，都为诤语。何也?眼若不寐，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必曰有宗旨可授，我且问汝三世诸佛究以何者为宗?何者为旨?必曰有门庭可设施，我又问汝门庭又门庭个什么?设施又设施个什么?余姑不论，即以五宗言，宗苟有五而宗旨亦有五也，岂事理哉?讵知五宗所明同此一事，此一事为何事?当人脚根下一段风流韵事故。

“雍正曰：‘五宗所明者，同是大圆觉性矣。’大圆性亦是假名，至于门庭设施则又诠曰：‘古人专为剿情绝见，惟恐一门路熟，又复情见炽然，是以别出一番手眼，使人悟取。’彼雍正者造诣固不足称，然拈此处亦有可取，况一切种法原为黄叶止儿啼耶?必曰无宗旨可授，无门庭可设施，亦是大病。何也?春夏秋冬无情者，犹章及时；藏通别圆演教者，皆成妙谛。今曰无，可乎?必曰无，何曾梦见是法?何曾属有无?用时便用，无文字欤！”

进云：“如是尚矣！沩仰、曹洞、云门、法眼，今且暂搁，临济云：‘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中须具三要义，一要义中有权有实，有照有用。汝等诸人作么生会?’是如实语欤?非如实语欤?若非彼临济者，千古楷模，一代宗匠，宁以非法而示行人章后世乎?若是则是三玄三要者义当何诠?又彼果非也，汾阳昭曰：‘先圣云：一句语须具三玄，一玄中须具三要。阿哪个是三玄三要的句?快会取好。’何欤？又云：‘还有商量者么?有即出来。’时有僧出而问曰：‘如何是接初机的句?’答曰：‘汝是行脚僧。’又问：‘如何是辨衲僧的句?’答曰：‘西方日出卯。’又问：‘如何是行正令的句？’答曰：‘千里特来呈对面。’又问：‘如何是立乾坤的句?’答曰：‘北俱卢洲长粳末，食者无忧亦无喜。’昭复曰：‘只将此四转语验天下衲僧，才见汝来便验得也。’　　“僧又问曰：‘如何是学人著力处?’答曰： ‘嘉州打大象。’问：‘如何是学人转身处?’答曰：‘陕府灌铁牛。’问：‘如何是学人亲切处?’答曰：‘西河弄师子。’昭又曰：‘若人会此三句，已办三玄。更有三要语在，切当荐取，不是等闲。’因颂曰：‘三玄三要事难分，得意忘言道易亲，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日菊花新’者，又何欤?又古尊宿有注为句中玄、体中玄、意中玄者。有说为涂毒鼓者、有诠为清凉幢者。灯录所传，指不胜屈，学人浅机，究以何从？若竞以不落有无斥之，则笼统真如，颟顸佛性也。愿明示。”

答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大慧杲曰： ‘咬人矢橛，不是好狗。’向汝道 当人倘把自己脚根下一段历历孤明的大事了彻，何用不臧?自家宝藏，何用不具？何必食人余唾，饮人残羹?不然慢云了此三玄三要，纵把沩仰九十六圆相、曹洞五位、法眼六相、云门顾鉴咦，乃至三藏十二蕴在胸中，宿在脑内，圆圆如涵珠，滚滚如翻海，总是不快漆桶，所谓痴狂外边走也。讵知一句明明该百亿乎?“是法也，已如上说，不可言有宗旨，不可言无宗旨，不可言非有非无，即有即无等为有无宗旨，门庭设施亦然也。如不尔者，悉为邪说，统称魔法。何也?榛芜向上一着矣。向上一着既已榛芜，即属瞎却人天眼目。既瞎彼眼，自眼岂明? 非仅遗讥大雅，将必果遭显祸。临济三玄四料拣，曹洞五位君臣王子，乃至云门顾鉴咦，国师三唤侍者，婆子烧庵，女子出定，犀牛扇，吃油糍，野狐托钵，斩猫，难产，子湖狗，秘魔叉，禾山鼓，慈明榜，香岩上树，资福闭门等，口不胜说，笔不胜书，皆一期方便，接引初机，应病与药之谈，宁有实法名宗旨名设施耶?所谓宗旨所谓设施者，皆对方一期方便安立之假名耳!彼临济、彼曹洞等，宁自诩曰某吾宗旨也，某吾门庭设施也乎?不然迦叶不言三玄，六祖不说五位，是二大人者，为不明宗旨而无设施矣?可乎?可乎?

“若然，执此为方便之假名，非向上之真谛，尤为铸错。何也?向汝道非离真而有处，立处即真矣，须知真依假有，假以真名，假者真之假，真者假之真，伸手缩手，义不离臂，曰真曰假。理岂远心?是三玄、五位等，苟以真假权实玄妙非玄妙等名，加他分上，不得曰涂毒鼓、曰清凉幢等，当人自检。昔大慧杲颂佛性，泰和尚曰：‘惯说五家宗派禅，不将玄妙与人传。晚年一着真奇特，食罢长伸两脚眠。’又幻寄曰：“欲契三玄三妙义，请看金色笑拈花。窥鞭良马今何在。高树扶疏挂晚霞。’了此为宗旨为非宗旨?为有法授为无法授?为门庭设施为非门庭设施?不鉴而明。不卜而信也。”

进云：“如示信矣，然则毕竟一句究作何道?”

曰：“一句却不知，两句或可也。”

进云：“何为两句?”

曰：“唐人两句，”

进云：“如何是唐人两句?”

先生曰：“落花踏遍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

## 九、判行棒行喝

问曰：“行棒行喝，唐宋炽然，于古未有，于今阙如，道固何欤?愿赐明示。”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转解而缚转坚，特辩而义转渊。唐宋两代宗师接人多假棒喝，汝即兴疑，昨雨今晴，汝胡不问?向汝道一期方便，用黄叶止儿啼，于此乱统，有何了期?用棒之显著者，（井刀）于六祖接神会，倡于临济而盛乎宋元明清。清之季此风则渐寝也。于古未有，讵知于古未有者实多?大炮飞机，古未有也，声光电化等学，古亦未有也。于今阙如，不但恐龙麟凤于今不有，古也实多，而尧舜禹汤周公孔子者，古之人也，今亦阙如，汝胡不问?汝胡不疑?当人果尽扪心，过在何处?若检得过在，古或非无，今亦非有也。如何，如何，道来，道来。

“讵知唯汝有此一问而棒兴，难汝有此一疑而喝兴。始无汝问汝疑，此棒此喝，不但不兴，即兴也，向何处安立?于此荐得，许汝粗知少分；此而不荐，牛胎马腹地狱畜牲，他时后日，自有汝亲证的时节，莫谓余言不先也。”

进云：“学人浅机，实不能契，愿垂明示。”

曰：“一心不生万法无咎。”

又曰：“至道无难，惟嫌拣择。彼三祖者，固已朗言明示，何用再饮恶水?须知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倘形声两忘，影响何寄?必曰行棒喝，昔在北齐天保之初有向居士者，二祖为之证可，只睹一书，不但一棒未行，一喝未信，而一面亦未觌也。必曰非棒喝，风穴沿者，传大统之龙象也，向使无廓侍者之激发，而借警于南院之一棒，临济宗旨宁秀到今?识者早知其遇风而息也，等如是说。行棒行喝，古无今阙，当人自悉。何也?影由形起，响逐声来矣。”

或曰:“唐之前,人心敦厚,一语契机，遂尔归家稳坐,更不驰求。唐之后,人情狡黠，未得饰得,每每捃摭攘窃，预备应机。以大慧杲之贤，初见佛果，犹厚颜下四十九转语；张无尽之慧，已亲兜率，尚滞半途。机锋棒喝应运而兴，不其然乎?”

曰：“似也！似也！非是矣，非是矣。夫棒喝机锋所以启向上关枥），而诱掖学人别行一路，踏毗卢顶上者也。若然三藏十二部何一而非机锋?何一而非棒喝?曰唐宋前，曰唐宋后，与是棒喝者 有何交涉?矧曰于古未有，于今阙如邪?讵知是法也亘古至今而不逾，何代未有？何世阙如?顾显著者易譬，不显著者易忽矣。必于此而兴疑，昨雨今雨晴，云胡不疑？”

进云：“如说信也，此云向上关枥），踏毗卢顶上行者，何耶？”

先生曰：“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 十、判悟后起修化报

问曰:“行人悟后起修化报,事不必无,如西土锗祖,临命终时,大都摇身虚空，作十八变，此土初祖只履空棺，六祖伏龙出水浴衣等。际此而后，代少有闻，咸谓五祖传六祖，六祖永不传。今此宗门专擅修心，不知修身。心者性也，身者命也。然否？祈示。”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转解而缚转坚，转辩而义转渊。当人只知只履空棺，摇身虚空作十八变，汝亦知乎一念明心，百变千变，八万四千变，乃至尘尘刹刹，刹刹尘尘，一尘一变，一变该八万四千变，八万四千变入此一变，而此一变又丝忽朕迹，不留一星，名相不寓乎?若知匪持，分说这一络葛藤是无疾而呻，当面说诳，而释迦老子亦虚说十二部经，空言三藏故也。既不知也，必任性驰求，学禅学道，学佛学祖，学贤学圣，学玄学妙，任人指使，任人愚弄，波波一生，长作天涯游子，头头俱失，甘辞堂上主人，讵不冤乎？亦可悯矣！必以十八变为佛，然则十字街头白纸变蛋之乞几，贤于饮光，等于迦文也。

“当人学释氏之道，何必深涉教言，亲证定慧，但向乞儿处求解脱，了生死可 也。此既不可，何有是处？古德曰：‘只愁不作佛，不愁佛不解语。’仰山曰：‘但得本，不愁末。神通妙用是圣末边事。’不快漆桶，说道一句看?此犹空言也。昔者世尊在法华会上，度个妙龄女子成佛；在涅槃会上度个广额屠儿成佛。彼一女子、一屠儿者，固未茅山学道，千里决玄也，亦无取坎填离功用，修气修脉进程，但只信得及耳，便能坐断报化佛头，径超生死关木戾）。不快漆桶又试逐一句看?临济云：汝若念念歇得驰求心，即与释迦老子不别；七地菩萨求佛智心未满足，谓之烦恼。若然既与释迦老子不别也，岂于此一十八变而又别耶?求佛智心未满足者，犹云烦恼，岂求此十八变等不云烦恼耶？既云烦恼是求佛陀者为求烦恼，南辕而北辙也，不亦大可哂乎?

“智者大师证法华三昧，见灵山一会伊然未散。未至者诠为表法。无尽张居士闻《首楞严经》至‘是人始获金刚心中’处，忽思智者当时所证非是表法，因谓大慧杲曰：‘当真实证人时全身住在金刚心中，李长者所谓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也。’自他既不隔于毫端，始终又不离于当念，彼十八变等为具为不具?当人，当人，道来，道来。

“如是种说，犹曰明心之开士也，汝亦知乎？未明心者亦百变千变八万四千变， 乃至尘尘刹刹，刹刹尘尘，一刹一变，一变该八万四千变，八万四千变入此一变，而此一变亦丝毫朕迹，不留一星，名相不寓乎?若知，许汝踏毗卢顶上行，从绿阴丛里过；若不知，腊月三十到来，阎王老子与你打之绕，莫怪佛法敌不过生死。

“至云六祖永不传修命之学，专擅修性之长，尤为小儿女语，非大大夫言。何也?二法矣，讵知舍性而命何托?舍命而性何张?性命，固非一 然又不二也。翻手作云覆手雨，云雨虽殊，手岂殊?五祖传六祖，六祖永不传者，盖衣钵耳。《坛径》记录甚明，阅之自悉。若曰当人脚根下一段风流大事，一切圆成本自具足，所谓现成 公案者也。既曰现成公案讵曰能传不传乎?

“若然，传不传皆赘语，而悟后起修化报，尤为远道之谈，何也?悟且无，后何有?况修耶?曰修化报者，盖不明法身为何物也。若明则修不修皆戏论，讵知幻化空身即法身乎?”

“然则是法身也明从何明?”

先生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

## 十一、关于禅宗支分具否

问曰：“释迦四十九年行化，三藏十二理树风规，一行万行，事理条析。今曰不假修治，见性成佛，颇有议其支分不具，斥为破碎，大乘者然否?乞示。”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真小儿女语，非大丈夫言。试问当人，释迦四十九年行化，行个什么化，若言有化，平地吃仆；若言无化，平地吃仆；若言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亦平地吃仆。何也?盖汝不会释迦四十九年行化，不行化也。此既不会，修治不修治，见性不见性，成佛不成佛，乃至支分具或不具，汝又从何会?既不会也，而轻议其破碎，非曰无知下劣疯憨狂吠，实毁谤般若，无间地狱种子也。

“咄！魔子，魔子，何尝梦见大乘来？大乘且未梦见，曰破碎，曰不破碎，曰支分具，曰支分不具，谓非趁块韩卢可乎?扑人狮子固不尔也也。讵讵知吾宗有千圣不传之向上一路?即饶净名居士到来，亦须缄口毗耶；纵教妙德空生，临此当云赞叹不及。他不具论即以一喝法门而言，当人果有丝毫心肝，亦当胡跪致命，尚能妄议支分不具，大乘破碎者欤?谛听！谛听！吾与汝举一故事来。

“在彼宋代有净因继成者，同圆悟、法真、慈受并十大法师禅讲，千僧赴太尉陈公之斋。有善华严者，贤首宗之义虎也，对众问曰：‘吾佛设教，自小乘至于圆顿，扫除空有，独证真常，然后万德庄严，方名为佛。尝闻禅宗一喝能转凡成圣，与诸经论似相违背。今一喝能入吾宗五教者，是为正说，若不能入，是为魔说。’时诸禅德，目注净因，净因乃曰：‘如法师所问，不足三大禅师之酬。净因小长老，可以使法师无惑也。’因召善， 善应诺。

“净因曰：法师所谓愚法，小乘者乃有义也；大乘始教者，乃空义也；大乘终教者，乃不有不空义也；大乘顿教者，乃即有即空义也；一乘圆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义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乃至工巧伎艺诸子百家悉皆能入。’于是震声一喝，问善曰：‘闻么?’曰：‘闻。’净因曰：“汝既闻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须臾又问善曰：‘闻么?’曰：‘不闻’。净因曰：‘汝既不闻，适来一喝是无，能人大乘始教。’遂顾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声息，汝复道无，道无原初实有，道有而今实无，不有不无能，入终教。我有一喝时，有非是有，因 无故有；无一喝时，无非是无，因有故无，即有即无，能人顿教。须知我此一喝不作—喝用，有无不及，情解俱忘。道有时纤尘不立，道无时横遍虚空。即此一喝入百千万亿喝，百千万亿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圆教。’

“善乃再拜，净因曰：‘’非唯一喝为然，乃至一语、一默、一动、一静、从古至今十方虚空，万象森罗，六趣四生，三世诸佛，一切圣贤，八万四千法门，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契理契机，与天地万物一体，谓之法身；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四时八节，阴阳一致，谓之法性，故《华严经》云：法性遍在一切处。有相无相， 一声一色，全在一尘之中，含容四义，事理无边，周遍无余，参而 不杂，混而不一，于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犹是建比门庭，随机方便，谓之小歇场，未至宝所。殊不知吾祖师门下，以心传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见性成佛，有千圣不传底向上一路在。善又问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净因曰：向下会取。’善曰：‘如何是宝所?’净因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禅师慈悲。’净因曰：‘任从沧海变，终不为君通。’善胶口而出。

“如说只一喝也，支分具欤?非欤?抑破碎欤?在汝漆桶必自讼曰：此一喝也，那 有如许多妙义玄言，不过当局者润色敷饰，逞快词耳’。讵知此一法门不但净因一口一人道不尽，量不及，纵饶三千界微尘众，一尘一世界，一世界尽净因，合力共口亦道他不尽，量他不得，况曰润色敷饰，逞快口耶?即道得量得，然犹滞此一法门也。而吾宗法门以有言，尽空有，遍尘劫，无一事无一理而非此法此门；以无言，不但无即法门，而无亦无，悉是法门。不快漆桶，汝梦亦不能及也。曰支分不具，曰破碎大乘，谓非趁块，得乎?咄！断人慧命，业堕无间。

“不然，睹明星而悟道，因野鸭以知心，释迦百丈支分皆为不具，皆为破碎矣。何也?未念嗡阿吽，未修生圆二次第，未念阿弥陀，未说种子缘生，未讲三观三止、四法界、二空、四谛、十善、三十七助道也，讵不谬哉?亦可笑也。”

进云：“然则毕竟一句，究作何判?”

先生曰：“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 十二、判止观话头为同为异

问曰：“话头止观，为异为同?若异，岂止观外别有初机入德之胜行?若同，曰止曰观，无数次第，彼一话头讵能兼摄?如何?乞示。”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转解而缚转坚，转辩而义转渊。当人不识止为何止，观为何观，既不识此止观，而于话头法门，当然铸错。既铸错也，乱驰乱统，不亦宜乎?止者，心一境性；观者，抉择法慧。知心一境性，何止非观?能抉择法慧，何观非止?若然，止即观，观即止，何一话而非止?何一头而非观?止观双运，话头之的趋，遮照同时，话头之权巧；竞万流而总汇巨溟，话头之统摄，无一物而独耀灵府，话头之上阶。夫如是也，曰异、曰同、曰次第、曰非次第、曰兼摄、曰非兼摄，不快漆桶，道来，道来。”

“曰止、曰观、曰话头，说多说寡，说异说同，要在当人明自本心见自本性之敲门砖耳。敲得门开，无论止无论观，无论话头非话头，悉为胜法，谁有闲情课汝次第多寡、法门异同！如开门不得，任汝同、任汝异、任汝多、任汝寡，而于当人身心分上有何饶益?讵知万法本闲，仁者自闹，境无美恶，去取惟心乎?明此则先天地不云老，后天地亦不云小，尽尘沙而一数已无，亡丝忽而万流竞好。若然话头即止观止观即话头，止观话头虽非一，然又不二也。曰同、曰异、曰次第、曰非次第、曰兼摄、曰非兼摄，不快漆桶，又试道一句看。”

进云：“如说尚矣，学人浅机，实难凑泊，愿当下全提，就体直截，不落途程，一句觌面，亲指如何?”

先生忿然曰：“咄！宁有是事?分付河山开曙色，明朝游子动归舟。”

## 十三、判上根下劣

问曰：“禅宗尚矣！然是宗者，接上上根人于机不普。故卢公能曰：‘汝师接 上根人，吾接上上根人。’然上根犹少，悉属中下，矧曰上上。吾侪末学，望而莫阶，知难而退分也。非为长者折枝，实乃挟山超海。如何?祈示。”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吾纵有口从何剖说?向汝道：转解而缚转坚，转辩而义转渊。谁为上智?谁曰下愚?上已明析今又再食唾余，究何心乎?汝知吾宗接上上根人，然亦知夫吾宗者专接下下根人否乎?若知，许汝千劫不认识吾宗；若不知，许吾宗千劫不认识汝。何也?语证则不 可以示人，说理则又非证不了。汝不于证上取圆，恣情向理中求碍，非余摄汝之计穷也，即释迦老子到来，亦必回头返走，大 声而呼曰：乌乌，头痛，头痛。”

“夫上上根人觅自已无，何有于他?既无自他，谁为接者?谁受接者？为非上上而中下而下下也，吾宗之立遂尔当机而应，不然无的而发矢矣，何有吾宗?讵不谬哉?况上以下言，下因上有，上下假名，何有是处?既无上下，焉有如许闲汉于汝分上说上说下，说利说钝耶?然则果无此上下利钝乎?是又大坏名言而破世间相者也，讵知曰上根、曰下根、曰钝、曰利者，皆自限者懈怠之私论，徘徊瞻望之虚计。若是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取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的汉子，逢关夺关，遇县掠县，直向归家道上迈进，乌有闲情说上说下，说利说钝邪?既说利钝上下也，必是长落天涯之客，绝非回向乡山之人，可叹！可叹！

“夫根利根钝，上智下愚，匪依他立，实因己名。长落天涯之穷子，未返回车即钝根，即下愚 也；倘一思返，且不云风雨载途，即曰利根，即曰上智。何也?有回乡之念，必启载道之行，有载道之行，必有归家之日，是上下利钝之判，在当人一心之转矣，非有实法曰某利也，某钝也，某某上智下愚也。不然彼香岩者，于百丈下问一答十，问十答百，亦今之人所谓上智利根者也，然终百丈之世而一无所入； 金陵婆子闻乞儿一唱而了心宗，郑十三娘于沩山一问而知极则，他如龙女妙龄，屠儿广额者，灯录所传，指不胜收，谁又利根上智，谁又钝根下愚?故曰辔回车：下愚即上智；落天涯，上智即下愚。今曰利钝上下、折枝超海等说，一派胡言，谓非自限，谓非自懈，可乎?难易之趣，实当人一心之行，何能妄引六祖言章?若此心不行，纵将千圣语句将来，从何凑泊?噫！曹溪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陆沉！”

## 十四、判定慧双修及教外别传

问曰：“有定无慧，诠曰死水；有慧无定，佥曰干慧。定慧等持，方合乃辙。故六祖能曰：‘双修是正。’若然教已滥说，胡云教外别传?祈示。”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转解而缚转坚，转辩而义转渊。当人以何者为定?何者为慧?何为宗?何为教?何为传?何为不传?又以何为修？何为别邪?若曰有定无慧，然则能定者非慧而何？必曰有慧无定，然则能慧者非定而何?宗不因教，宗从何宗?教不因宗，教从何教?宗者明释迦老子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悟此一着也，以此一着而示人，今天下后世翕然风从，明此一着者教也。若然宗者教之宗，教者宗之教。上固已明剖矣，今犹云云者，何欤?趁块也。明此一着，传不传皆戏论，修不修悉妄语，况所谓双邪?别邪?”

进云：“曰定曰慧曰双修，如说尚矣！然则教外别传之旨，义尽斯欤?或未至也?愿为开说。”

曰：“此教外别传于焉而懋也，何也?倘无汝此一问，不但教外别传之旨水月空花，而此云教者亦眼底浮云，空拳捏怪也。知此则教外无教，教内无教，教内教外总无教。惟无教也，别传之旨焕然成章，日丽天，月印海，尽汝诸人恣取，穷劫而不能罄矣。”

“然则云何曰别?”

曰：“凡教所有者，我宗非有，曰别；凡教所无者，我宗非无，曰别；凡教所有者，吾宗尽有，教所无者，我宗尽无，曰别；巧至一切非有非无，尽大地遍尘劫，如所有尽所有，如所无尽所无，皆具而皆不具，曰别。不然，达摩空来东土，二祖 必往西天也。今之人欲以教而诠吾宗者，是持管窥天，多见其不知量，而未梦见别传也。今之人欲以吾宗而同于教者，如盲说象，多见其不知量，而亦未梦见别传也。”“昔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列传，咐嘱摩诃迦叶。’此释迦老子亲口吐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八字，试问当人，楷则尚在，传又传个什么?别又别在何处?若言有传有别试通一袭好音看?”

“然则无传无别乎?”

曰：“否！灵山会上百万人天，世尊缘何拈花?迦叶依何微笑?彼时龙象蹴踏者，固不仅迦叶一人也，世尊独曰吾有正法眼藏，教外别传等付嘱摩诃迦叶者，何欤?不快漆桶又试通一袭好音看。又世尊一日升座，迦叶白椎曰：世尊说法竞。’便下座。又世尊一日敕阿难曰：‘食时将至，汝当入城持钵。’阿难应诺。世尊曰：‘汝既持钵，须依过去七佛仪式。’阿难便问：‘如何是七佛仪式？’世尊召阿难，阿难应诺。世尊曰：‘持钵去！’不快漆桶，你又看这两则公案，是定是慧，是双修是单提，是教外列传是教内同传?真可笑也！”

进云：“然则毕竟—向如何?”

先生曰：“咄！倘许安心是灵药，一川明月涨遥天。”

## 十五、判禅宗阶位

问曰：“三贤十圣，阶段历然，是禅宗者得成办已，究属何位?何阶?何贤?何圣?渴望明示，开众巨惑。”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当人本心不明，纵饶将千贤万圣等差同异蕴在胸中，有何饶益?且益滋蔓也。故曰：转解而缚转坚转辩而义转渊。余姑且而不论，即当人现前问话一念，是何贤?是何圣?是何阶?是何位?速道速道！若道得，当下不立阶梯即正大位；若道不得，总是落天涯的浪子，数人珍宝，煮沙为饭。”

进云：“学人道此语不得，请代道一句如何?”

先生曰：“丑！锦官城外柏森森，谁有闲情代汝答话?”

进无语，逡巡欲退，

先生曰：“止止！姑无退，姑无退，恣汝所求，但莫谓余以恶水相加也。“草木犹现枯荣，风云尚张否泰，鸟兽昆虫优劣还显：小人君子善恶自殊，况踏毗卢顶上客，咸推了事人而无阶而无位者乎?若无位，则减一法也，岂教外别传之胜旨哉?讵知是法也，罄尘劫，遍空有，圆圆如随珠走盘，历历若水银泻地。未成办此一着，或在途间，或未升堂，固不具论；若已成办，所谓得忽的一下桶底脱落者，一时住在金刚心中。李长者曰：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一切现成，不假他借，更有何贤何位何阶何圣而不阶而不 位乎?诗曰：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自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不着问人，当人自合开口大笑！讵曰破颜邪?“若然，形形色色，影依镜显；有有空空，义岂离心?汝在何位彼在何位，汝无何位彼无何位。当人苟在信位也，以视乎彼，彼亦在信位；苟在向位也，以视乎彼，彼亦在向位；苟在住位也，以视乎彼，彼亦在住位，乃至汝在初地十地等，而彼亦在初地十地等。汝佛而彼亦佛，汝魔而彼亦魔，汝盗而彼亦盗，随处该名，有名即位,尽尘劫，遍空有，无一而不位，无一而不 阶，固所谓—月普摄—切水，—切水月—月摄者也。曰海、曰河、曰溪、曰渎、曰粪池、曰污沼、曰残涸、曰澄潭，水名虽异，月岂有殊?况形形有月印，处处无迹留邪?不快漆桶，何为阶?何为位?何为贤?何为圣?又试道一句看！

　咄！白鹭下田千点雪，黄鹂上树一枝花。”

## 十六、判授受

问曰：“既成办已，然佛心灯，续人慧命。师家所授，究依何法?若无授者，雕虫小技，尚承亲口；若有授者，千古续灯，未闻有则。如是巨疑，四众久伏，愿闻明示。”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向汝道转解而缚转坚，转辩而义转渊。彼雕虫小技尚承亲口者雕虫小技也。此曰雕虫小技可乎?纵曰此即雕虫小技，雕虫小技决非离此别有。须知雕虫小技者亦无授无受，不然弟同于师，而不贤逾师，弟等于师，而不不肖于师也，讵理事哉?为无授无受也，万派斐然而成章一行，卓焉而普迈。如实而授受如是而授受，世灯心灯不续而长明，不燃而自照。所谓其为物也不二，则其生物也不测矣。故曰有授受，是愚夫法，非圣人法，是有为法，是无明法，非无为法。“必曰有授有受，然则黄梅曹溪人室夜半，初祖二祖得髓安心，乃至警语闻于楼中，扇摇契于江外者，又以何法为授为受邪?大慧杲曰：‘古人见你迷却路头， 为你作指路人耳。’实无禅，实无道，实无心，可以传，可以受。才说有传有受，便是邪法。说理说事，说正说邪，悉是非法,那堪更说有玄有妙，可以授可以受乎?古德云：‘说个学道，早成接引之言，况其余邪?又释迦世尊在华严会上度一童子、涅槃会上度一屠儿、法华会上度一妙龄女子，但只云：‘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矣’，亦未闻有何法可授也。既无法授，汝从何受?心灯世灯续乎非乎?道来，道来。

“必曰无授无受，然则威音王后，无师自证悉为天然外道者，又何邪?讵知为无授也，而学人如所有尽所无，而大受为无受也，而师家如所无尽所有而罄授，何也?君臣道合，法尔圆成，一切具足，不假他求矣。不然别传宗旨宁轮到今?昔者黄檗问于百丈曰：‘从上古人以何法示人？百丈据坐，黄檗云：‘后代儿孙将何传授？’百丈拂衣便起云：‘我将谓汝是个人。’又临济将灭，顾谓众曰：‘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三圣出曰：‘争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济曰：‘以后有人问你，向他道什么？’三圣便喝。济曰，‘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当人倘把这两则公案会得透透彻彻，曰授受，曰非授受，曰灯续，曰灯不续，如观掌果也，讵问人乎？如会不得，透不彻，纵饶一字一释，一释百言千言万言，于汝身心有何 饶益？”

进云：“如说尚矣！然则离四句，绝百非一句复为如何？”

先生曰：“西施村冷寥天月，勾践城寒广陌霜。”

## 十七、判丹道

问曰：“宋张紫阳以宗旨与金丹并举，治其学者谓宗旨只明得心上工夫，心上工夫名曰修性，而不能起身上妙用，身上妙用名曰修命。修性而又修命，滞在空处。于是肆谈龙虎，艳说坎离，曰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又曰火侯药物，非师奠传，非人莫授，而其徒有诋吾宗惟论见性，不知修命者，且云：既不修命，纵极其至，不过坐脱立亡，乌能分身万亿，神变无方？今也人百其口，莫不云云，共 疑久矣，为是为不是，愿垂明示，开此巨惑。”

判曰：“狮子扑人，韩卢趁块。转解而缚转坚，转辩而义转渊，当人但明自心，一切了毕，何暇与人逞辞肆舌，说是说不是？既说是说不是，必自不是，且莫课人是不是也。讵知我法中无如是是，亦无如是不是邪？倘摸着向上关木戾），不但丹道为是，而百工伎艺、声光电化乃至风云雷雨一切有情无情，悉无不是也。反之，而不游乎堂寝，踏向毗卢顶上者，纵将阿弥陀佛，释迦老子吞向腹中，亦是不快漆桶，所谓痴狂外边走也。何有是处？说性说命，有何饶益？曰是曰非，悉为戏论。 故大慧杲曰：‘岩头划之，曰是句非句：临济用之，曰三要三玄。’不然，苟以实法与人，必曰某也实为丹，某也实为道，某也实为龙虎、坎离、铅汞、阴阳等，不但自眼未明而瞎人眼，亦断人慧命，业必堕于无间也，吁！一字注错，身堕野狐。炯矣！戒哉，戒哉。”

进曰：“彼家者言：性，理也；命，气也。只理无气，流行之用何张？只气无理，主宰之功何显？合则两美，离必俱伤。又以抽象言曰性命，就具体说即身心，性之显曰心，命之显曰身。身心合一，说曰性命双修。若不修者，超凡之说妄，而菩萨不行六度也。若曰修者，必有进程。既有进程，必有多名。程也者，当人既由 先天乾坤一交而为后天坎离也。今欲神游无极，而路必借返于抽坎填离，以复乾坤。此抽坎填离而复乾坤者，程也。后天而进，复先天功用之进程，亦曰修也。曰坎离，曰铅汞，曰龙虎，曰乾坤，一切种名，悉表性命，悉表阴阳。

“就其体言曰乾坤，即其用说曰坎离，铅汞者，未采取之权名；龙虎者，已交情之显象；归其极，称云性命；相之错综，曰阴阳。阴阳合一名金丹，一名太极，得之则长生，失此必轮回，此理之全，似无可破者。至于合一之要，必守中抱一，收视返听、到无念无息时，则阴阳交，水火济也。阴阳交、水火济而双修之功自全， 合一之果乃获，等如是说，自合胜行。若曰断人慧命，若曰野狐见解，又乌乎其可哉？”

先生曰：“咄！摸着向上关枥）明自本心者，作如是语句乎？真小儿女语，非大丈夫言！固不仅邪说诐词也。谛听！谛听！今以四说略开汝惑。

“一，彼说不识本体绝待，安立性命为二，讵知性者体也，命者用也，无体而用不显，无用而体不彰也。是性命者，随处立名，立名即真如。当人自身实有多名，汝父母呼汝曰儿，汝子女尊汝曰父，兄曰汝弟，妻称汝夫，父儿夫弟名也实多。于汝自身岂有多？汝若多汝者，名言乱而事理背也，讵理事乎哉？故曰，随处立名， 立名即真，体实非二，用固不一。然此亦就其著者而说也。若以未著言，用亡而体亦不可得。体既不可得，性于何有？况命邪？性命既云虚立，双在何处？修从何修？既无从修，曰炼精化气，曰炼气化神，曰栋神还虚，无疾而呻也【学人于此千万不要妄怕妄计，落空滞空等障，倘能舍却性命，蓦地直下即便归家凰坐也。讵有他哉？千万千万，此是第一彻头，倘龙成而怖，决非丈夫】。不然，不快漆桶试道一句看。故曰不识本体绝待，妄立性命为二。曰金丹、曰太极，果有如是实法邪？亦可哂也。

“二、只知无念之无念，不知有念之无念。何也？盖不明得本休也。既不明得 本体，即不识何为有念，何为无念，曰抱一守中，曰收视返听，曰无念无息，一派胡言。在彼执为胜法者，于过量人分上观之，为黑山鬼窖里作活计，为抱石头，为绝气息的死人，纵下万分资格与之评一善价，极其至，不过小乘定，人天果耳，乌足以登大雅之堂，入超人之室哉！不然，门外巨石自开辟至于今日，皆在无念无息中，为得胜果也，可乎？可乎？若可，当人求解脱得胜果者，向石头处取证可也，何故亲投吾处？讵知吾宗有念时纤毫不立无念时遍界不藏，头头非取舍，处处失有无，有时用有作无，有时用无作有，有时有无两用，有时有无两不用邪？至火候等 秘，非师不传者，讵有他哉？实则无念之功须当人自力，师不能代矣。不快漆桶，若云别有奇特，又试道一句看。咄！汝只知无念之无念，不知有念之无念。蠢哉！蠢哉！陋也！陋也！

“三，彼说极果，纵其至，俱生无明耳。何也？处处在身心合一上乱讨乱咬矣。试问漆桶，汝哪一口、哪一时、哪一刹那，汝身汝心曾分离来？分者，别乎合也，汝身与心既已云分，拖此一幅死尸来与余亲谈，对面者谁邪？谁邪？若然是身心者，本来未分，今胡曰合？既曰未分，且不云修双从何双？等如上说，自且不明，斥他 滞空，真燕雀而笑鹏博，井蛙而嗤天碍也，不亦大可哂乎？故曰：彼处处在双修上用功、合一处着力者，纵极其至，俱生无明也。噫！恐汝辈只在分别我执上作活计耳，而于俱生无明且或未梦见也。如此陋质，妄议高明，方以东施效率西子，抑已拟人而失伦也。况反饰邪？“四，耽着阴阳交媾之乐，身见难忘，处处着竟失心，至难认识本体，身见不忘，门由何人？况余邪，总如上说，遍体皆污，洗不胜洗，若欲罄斥，实无闲情。讵知吾宗一派圆成，万胜不居，随处立体。此体即用，乾坤可为用，坎离可作体，气可说为心，心可名为气。拈一尘该百千三昧无量刹尘。以 百千三昧无量刹尘入此一尘，尘尘刹刹，刹刹尘尘，无不显法尔之全，君子之大。然于一切事理，一切名言，各住各位，又丝忽不紊。”

进云：“如是如是，然则丹道之说邪，味之者鸩也。”

曰，“否否！为少数行人半途之戏具，非达天德者及寝之良规。若曰全消，万行门中少此一法；苟云节取，实际理地多此一尘。曰少曰多，悉非我法，慎勿寐言。”

进云：“若然，我法一句重作何道？”

先生曰：“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拟议宾主分。”

# 黄叶闲谈

---维摩精舍丛书

　　　袁焕仙　南怀瑾

## 第一讲 缘起

　维摩精舍第一届行七已，诸子日集，每兴难问。

　若曰：“向上一路，千圣不传，然则入者何入？趋者何趋？百工之术尚有径循也，矧单提之的旨，万有之至行，可以入而无户，由而无道乎？”于是咸趋座下礼问。

　先生怫然而起，翻然引去。诸子自恣，莫岸其涯。如是数日数问，莫闻其旨。中秋之前夕，庭桂宵馥，砌兰夜芬，共茗月下，中间如前。

　先生曰：“凡有言说都无实义，何有吾宗？”

　进曰：“若然，无言无说即实义，即宗旨，即阶道欤？”

　曰：“有且非，况无邪？”

　进云：“行人但有言时不作有想，无言时不作无想，即实义，即宗旨，即阶道欤？”

　曰：“有有有无，益增乃病。”

　进曰：“噫！我知之矣。有无不拘，一派圆成出主人奴，法尔如幻，的实义，的宗旨，的阶道矣故六祖能曰：‘有无皆不立，长御白牛车。’如何？”

　先生曰：“止！止！学般若人慎勿如是戏论，如是谤言，如是恶口。倘不自悛，讵曰遗讥君子实亦果遭迂曲。”

　问者大惑，益阻，复礼而叩曰：“学人愚昧罔测幽遐。愿先生哀我赤忱，并矜来学，令未入者思入，思入者能入，能入者升堂及寝而得入，用光前烈，为章后世。”

　如是数请，先生以手拈须，以目顾众，久之乃曰：“此事人人具足，个个圆成，不趋己入，说个直超，早已成了接引之言，方便之语。何也？所谓法身、化身、报身、秽上。净土、实报庄严土、常寂光上，一切一切已举未举，无不等现，法尔圆成，不从人得，不因师授，不以己求，实无修证，千圣所由，诸佛共履，而当人偏偏要入许多，知许多，见许多，奇特不奇特？到他分上遂弄成人人不知具足，个个不悉圆成，于是乎入不得入，信不自信。奇言妙义兴也，魔外邪正之立，三藏十二文字语言，非文字语言兴也。实际理地那有如许多事来？先圣悯之，为设檀度；上中下乘，为利初机；戒定慧学，乃诠共德。就自肯之浅深，假立阶梯；因入德之难易，权称顿渐，实无实法，宁有要门？当人果能于此一觑觑破，一了了却，不但一切经，一切论，一切临济三玄，曹洞五位，沩仰圆相，云门鉴咦，一切是法非法，胜法劣法等等皆成话柄，而当人自身亦成话柄也。人从何入？趋从何趋？果有入路，或有趋程，诸子诸子，入未入来！”众无语。

　先生复曰：“苦言能入，龟毛千尺：若言不能入，不特佛法无灵，而且兔角万寻。”

　“然则究竟一句毕竟如何？”

　先生曰：“向汝道：木樨花开八月秋。”

　诸子复请未已，久之，

　又曰：“余己罄量敷陈，脱体开说，而犹云云者，何邪？百无可己，于是以四讲而权开一门，假说五法，择拣先圣伟言，略附个人鄙意，如说成帙，且曰善用我法，踏毗卢顶上人；或泥己私，必系驴橛下客。倘不自契乃心，终是吾瞎汝眼：若曰即明本性，方知不从人言。把叶作金，咎固我也：因指认月，义岂他哉？勉之，勉之。”

## 第二讲 权开一门

　曰显、曰密、曰禅、曰净、曰般舟，乃至空有诸宗，万流竞射，德实一趋。及其趋已，不但竞失万流，而实趋无一德。释氏之学，万有之殊，悉尽于此，故曰：人无我，法无我。当人果无人法两执，又不落在不执处，一派圆成，逢佛说佛，逢祖说祖，逢天堂说天堂，逢地狱说地狱，逢人说人，逢一切说一切，不但善恶境界，地狱天堂，奈你不何，即三世诸佛，释迦老子亦窥探无门，觑你不着，岂不诚大大夫哉？无如当人偏偏要无事生事，头上安头，把一片清净处所，东糅西杂，放尿屙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点染堆污，积成秽土，然后万里趋诚，千方决策，向善知识前求解脱、求清净。咄！惑哉！是处也，本自清净，汝自染秽，但除其秽，清净自复。善知识者不过示汝自除其秽耳！宁有善知识代汝吞却屎尿邪？ 苦哉！苦哉！去圣时遥，今之所谓善知识者，多未亲见亲证，或见也证也，大都滞在半途，未及其至，尽把光圣言章，古人妙义，蕴在胸中，或抄在册上，外形大德、内蕴巨奸，处处要人供养，滴滴阴埋已私，学人或有请益，师家无由观机，于是称郑称扬，说禅说道，是己非人，叛圣离经，狐媚莘莘学子，钝置人家女男。如是之流，不但教令学人吞没屎尿，而师家早已预吞自吞也，苦不自觉耳：可无悲乎？等如上说，犹是一期方便之语，都非达者向上之程，何也？滞在净秽也。若有智慧人、过量人、本分人一闻便知，一举便明，在这个场所说什么秽、什么净、什么优、什么劣、什么学人、什么师家，把一切秽、一切净、一切优、一切劣、一切，学人师家抛向无生国里，然后从净上、秽上，优上、劣上、学人师家上头头上显，物物上明，坐水月道场，行空花佛事、所谓净佛国土，成就众生也。门也者门乎此。为何如此？久之，乃曰：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 第三讲 假说五法

｛甲｝、起信

三门惟信得入，民无信不立。雪岩钦曰：“山僧五岁出家，在上人侍下，见与宾客交谈，便知有此事，便信得及。”又信为道源功德母，无论胜行劣行，非信不起；上智下愚，无信不立。大德胜业，当人每忽而不趋。或趋而不至，乃至沉沦六趣，流浪生死者，信不信也。不然宁有饥逢王膳，弃而不餐邪？信之树不可缓矣。故曰：一入信门便登祖位。然信德弥多，今略立二，以开来者。如十信等，当人阅教而通，固非此立也。一迷信，二实信。一、迷信

迷信非信，非信却信，故曰迷。谓所缘境未彻了知，依他起自认识而信也。如病渴者，不知茶可愈而求愈于医，医曰：饮茶。病者须信自有病，信有病当医，信医能愈病，信茶能解病而遂饮，皆迷信。何也？渴尚未解，何知能解？故曰：依他信非自信，曰迷信。二、实信

实信无信，无信乃实。如病渴者，既知自病知病求医，医令饮茗。饮茗既已，觅渴已无，信于何有？如是而信，曰实信。当人生不知来，死不知去，舍生受生，虚萦苦乐，头出头没，荡不知归。先圣悯之，为设檀度，广开则八万四千，略举尽四摄大度，要皆非信莫御。三藏十二亦不过生起学人信心，激发初机疑情耳。盖疑极而信生，信极而疑亡。信疑交丧，实相炳然。倘不借激于信，假权于疑，胜径莫游，苦海何济？六度四摄，三藏十二衍文也。昔者纯阳信黄龙激发而碎琴。文悦疑清素，风规以分果，皆能发明大事，了彻因缘，故曰：万行莫先于树信、信树而道自通、德斯懋矣！

｛乙｝、依师

是法分二，一择师，二事师。若盲师言事，非君子之行也。事不慎始，义则鲜终，行人进业，必难及成。首说择师。［一］、择师

是法圆成，当体即是。自无始来，不曾生不曾灭，无去无来，无常无断，非空非有，非短非长，觅自己冤　，何有于人？矧曰师邪？然自无始迄今，又非师莫办。比来师道衰微，至可悲痛，咎固在师，非仅关乎来学也。大慧杲云：古人见你迷却路，为你作指路头人而已。实允禅道佛法可以传授。才说有传有授，便是邪法，说理说事，就正说邪，尽是非法。那堪更说有玄有妙，可以传可以授乎？故民有传有授是无明法，是有为法非智慧法，非无为法，不然，若以奇特玄妙在胸中，抄在册上，递相沿袭，口耳传授，诩为宗旨者，是邪毒入心，不可治疗，古德谓之谤般若人，千佛出世不通忏悔者也。昔雍正序《永嘉集》云：黄梅曹溪密室夜分，传衣授受，究何曾道一字邪？曾溪云：自性自度。黄梅云：如是如是。既自性自度，则黄梅何授？曹溪何受；永嘉之于曹溪更可分明，举似天下。永嘉参承只一宿耳，观其问答语句，全是逆水之机，毫无顺水之意。然则曹溪何授？永嘉何受乎？不知无授无受，永嘉正从此得曹溪法乳，不可诬也。故曰：不依师授而亦非师莫办也。

若然有传有授，说妙说玄，已远隔三千。矧乃龙虎坎离，修性修命，荧惑人家男女，毁坏先圣教言邪？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比来邪师诐说，上下盈盈，己觉者习而不迁，安于旧染，未觉者昧而不返，未历新趋。天下昏昏，暗然失钧。祸固逾于洪水猛兽也。昔富枢密季申以此道叩大慧杲，杲曰：“切不可被邪师辈胡说乱说引入鬼窟里，闭目合眼作妄想。迩来祖道衰微，此流如麻似粟，以盲引盲，牵入火坑。虽暂拘得个臭皮袋子住，然意识纷飞，犹如野马，宗杲亦尝为此流所误。后来若不遇真善知识，几至空过一生。每每思量真是叵耐。以胡不惜口业，立救此弊。”在彼宏时，禅德遍丛席，而守静守默去道已远，况曰龙虎坎离，修性修命邪？不彻其非，极其甚，则放僻邪侈，无所不为，以善回而遭恶果，龟玉毁犊，伊谁之咎？师实为之，非仅此也。

昔婆修盘头一食不卧，六时礼佛，清净无欲，为众所归。閦夜多尊舌将欲救之，谓其徒曰：“此遍行头陀，能行梵行，可得佛道否？”徒曰：“我师精进，何故不得？”閦夜多曰：“汝师去道远也。设苦行历于尘劫，皆虚妄之本。”其徒同愤，厉声问曰：“尊者蕴何德行，而讥我师？”閦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颠倒，我不礼佛亦不轻慢，我不长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离食，我不知足亦不贪欲，心无所希名之曰道。”婆修闻已，发无漏智。苦行如彼，犹曰远道，何去何从，不筮卜而烛照。胜行自起，邪途远离也。

然则必如何而曰是？

昔黄檗问百丈曰：“从上古人以何法示人？”百丈据座。檗云：“后代儿孙将何传授？”百丈拂衣便起曰：“我将谓汝是个人。”大慧杲云：“这便是为人的样子。”又何曾教汝乾坤大转，阴阳大交，龙虎坎离，修性修命，如是放言诐语邪？先圣云：宁可破戒如须弥山，不可，被邪师熏一邪念如芥子许在情识中，何也？如油入面，永不可除。故曰：咎固在师，非仅关乎来学也。或比“彼阴阳丹道者，如是过患，自当摈而不治，绝而常离。然则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谬也。”曰：“否！明乃心，贩夫牧竖尚称胜行；不见性，三藏十二允为魔说。”

进云：“若然必曰何修而后见性明心？”

曰：“莫妄想，踏踏实实学佛，等如上说而无过患，必戒律精勤者，方堪作师。师之难值不亦甚乎？”［二］、事师

既值师也，或慢而不事，事而不虔，虔而不恭，业必不修，德必不进。爰以下之五事律之，所作必办。一、言。

言无善恶，一出师口，炫如章甫，义无非谤，宁有纤违？苟涉稍疑，必滋大过。雪峰所以三上投子，圆悟终至一病金山。二、理。

理无是非，一经师许，重如典谟，义无稍异，宁可轩轾？苟越其藩，必滋大过。文益抉择于地藏，洛浦服膺于夹山，其先例也。［三］、事。

事无违顺，一出师门，严如王令，义无稍诿，宁有迟违？苟怀去取，必滋大过，所以临济领命而赴公安，丹霞闻语而趋南岳。［四］、行。

行无胜劣，一即师躬，端如圭玉，义无稍轻，宁有讥毁？苟怀愆尤，必滋大过。慧勤阻恨而闭户，清远兴疑而之他，其先例也。［五］、养。

师恩逾父母，盖父母生汝色身，师生汝法身也。色身累劫无穷，父母尘沙难计。此法身者实生自师，师只一师，法只此法，且生则永生，理无生灭，宁有断常？故曰恩逾父母。然有二法事之，一身供养，二法供养。身供养谓口体之奉，法供养谓荷担大法，宏济苍生。等如上说而依师，非曰行全，然亦庶几矣。

｛丙｝、勤三学

树信依师，舍三学而业何修、德何进？三学者，戒定慧也。无戒而德莫全，无定而事莫成，无慧而智莫显。德者仁也，慧者智也,事者勇也。释曰戒定慧，孔曰智仁勇。东方有圣人焉，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盖不同即非圣人。古德云：“同一鼻孔出气。”故曰：十世古今始不离于当念，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也。然学人致力于斯，每生多异，今以二法揭其咎。

《一》、志困平常。尝自念言，是三学者人人能作，人人能解，实无奇特，宁有胜行？以白乐天之贤，白鸟窠言，犹曰三岁孩儿解得，况其余乎？惟以平视，遂忽不趋，无始沉沦，长劫没顶。古德讥曰：“近山无柴，近河无水。”

《二》、心埋怠忽。未了当体圆成，无德不具，放心不系，怠忽趑趄，谓此三学，圣者所居，凡庸宁至？或云法尔如是，何假他术，以智隍之精勤，未遇玄策，犹困半涂；慧南之勇锐，不识云峰，尚落寞臼。况其余乎？惟以怠居，遂远离勇。古德曰：几多鳞甲为龙去？虾蟆依然鼓眼睛。此略立二支，余固不及也。依次第言三学，启当人之一行。

［一］、戒学

沙弥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善萨十重、四十八轻戒，密乘十四，优婆塞优婆夷等，乃至八万细行，统曰戒也。无戒何以全德？德不全行焉尚？尚行全德，君子胜行莫尚乎此。行人无始落没天涯，还家路迷，荡不知返。邪师诡说异论庞然，今欲回车，途何由识？此戒者指途的要，依要而行，安全抵舍，故曰：“佛涅槃后，以戒为师。”《永嘉集序》曰：“非戒不禅，非禅不慧。”或曰：“湛堂准谒梁山乘，乘曰：‘驱乌未受戒，敢学佛邪？”准捧手比‘坛场是戒邪？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邪？’乘大惊。又有以戒定慧学问一古德者，德曰：‘我这里无如是闲家具。’” 又嵩岳元圭答乞戒者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无戒，又何戒哉？又曰：“若能无心于万物，则罹欲不为淫，福淫祸善不为盗，滥误疑混不为杀，先后违天不为妄，昏荒颠倒不为醉，是谓无心也。无心刚无戒，无戒则无心，无佛无众生，无汝无我，孰为戒哉？”云云，如彼说又何邪？曰：是法非语言能诠，意识能缘，汝辈但紧紧记着、守着：无戒而德莫阶，无舟而海莫泛，则得矣。何也？在他既阶既泛之人，何德非戒？何行非戒？何事非戒？若然持邪犯邪，开邪遮邪，开遮持犯之法，以权信愿行证之趣为实，因权及实，既及实已，云何是戒？云何非戒？然未济海者，固不可忘乃舟也。行人行人，即应严守下之五戒： 一杀，二盗，三淫，四妄，五酒。又此五戒者，任何一戒严守专工，悉能了彻本来，发明大事，况尽持乎？他方非计，以吾土言，道宣辈其先例也。

［二］、定学

记曰，“知止而后有定。”佛曰：“奢摩他。”天台大小止观，定相千差，定名匪一，曰定则不二。佛说无量法门，总摄止观。止者心一境性，观者抉择法慧。心一境性缘无分别，抉择法慧缘有分别。无分别断烦恼现行，有分别断烦恼随眠，二者相依，疾风扫叶。若曰偏废，必覆辅车。又止者定也，观者慧也。今以观糅杂于定学，共立一节者，盖以遍言，无止非观，无观非止，且欲于下文第四节，间彼参话头等四法也。黄叶止啼讵实义乎？是皆路途之方便，非及奥之良规。若及奥也，则此戒定慧学皆为闲话，尚何所谓糅杂非糅杂邪？然此止观亦开为二：

一、胜妙止观。先得止而后起观者；

二、随顺上观。依学人功行方便次序不定。曰止观，曰胜妙，曰随顺，种种名，种种法，悉以实诠人无我、法无我为其究竟。当人苟直下无我，无我则无心，无心则无法，无法则无人，而大用繁兴也。曰止曰观，讵不悖乎？其或未然，刺股封衾，宁忘载道？既载道也，而于此道起大障碍者，厥有多咎，今但及二：

一、昏沉，心身于所缘境，无堪能性者，昏沉也。如心缘无念而定久，渐心昏身疲，继至睡眠等。修定行人最难辨者此耳。盖掉举易知，昏沉难捡，古人于此乃开二门，一粗二细。粗固无论，细为如何？渭于所缘境稍不明显，心无策励，皆昏沉也。比来同辈每印个似清净境界，或少许光影者，即曰得某定、某三昧。以余勘之，皆昏沉也。去圣日遥，谬阳焰而曰清波，可无惧乎？

二、掉举，贪彼前境，妄计过未，摇心异趣，随业散乱者，掉举也。如心缘无念而定久，则放心不求，自意不牧，遂至朋从。尔思修定行人，人百其病，苟无昏沉掉举，无论何人，当时泊然在定，讵有他哉？一切止观法衍文也。 行人既不越乎止观，然则缘当何缘？此无定法，要以行人乐欲及烦恼轻重而为对治。略开六法：

一、贪重者应缘不净法；

二、嗔重者应缘慈悲法；

三、痴重者应缘缘起法（十二缘起）；

四、慢重者应缘界差别法（地水火风空识）；

五、寻思重者应缘出入息法；

六、等分行者应缘各别缘上诸观。止观理趣既已粗知，于焉起行得地为上，古哲择处，人物悉宜，四时咸序，曰山、曰海、曰崖谷、曰市廛，总以便利行人，不害进业为是。当人自检。既得地已，行住坐卧无非道场。为利初机，故言坐法。金刚坐、狮子坐、七支坐等，生有多名，名有多德，都非此急。今以下之九法为行者的趋，若忘筌蹄，是此非此，均无不可也。

一、跏趺或半跏趺（如有病或吃苦随坐亦可）；

二、坚脊（直如树铜钱）；

三、平肩（肩须放松）；

四、手置脐下四指处结定印（右手放在左掌上，必两大指微微相触）；

五、项微俯（项左右有脉如鱼鳃，出入循环冲动内气，故易掉举，微俯则压二脉不动，自然在定也）：

六、唇合任其自然；

七、舌抵上腭；

八、眼微开，自鼻端下视（远五尺近三迟）；

九、呼吸任其自然。

行既趋乎上阶，业每新于日异。笃行固一，业相繁多。先圣以九法表之，令行者无栖故窠，日新乃德，甚可追也。今示定相，亦曰止相，当然应有之过程如次：

一、 内住：即念住，摄外攀缘，离内散乱，最初系心故；

二、等住：即续住，于所缘境相续而转，微细系缚渐略故；

三、安住：或失念，或驰散，能复敛摄故；

四、近住：收摄失念，及驰散已，能如理安住；

五、调顺：思维定生功德，乐察烦恼过患，令其调伏心不散乱故；

六、寂静：于粗寻思烦恼，能起正念，断除令心不流散故；

七、最寂静：于极寻思烦恼亦能断除，或时失念率尔现行，亦能治伏，如是等过，令不更起故；

八、专住一趣：于所缘境，恒常相续而行功用故；

九、等持：于所缘境，恒恒相续，无功用故。是九相者，修定行人必经之程，得等持已，心一境性，即时身心轻安，名为得止。止者定也，行人证此轻安，即得定也。然此亦有四胜相，恐学者昧而不察，得少忘全，特开四法，检其伪真：

一、头项似重，而无损恼；

二、遍身如风，内触妙乐；

三、身内如满溢状；

四、于诸烦恼乐断能断。

止既得已，由此起观，曰妙胜观。以外道例，止共而观不共。盖外道有止而无观，纵曰观，非此之观也。观亦开二门、六事。二门者，一、正思择，二、正极思择。正思择缘尽所有性，正极思择缘如所有性，此复依六事而行，观察如次：

一、义，谓于所缘，依圣言教而明了其义；

二、事，谓由义所指之一切事；

三、相，谓所缘之事，思维其自相及共相；

四、品，谓依义及不依义，所得善果恶果；

五、时，谓于过未现决定如此；

六、理，理又开四：

　（一）、观待道理。以观待而自明(如烟起而知有火)；

　（二）、作用道理。以作用而自明（如笔墨人作用而成字)；

　（三）、证成道理。以证得而自明(如饮茶已而渴解)；

　（四）、法尔道理。不待证而自明(如三加二等于五〕。既得止已，依轻安力起分别观。观法虽多，我空观最为殊胜。所以者何?以此观者，能破根本我执也。如是分别思维，因止以观，因观以止，有时全止无观，有时全观无止，有时观止双忘，有时止观共显，时时增上，了体明静，所观能观，一切不系，内心外境，了不可形，而当人在此过程之中，所见如虹如电，如日月，如流星，胜境劣境，光影非光影等一切境界，不舍不取，无憎无爱，一一消归自性，乃曰观果。上说杂摘经论，百中仅一，行人但企于此，曰观曰止其庶几也。然略而未及者，止观之前行资粮，并正行时之助行，与断除沉掉之方便耳。宁可忽乎?权开三法，次略说之：

(一)、未修止观前应具之资粮备预不虞，先哲所钦，矧应具之资粮乎?诗曰：“乃裹糇粮”，唯识于斯，特立一位，曰资粮体，固不可忽也。今依论摘四：

一、地随顺，上文已粗说，即得爽垲之地等；

二、戒清净，戒如筏，舍筏何渡?

三、远离欲欲如系，离系乃行；

四、应决定三见：

　（1）、出离见，人天六道，善恶诸业，皆为有漏，决不染不着；

　（2）、菩提见，即觉也，行人当净佛国土，成就众生，难行能行，决不推诿；

　（3）、空见，一切法因缘而生。

(二)正修止观之助行

借错攻玉，尚咏他山；展此胜行，宁忘助伴？缘苟有愆，过患立显，废半途返归车者，悉由此也。先圣悯之，爰开六法：

一、睡眠适度：是睡眠者，本系过患，身不堪能，乃暂休息。行者应作如是思维、务于自所缘自思择，审度如理，即在睡中亦不忘失。睡眠时间亦须适合，总以回复疲劳为度，过短过长皆为过患。睡眠方式以吉祥睡法为是。盖此式诸圣所由，能除恶梦及贪着睡眠等诸过患也。

二、食知量：万病多从食有。讵知食即是病?行者食时当作疾病想，防护想，不自在想，报恩想，药想，如量而止。［　三、密护根门：色声香味触等，本自虚寂，当体即空，如空无染，仁者自闹。苟不取相于外，云何能动于中?内外翕然，天君寂然，漏泄远矣。

四、正知而住：义所当为，力所能为，如理而为，不躁不诿，为而不为，不为而为，无间无遗，一派圆成，法尔如是，曰正知而住。

五、发露忏悔：日新又新，德基于悔；讳恶自封，善无由迁。讳恶岂君子，迁善非小人。欲完大事于将来，宁潜过患于今日?过而不潜，悔德尚矣。

六、恳祷加持：《易》尚感通，爰立垦祷。恳祷曰感，加持图通。感而遂通。物且云然，君子胜行，宁忽乎?此密乘之所以重礼拜，而诸宗之所以有祈祷矣。斯法也，大人犹驭，矧彼初机? 如是六法，行人朝斯夕斯，借助于彼，所作必办。

(三)正修断除沉掉方法

曰止曰观，从本以来，人人具足，个个圆成，亦非他得，不从师授，且非修有。若修而有，小乘法、外道法、邪法也，讵正法、无为法、无上大法邪?良以沉、掉二障，趋役行人，不驰则昏，遂昧本来。若无沉、掉，当下即通。不求已得，及通也得也。沉、掉亦是本来一切，何非大用?若然，行人未通、未得者，固不得言无修也。修者何修?去沉、掉耳。此开六法，果当人直下，心如虚空，不着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圣情尽，能所俱泯，则性相如如，无不定时也。于焉千法皆赘，一法也无，况云六邪?检之! 勉之!

一、掉举时应修止；

二、昏沉时应修观：

三、修止修观于沉、掉仍不能去，应起经行或讽诵、持念、忏悔，总以远离为是；

四、掉多者，应多观五欲过患；

五、沉多者，应多思维定有功德；

六、沉、掉俱无者，应修行舍，稍缓功用，看止是何法，观是何行。能观所观，为自为他，自然头头上显，物物上明也。如是等法，当人倘一觑觑破，曰止曰观，曰戒定慧、曰三藏十二，胜劣一切等说，都成话柄也，讵不毅然大丈夫哉？苟自缚而求解，无病而长呻，三世诸佛将奈尔何？

［三］、慧学

“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学学何道？会会何法？有学有会，恰恰学错会错。”“然则无学无会邪？”曰：“否否：有且错，况无邪？”

进云：“有无不居，学人究从何会？”

先生曰：“当人开眼闭眼，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碍，即菩提道果也。菩提道果者，慧果也。慧果者，佛果也。能如是即上趋乎三藐三菩提也。宁舍此而别有他学曰去取邪？故曰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声闻；若言不修，即同凡夫。或曰初机者不言修，云何达道？况今之修道者遍诸方，何邪？”

先生曰：“自性本来具足，但于善恶事上不滞，唤作修道人。船子诚曰：‘藏身处莫踪迹，莫踪迹处莫藏身。’唤作修道人。不如密多曰：‘出息不随众缘，入息不居蕴界。’唤作修道人。百丈曰：‘即此用，离此用；离此用，即此用。’唤作修道人。’舍此不图，取善舍恶，观空入定，悉属造作，统摄驰求，讵知转求转疏，转疏转远，穷劫不能履乎上阶而趣慧果也，悲乎！悲乎！“六祖能曰：‘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般若者智慧也，三昧者正受也，舍此则邪则愚，而非至行也。般若三昧即是无念。何名无念？见一切法，心不染着，是为无念。用即遍一切处，亦不着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杂无染，来去自由，通过无碍，是为无念。若百不思，百不想，合眼瞑坐，常令念绝，即是法缚，乃边见也。不名无念，不名般若，讵曰三昧邪？马师曰：‘前念中念后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灭，唤作海印三昧。’是法也，不历阶梯，亦无顿渐，悟此即登佛地，一切不假他求。曰上根，曰中根，曰下根，曰三学，曰多学，曰万行，曰一行，皆方便而言，就行人迷悟示践履差齐耳。今兹权开四法，导彼初机。若曰悟门极尘沙罔罄开一法已云多，固不计也。”

　（一）随体消

长庆叩百丈之室，曰：“愿识佛性义。”丈曰：“大似骑牛觅牛。”庆曰，“识得后如何？”丈“如骑牛人归家。”庆曰：“未审始终，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执杖视之，不令犯人禾稼。”庆从兹领旨，享受下半截风光，更不驰求。此随体消之楷范，是法也，易滞在体，而难脱落。古德曰：“就体消停得力迟。”

　（二）从缘入

香岩击翠竹以明心，灵源见桃花而悟本，从缘也。古德曰：“从缘入者得力强。”盖谓其直切契证，而远离乎情缘意度也。

　（三）依文字依先圣教言，如理而知，如实而行，或观或止，以戒以诚，丕说诠乎已言，幽理彰于未著，句破《楞严》先型悟则，语阅玄沙竟彻，灵源曰：“依文字。”古德曰：“从文字得力者弱。”盖幽虽渐著，理难彻忘矣。

　（四）参话头此法至易至简，至高至玄，胜行中之特行，要法中之妙法也。以言乎义，空生莫赞；以言乎慧，身子莫诠；摄上中下三根，普过未现三际。行者何修，得闻此法？既闻此法，即得此法；既得此法，喻如金刚王剑，魔来斩魔，佛来斩佛，何坚而不摧邪？伊庵曰：“是法也，穷未来际而不渝。”知言哉！爰以六说，略尽其义。

　1.话头之缘起话头者，黄檗揭于前，妙喜倡于后，比来宗门下客，言趣乎入处，莫不竟尚话头。而古人一言一句，契机契理，息心忘心，发明大事之风，不必曰无，然亦渐寝也。原古人纯笃，大事未明，如丧考妣，异域抉择，殊方趋诚，心摇摇于胜义，情殷殷而神一。孟子曰：“是集义所生。”集义而生，非话头即话头。话头之义实亦潜寓也。末法人情浇薄，集义既难，趋诚者少，而此法门遂应运而诞也。旨哉！旨哉！千古不渝，人百其口，讵能罄赞？

　2．话头之殊胜当人果能直下荐取，探堂过寝，固无论也。其或未然，宁离功用？且谈功用者，不越止观。是法也，止观双运，遮照互通。止则沉、掉皆破，观则体用齐彰。惧显而放，遮以诠实；虑隐而拘，照以明真。不沉不掉，无放无拘，入乎否邪？此观音入德之门，诸菩萨入德之门，三世诸佛一切贤圣入德之门也，然则参法伊何，说如下支。

　3．话头之参法法本无法，无法亦法。今必依法，便摘古德参情数则，似之以新来学。黄檗运曰：“若是丈夫汉，看个公案。”僧问赵州：“狗子有佛性无。”州云：“无。但二六时中，看个无字，昼参夜参，行住坐卧，著衣吃饭处，屙屎放尿处，心心相顾，猛著精彩，守个无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顿发，悟佛祖之机，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头瞒，便会开得大口也。达摩西来，无风起浪；世尊拈花，一场败阙。到这里说什么阎王老子，千圣尚不奈你何。”赵州诠曰：“汝但究理，坐看二三十年，若不会，截取老僧头去。”大慧杲曰：“当人当以生死二字，贴在头上。茶里饭里，静处闹处，念念孜孜，心知烦闷，回避无门，求生不得，求死亦不得。到这个境界时，善恶路头，相次绝也。切莫放过，正好把一个话头直截看下，看时不用搏量，不得注解，不用分晓，不得向开口处承当，不用向举起处作道理会，不得堕在空寂处，不用将心等悟，不得向师家说处领略，又不得掉在无事由里，行时卧时，但切切提撕，提撕得熟，口议心思都不能及，方寸里七上八下，如咬生铁橛莫滋味时，千万莫要退志，正是好消息到也。又把一个话头，喜怒静闹处亦须提撕，第一不得用意待悟。若用意待悟，则谓我至今迷，执迷待悟，纵经尘劫亦不能悟。但举话头时，略抖擞精神，看是个什么道理而已。又僧问赵州：“狗子还有佛性无？”州云：“无。”此一无字，便是破生死疑情的刀子也，这刀子把柄只在当人手中，教别人下手不得，须是自家下手方亲，若舍得性命，方肯下手，反之亦须在疑不破处，捱将下去。倘蓦然自肯舍命，一下便休，那时方信静时便是闹时的，闹时便是静时的，不着问人，自然不受邪师胡说乱道也。又日用二六时中，不得执生死佛道是有，不得拨生死佛道是无，但只看个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州云：“无””如是参法，舍是无法。行人但行是法，无事不办，即名胜行。上行、梵行，可忽乎？

　4．话头之歧路古德参话头得入者，指不胜屈，而策意行心略不外右之理趣。果能把此一心不异，蓦直而行，何坚不摧，发悟可立而侍也。然则话头法门百益而无一害乎？曰：“否！”钱伊庵云：“话头之弊，歧途有二。”伊庵造诣固不足称，然检点斯处，亦有可取，宁曰以人而废言乎？今说之以履行者。 钱伊庵曰：“参话头之弊，厥有二岐。一说道理，二认光影。如参无梦无想公案，忽然自心谓云：不过令断妄想，亦别无奇特，又谓既无梦想何有主公？更以所参在无梦想处，而实悟不在此之类，各各游思，种种妄想，落说道理边收也，参情紧急，忽觉本心，如日当空，或如孤灯独照，或密入无间，或大弥虚空，或金光闪烁，或暗然空寂，或大地平沉，或见佛菩萨像，以及一切殊胜非殊胜，种种皆光影边收。非悟门，非本心也” 上之种种，无一而非透路，无一而非要门，总在当人明得透，信得及，把得住。一闻便信，一信便行，一行便深，一深便直趋，而入间达奥，方堪称为宗门种草。若徘徊歧路，相羊两头，痴云甚矣！

　5．话头之检择检择话头，以何为尚？大慧杲多主单提“无”字，天奇瑞专以“谁”字示人，伊庵则以“无梦无想主人公毕竟在什么处安身立命”，为学人必参，此乃能于八识上大亚一刀云云。余意不然，火器铁器，均能杀贼，任一话头皆可结秀。苟能激得学人疑情起者，便是杀贼利器，固不必拘有义路、无义路，或半有半无义路等。所谓欲尚无所尚，欲为无所为矣。比来丛林，总以念佛是谁交令学人一味死参者，亦可笑也。

　6．话头之罢参问者曰：“参究话头以何时已？”先生曰：“是话头也，在未悟前为方便般若，既悟后为实相般若。未悟前参一话头便是一话头，有参时有不参时，有打成一片时，有走着而片段不成一片时，迄彻后一话头该一切话头，一切话头为一话头，大地、山河、风云、雷雨、四时八节、人我是非，一切三昧，一切修多罗，十方圣哲，四类含生，语的、默的、静的、动的，何一而非话头？学人多到此，参也是他，不参也是他，觅一星儿参与不参皆是戏论，皆是诤语，皆不可得，何时而已？落在何处？当人自检，思之思之。” 曰戒、曰定、曰慧，支开为三，理原不二。任何一学，皆可了彻本来，发明大事。未了彻前三学竞秀，理有万殊；既了彻已，一物也无，事非殊致。以戒言，能持即定，知持即慧；以定言，知定即慧，能定即戒；以慧言，能慧即戒，常慧即定。明其德曰智仁勇，即其体曰法报化，绳其用曰戒定慧。随处立名，立名即真。既有真也，妄即虚形，非离真而有妄，实藉妄以诠真。真妄虚名，三学焉寄？非达天德者，其孰能游？志公曰：“无智人前莫说，打汝色身星散。”大慧杲曰：无智人前莫说，打你头破额裂。”今昔永叹，贤哲徒怀。

｛丁｝、警语

一言知返，千古尚有宪垂；一理契机，当下即明本体。载于史，炫于帙，不胜数也，爰摘古人明言、先哲伟论而次三学之后，再示入德之程。自不捡赘，遑曰说同，意者抛纶江上，或有金鳞破浪而来，非曰缘木求鱼，平地捞虾也。题曰“警语”。世尊升座，众集。文殊白椎曰：“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黑氏梵志献合欢梧桐花，佛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吾今两手俱空，更教放下个什么？”佛曰；“吾非教汝放舍其花，汝当放舍外六尘，内六根，中六识，一时舍却，无可舍处，是汝放身命处。”梵志于言下悟无生忍。 调达谤佛，生身入地狱。佛命阿难往而问曰：“你在地狱中安否？”曰：“我虽在地狱，如三禅天乐。”佛又令问：“你在地狱中还求出否？”曰：“我待世尊来便出。”阿难曰：“佛是三界导师，岂有入地狱分？”调达曰：“佛既无入地狱分，我岂有出地狱分？”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迎叶。”

阿难尊者问迦叶尊者曰：“师兄，世尊传金缕袈裟外别传何法？”迎叶召阿难，阿难应诺，迦叶曰：“倒却门前刹竿著。”真净文居洞山时，僧问：“华严论云：以无明住地烦恼为一切诸佛不动智，一切众生皆自有之，只为智体无性无依，不能自了，会缘方了。且无明住地烦恼如何便成诸佛不动智？理极渊深，绝难晓达。”文曰：“此最分明，易可了解。”时有童子方扫地，呼之，回首，师指曰：“这便是不动智。”又问：“如何是佛性？”童子左右视，惘然而去。师曰：“这便是住地烦恼，若能了之，即今成佛。”

又古德曰：“众生不能解脱者，情累尔。悟道易，明道难。”问：“如何得明道去？”师曰：“但脱情见，其道自明矣。夫明之为言信矣，如禁蛇人信其咒力药力，以蛇绾弄揣怀袖中无难，未知咒药等力，怖骇易去。但谛见自心，情见便破。今千疑万虑，不得用者，是未见自心者也。”

问：“真正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未审不见个什么过？”汾阳昭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陆地行舟万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汾阳昭曰：“却是你心行。”

志公事理不二颂云：“心王自在悠然，法性本无十缠，一切无非佛事，何须摄念坐禅？妄想本来空寂，不用断除攀缘，智在无心可得，自然无诤无喧。不识无为大道，何时得证幽玄。佛与众生一种，众生即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别，无中执有迷奔，了达贪嗔空寂，何处不是真门。”

维摩会上，三十二菩萨各说不二法门。文殊曰：“我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是为菩萨入不二法门。”于是文殊又问维摩：“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维摩默然，文殊赞曰：“乃至无有语言文字，是菩萨真入不二法门。”

无厌足王入大寂定，乃敕有情无情皆顺于王，若有一物不顺于王，即入大寂定不得。

广额屠儿于涅槃会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自云：“是贤劫千佛一数。” 警语醒言，罄竹难书。今但及此，尝一脔而甘全鼎，所谓医病不假驴驮药者也，翠竹黄花何非般若？何非法身？仁者幸自检耳。

｛戊｝、悟缘

学人贪程嗜异，未得饰得，百其人，百其病，讵知愈贪愈远，愈嗜愈离，本无远近，何有程贪？本自寂常，何有异炫？倘把一切远、一切近、一切平常奇异、得未得等贬向他方，又不作贬向他方想，一派圆成，何用不臧？当人当下不趋已入，不炫已奇，无得而得，得无所得也，而谋不出此，意不洞此，慧不照此，于是乎证不及此，笼统顸依稀，说奇说常，说难说易，闹如十字街头，俨如山阴道上，相羊乎一德，趔趄乎两岐。爰开此章，示彼未学，王须真王，嗜须实嗜。倘认王于纪信，嗜龙等叶公，不可也。录先圣悟缘数则者，杜公子窃符，王孙矫命耳。

法閦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曰：“法閦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閦不然着么生？”閦于是启悟。金陵俞道婆市油糍为业，常随众参问琅琊，琅琊以临济无位真人语示之，一日闻丐者唱莲花落云：“不因柳毅传书信，何缘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油糍投地。其夫曰：“汝颠邪？”婆掌其夫曰：“非汝境界。”往见琅琊，琊望之，知其造诣，问：“那个是无位真人？”婆应声曰：“有一位无位真人，六臂三头努力嗔，一擘华山路两分，万年流水不知春。”

云门偃以己事未明，往参睦州。州才见便闭却门，偃乃叩门。州曰：“谁？”偃曰：“某甲。”州曰：“作什么？”偃曰：“己事未明，乞师指示。”州开门一见便闭却。偃如是连三日叩门，至第三日，州开门，偃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 偃拟议，州便推出，曰：“秦时（车度）轹钻。”遂掩门，损偃一足。偃从此悟人。

明州大梅初参大寂，问曰：“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大梅闻已大悟。

灵默初谒马祖，次谒石头曰：“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头据座，默便行，头随即召曰：“闍黎！”默回首，头曰：“从生至死，只是这个，回头转脑作么？”默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栖止焉。

大珠慧海初参马祖，祖问：“从何处来？”珠曰：“越州大云寺来。”祖曰：“来此拟须何事？”珠日：“来求佛法。”祖曰：“我这里一物也无，求什么佛法？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么？”珠曰：“阿哪个是慧海宝藏”祖曰：“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珠于言下自识本心，不由知觉，踊跃礼谢。

俱胝和尚参天龙，龙竖一指示之，俱胝大悟。

临济在黄檗会中行业纯一。时睦州为第一座，乃问济曰：“上座在此多少时？”济曰：“三年。”州曰：“曾参问否？”济曰：“不曾参问，不知问个什么？”州曰：“何不问堂头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济便去问，声未绝，檗便打。济下来，州曰：“问话作么生？”济曰：“某甲问声未绝，和尚便打，某甲不会。” 州曰：“但更去问。”济又问，檗又打，如是三度问，三度被打。济白州曰：“早承激劝问法，屡蒙和尚赐棒，自恨障缘，不领深旨，今且辞去。”州曰：“汝若去，须辞和尚了去。”济礼拜退。州先到黄檗处曰：“问话上座虽是后生，却甚奇特。若来辞，方便接伊，以后为一株大树，覆荫天下人去在。”

济来日辞黄檗，檗曰：“不许他去，只往高安滩头参大愚，必为汝说法。”济到大愚，愚曰：“甚处来？”济曰：“黄檗来。”愚曰：“黄檗有何言句？”济曰：“某甲三度问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过无过？”愚曰：“黄檗与么老婆心切，为汝得彻困，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济于言下大悟，乃曰：“原来黄檗佛法无多子。”愚揪住曰：“这尿床鬼子，适来道有过无过，如今却道黄檗佛法无多子，你见过什么道理，速道！速道！”济于大愚肋下筑三拳，愚拓开曰：“汝师黄檗，非干我事。”济辞大愚，却回黄檗，檗见便问：“这汉来来去去有何了期？”济曰：“只为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问：“甚处去来？”济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参大愚去来。”檗曰：“大愚有何言句？”济举前话，檗曰：“大愚老汉饶舌，待来痛与一顿。”济曰，“说什么待来？即今便打。”随后便掌，檗曰：“这疯颠汉来这里将捋虎须。”济便喝，檗唤侍者曰，“引这疯颠汉参堂去。”

高峰妙曰：“某甲十五出家，二十更衣，入净慈，立三年死限学禅。初参断桥和尚，令参生从何来，死从何去？意分两路，心不归一，后见雪岩和尚，教看无字，又令每日上来一转，如人行路，日日要见工程。因见说得有序，后竟不问做处，一入门便问：‘谁与你拖这死尸来？’声未绝，便打出。次后径山归堂，梦中忽忆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自此疑情顿发，直得东西不辨，南北不分。第六日随众阁上讽经，抬头忽睹五祖演和尚真赞，末两句云：‘百年三万六千朝，反复原来是这汉。’日前拖死尸句子蓦然打破，直得魂飞胆丧，绝后再醒，何啻放下百二十斤担子！其时正二十四岁，满三年限。 “次后被问：‘日间浩浩作得主么？’答曰：‘作得。’又问：‘睡梦中作得主么？’答曰：‘作得。’又问：‘正睡着无梦时主人公在何处？’于此无言可对，无理可伸。和尚嘱云：‘从今后不要你学佛学法，穷古穷今，只饥来吃饭，困来打眠，才眠觉来，抖擞精神，我这一觉主人公毕竟在什么处安身立命，自誓拼一生做个痴呆汉，定要见这一着于明白。’经及五年，一日睡觉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子落地作声，蓦然打破疑团，如在网罗中跳出。所有佛祖淆讹公案，古今差别因缘，无不了了，自此安邦定国，天下太平，一念无为，十方坐断。” 铁山瑷曰：“僧十三岁知有佛法，十八出家，二十二为僧，先到石霜，记得祥庵主教时时观见鼻头白，遂得清净。后有僧自雪岩来，写得岩坐禅箴看，我做功夫却不从这里过，因到雪岩，依彼所说做功夫，单提无字，至第四夜通身汉流，十分清爽，继得归堂，不与人说话，专一坐禅。后见妙高峰教十二时中莫令有间，四更起来便摸索话头，顿在面前，略觉困睡，便起身下地也。是话头行时步步不离话头，开单展钵，拈匙放箸，随众等事，总不离话头，日间夜间打成片段，未有不发明者。依峰开示做工夫，果得成片。三月二十日岩上堂云：‘兄弟家久在蒲团上瞌睡，须下地走一遭，冷水盥漱，洗开两眼，再上蒲团，竖起 脊梁，壁立万仍，单提话头，如是用功七日，决定悟去，此是山僧四十年前已用之功。’某即依彼所说，便觉功夫异常，第二日两眼欲闭而不能闭，第三日此己身如在虚空中行，第四日曾不知有世间事。其夜倚栏杆少立，泯然无知。检点话头，又不打失。转身上蒲团，忽觉从头至足如劈破髑髅相似，如万丈井底被提在空中相似。

“此时无著欢喜处，举似岩，岩云：‘未在。’更去做功夫。求得法语，未后云：‘绍隆佛祖向上事，脑后依然欠一捶。’ 心下道：‘如何又欠一捶？’不信此语、又似有疑，终不能决。每日堆堆坐禅，将及半载，一日因头痛煎药，遇觉赤鼻问：那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话，记得被悟？知客问不能对，忽然打破这疑团。后到蒙山，山问参禅到什么处是毕工处？遂不知，投山教再做定力功夫，洗荡尘习。每遇入室，下语只道欠在。一日哺时，坐至更尽，以定力挨拶，直造幽微。出定见山，说此境已，山问：‘哪个是你本来面目？’正欲下语，山便闭门。自此功夫日有妙处。盖以离岩太早，不曾做得细密功夫，幸遇本色宗匠乃得到此。原来功夫做得紧峭，则时时有悟入，步步有剥落。一日见壁上三祖《信心铭》云：‘归根得旨，随照失宗。’又剥了一层。山云：‘个事如剥珠相似，愈剥愈光，愈明愈净，剥一剥，胜他几生功夫也。’但下语犹只道欠在。一日定中忽触着欠字，身心豁然，彻骨彻髓，如积雪卒然开霁，忍俊不禁，跳下地来，擒住山云：‘我欠少个什么？’山打三掌，某礼三拜。山云：‘铁山这一著子几年几日方了。’”

百丈参马祖为侍者，檀越每送斋饭来，师才揭开盘盖，马大师便拈起一片胡饼示众云：“是什么？”每每如此，经三年。一日侍马祖行次，见一群野鸭飞过，祖曰：“是什么？”师曰：“野鸭子。”祖曰：“什么处去也？”师曰：“飞过去也。”祖遂把师鼻扭，负痛失声。祖曰：“又道飞过去也？”师于言下有省，却归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曰：“汝忆父母邪？”师曰：“无。”曰：“被人骂邪？”师曰：“无。”曰：“哭作什么？”师曰：“我鼻孔被大师扭得痛。”不彻同事曰：“有甚因缘不契？”师曰：“汝问取和尚去。”同事问大师曰：“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为某甲说？”大师曰：“是伊会也，汝自问取他。”同事归寮曰：“和尚道汝会也，教我自问汝。”师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适来哭，如今为甚却笑？”师曰：“适来哭而今笑。”同事惘然。

次日马祖升座，众才集，师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师随至方丈，祖曰：‘我适来未曾说话，汝为甚便卷却席。”师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头痛。”祖曰：“汝昨日向甚处留心？”师曰：“鼻头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师作礼而退。师再参，侍立次，祖目视绳床角拂子，师曰：“即此用，离此用。”祖曰：“汝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师取拂子竖起，祖曰：“即此用。离此用。”师挂拂子于旧处，祖振威一喝，师直得三日耳聋。

水潦和尚问马祖：“如何是西来的意？”祖乃当胸踏倒，师大悟，起来拊掌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毛头上一时识得根源去。”乃作礼而退。师后告众云：自从一吃马祖踏，直至如今笑不休。”

上之形形色色、若作实会，埋汝千尺，莫谓余言不先；一作不实会，远汝万程，莫渭余言有咎。若云总不作如是会，许你百千亿劫坐在黑山鬼窖，求出不得，求入不得，求住不得，求不住更不得。然则必如何乃得，学人在此心上心下，必自念云：“先生若不装模作样，像那古人做宗师的样子，故意要钝置人。倘一口说出，我们当下即得哈哈。”果如是也，我得你不得。何也？纵饶三世诸佛、释迦老子一时到来，尽量共力道此一句，亦道不出的，且不问汝诸人得与不得。

或曰：“他或道得出时如何？”

先生曰：“我便拜他三拜。”

或曰：“先生为何如此大赌？”先生：“与其俭也宁奢。”

第四讲　　或者问

或问曰：“凡圣情尽，体露真常，但有文言，皆无实义。赵州云：‘老僧此间即以本分事接人。若教随伊根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在今先生如说云云，不但显违赵州，而亦大背宗旨。”如是数问，先生不答，巍然据座，众渴闻义，敬候朗音。

久之先生顾示诸子，弹指一声曰：“会么？”

进云：“不会”

乃曰：“凡圣情尽，谁知凡圣？体露真常，体所露者何一非妄？即妄即体，真从何露？今既有真，何真非妄？文言非实，若无文言，即云实邪？若然三乘十二不如死牛死狗，汝学佛乘纵极其至，死牛死狗也，何有于道？昧孰甚焉！又三乘十二若非本分，若非宗旨者，舍三乘十二即本分，即宗旨邪？如是彼说不通三乘十二者，不闻三乘十二者悉为本分，悉为宗旨也。是汝学佛乘为冤，不亦谬乎？固不仅三乘十二也，曰山川，曰草木，曰鸟兽，曰昆虫，曰星辰、雷电、风雨、晦明、人我、众生等，何一而非本分？何一而非宗旨？故经曰：‘刹说尘说，三世一切说。”

“又曰：‘山川、草木、鸟兽悉皆念佛念法念僧。’非本分，非宗旨，宁如是云云乎？至于溪深长，添杓柄，三界内，碍石头，见水知源，睹星悟道，踢翻溺器，蹴破脚头，缘风动以知还，闻雷声而悟本，从朝至暮，亘古及今，无一时、无一事、无一法、无一物、无一人、无一言、无一理而不是本分，而不是宗旨也。彼以彼为宗旨本分，此以此为本分宗旨。彼若来此，此必毒打彼三十棒。曰赵州，赵州为何信口开河，不畏人言如此，你卖胭脂我卖粉，买个猪头大家啃。从此各做各的梦，各行各的路，清天白日一物也无，晴空万里不挂片丝，再莫骗人家男女了。”言已，复顾视诸子曰：“会么？”进云：“不会。”

先生曰：“咄哉！舍却生盐亭而觅死赵州，驴年会道去。”

进云：“如示云云，彼一是也，此一是也，学人浅机何去何从。”

先生曰：“从此。”进云：“何故从此？”

先生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 中庸胜唱

---维摩精舍丛书

口授 盐亭袁焕仙先生

编撰 乐清南怀瑾、南充徐剑秋、内江伍所南

记义 华阳吕寒潭、西充杨介眉、潼南傅仲穆

记事 盐亭范天笃、潼南田肇圃、盐亭黄人俊

记言 广汉杨光代、盐亭王乃鹤、盐亭邓岳高

校讹 峨山大坪寺释通宽、峨山龙门洞释演观、奉新许建业、内江冷笑岑、内江曾鹤君

缮稿 隆昌饶盛华

第一编 总说分

第二编 正说分

一、统说中庸 第一章

二、赞美中庸 第二第三章

三、难行中庸 第四第五章

四、践履中庸 第六七八九十章

五、一趣中庸 第十一章

六、遍行中庸 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章

七、保任中庸 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章

八、显用中庸 第二十章

九、要中庸第 二十一至三十二章

十、结中庸第 三十三章

第三编 结说分

　序曰：孔氏之学，该于六经。而子思独传《中庸》。汉儒稽文，程朱言理。皆欲探微言，抉大义，以承圣统。而至道叆[云+费]，门户各标，彼唱此非，莫衷一是。遂使后之学者，迷其径趋，望洋兴叹，不亦大可哀乎！剑秋。怀瑾等比来潜心内籍，栖志心宗，遍叩丛席，得闻盐亭袁先生焕仙出世维摩精舍，诸方重之。今夏都讲，剑秋、怀瑾等数数参谒、叩以心要、先生皆笑而不语。久之乃曰："若平昔酷嗜何籍？"对曰："《中庸》。"曰："何谓中庸？"以不偏不易之义对。曰："偏而易非中庸邪？则圣人之道隘，而法有增减去取矣。"进曰："偏与易即中庸邪？"曰："圣人之道泛，法无去取，中庸之名虚立矣。"如是数问数答，茫然罔措。因与潼南傅仲穆、释通宽诸君子共师先生。就精舍敷座列席，恭请讲授《中庸》。诸子轮记，剑秋、怀瑾校稿。校已，陈先生阅正。意固在乎激策同俦。久之，遂成巨帙。斯帙也，妙叶圆通。义诠孔释，阐幽扬隐，然诸佛之心灯，振瞶发聋，续吾儒之绝绪、诚剑秋、怀瑾等生平所未常闻，亦即孟荀而后仅有之说也。庸讵知二千余岁已绝之薪传，得续于今？旷代而下，求孔氏之知音如先生者几人！几人！乃请于先生之前曰："振宗风，正儒学，续众生之慧命，轨万有之一行，胥赖是篇，愿以公世。"先生不答。侪辈攗摭鸠工，付之剞劂。

先生盐亭龙顾井人，父品三，母氏谭。袁、谭皆邑之望族。以先生夙慧，课责綦严。年十三，即遣应童子试，名列前茅，老宿震之。三十服官，四十反政，锐志心宗。自反政迄今二十年，朝夕罔替，发明大事。蜀中尊宿潼南傅真吾、大竹萧静轩、巴县朱叔痴、荣县但懋辛诸先生等，成维摩精舍，恭延先生主法。剑秋、怀瑾共诸子得闻希有义谛，诚先生一音之转，然亦诸大德共缘之会也。此帙有时以禅说《中庸》，有时以《中庸》说禅，有时《中庸》与禅共说，有时《中庸》与禅共不说。把百千万亿形形色色入一句中，于一句中演出百千万亿形形色色。尘尘剎剎，有有空空。不立一己，不趣他同，诚万有之奇观，百类之殊至也。若曰逃禅泥孔，泥孔逃禅，讵曰拘墟？聿云眼瞎？门人南充徐剑秋，乐清南怀瑾敬序。

## 第一编 总说分

第一章 悬说

先生曰："胜义幽邃，离即总殊，曰孔、曰释、日老、曰庄、耶、回。示范途有千差，原体理非二致。归其径于玄宰，溯其说于灵枢，极其理于相外，都非语言能诠、意识能缘。夫意识不能缘、语言不能诠，说者何说？闻者何闻邪？仲尼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固实诠真，讵曰吝法？且非攻异。若然，《诗》、《书》、《论》、《孟》、《礼》、《易》、《春秋》，非儒家者言邪？三藏十二非释家者言邪？大小可兰，新、旧约，乃至《道德》、《南华》、诸子百家，非耶、回、老、庄诸贤哲之言邪？春而仁，夏而荣，秋杀冬藏，彼四时者又无情之言也。有情、无情且费然而言，今曰无说，又曰无闻，无乃非欤？曰：'否！否！'惟无言也，所以成言之大。惟无闻也，所以全听之绝。大言绝听，弦外希音，固非探堂达寝者不足以及乎此矣。

"昔须菩提尊者岩中宴座，诸天雨花，赞叹者曰：'空中雨花。赞叹是何人？云何赞叹？"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说般若者。'曰：'我于般若未尝说一字，云何赞叹？'天曰：'如是，尊者无说，我乃无闻，无说无闻，是真说般若。'庄子曰：'言而足，终日言则近道﹔言而不足，终日言则近物。'皆斯义也。明乎此，《诗》，《书》、《论》、《孟》、《礼》、《易》、《春秋》，三藏十二，乃至耶、回、老，庄、百家等，汗牛充栋，实无一字。惟无一字也，《诗》、《书）、《论》、《孟》、《礼》、《易》、《春秋》、三藏十二部，乃至耶、回、老，庄，百家，驾日月而常明，亘天地而同枯矣。

"非仅此也，凡百工技术、声、光，电、化、山鸣谷响、鸟兽之啼，昆虫之迹、岳峙之静、江流之动，若常若变，若是若非，若长若短，若色若无色，若人若我，若圣若凡，宁越斯义？所谓剎说尘说，三世一切，墙壁瓦砾等，永日通宵炽然而说也，不然，释氏不云不二，孟子讵曰尧舜与人同？漆园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论矣。知此胜义非语言能诠、意识能缘，或不诠不缘，即诠即缘。当人自知也。

"昔者临济玄于僧堂里睡，其师黄檗入而见之。以拄杖打板头一下，临济举首见檗，却又睡去。檗复击板头一下，而往上间。见首座坐禅，乃曰：'下间后生却坐禅，汝在这里妄想作么？'座曰：'这老汉作什么？'檗又打板头一下出去。当时有个沩山老人把这一则事迹举问仰山曰：'只如黄檗意作么生？'仰山曰：'两彩一赛。'知此胜义，为语言能诠、意识能缘，或不能诠、不能缘？亦自知矣。

"既知也。所谓孔，所谓释，所谓耶、回、老、庄一切贤圣、一切胜义、一切三昧、一切修多罗、一切功德海、五明、六通，无不焕然等见，当体圆成，法尔具足，不假他求。此本经所谓达天德者，亦即《盂子》所谓大丈夫，《大学》所谓有斐君子，释氏之文殊普贤大人境界、老庄谓之至人，叉曰玄宰，回教安立九天四圣之阿尔实库西两天至人，又曰真宰，耶稣谓之上帝，又曰主，皆一体而异名也。倘不于此一觑觑破，日向善知识前或古人故纸堆中寻章摘句，称郑称扬，谓为多闻，言称开士，此无智人，睦州斥为担板汉，永嘉觉谓之痴狂外边走也。勉之！检之！"

先生说是语已，凝然冥坐，四众惘然。有问者曰："凡圣既云不二，一切本自圆成也。他固不问，如何学人不同孔释、孔释迥非学人？尚望哀而详示。"

先生闻此语已，顾示大众。良久谓曰："会么？"进云："不会。"先生曰："赖汝不会。不然，我一篇无疾而呻、无韵而哦的话言从何结局？"复曰："会么？"进云："不会。"

先生曰："万里凉风嘶逆马，一天明月到故人。"下座。

第二章 略例

演唱、普说、小参、上堂、训诂、拈提、论赞，种种安立名言，要不外显用明体，立己破人也。演唱者，滔滔如洪波之激海﹔普说者，粒粒若圆器之倾珠﹔小参则随缘而赴机﹔上堂乃树范而风远。言必该典，训诂为尚﹔义叩专工，拈提乃通﹔至于论赞，抑扬乘其褒贬，去取悉轨阳秋，今此之说，有难遍及。仅以左之三支，诠其义而通其余。例固不仅三，故曰略也。

一释字。此土以语言文字诠理及事，不通字义，斯晦也。开例之首，先及之。

二通义。义不通，行焉笃？笃行全事，激义居先。故次释字曰通义。

三拈提。释字之失，臻其至，则蔽物。通义之失，臻其至，则囿理，蔽物囿理，宁曰中庸，超方之立于焉尚也。爰立拈提。

《书》曰："汤执中，立贤无方。"《齐物论》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夫殇子，而彭祖为夭。"云门曰"顾鉴咦"，首山曰："家家门前火把子"。之数者，超方之似也，明此而后，出主人奴，把头作尾，无德不通，有感斯应。终日囿于理而远乎理，蔽于物而外乎物。不守一家之言，不倚他人之户。不立自己之场，不落圣贤之臼。不任运而闲闲，不役形而戚戚，不舍雅而居俗，不远俗而鸣高。不立异以非同，不趋同而舍异。或时用字作义，或时用义作字。或时字义两用，或时字义两不用。以之而说《中庸》，则中庸法如是﹔以之而说凡圣，则凡夫圣人法如是﹔以之而说百工、伎艺、曰兵、曰农、曰商、曰教、曰财等等法，而此等等一切法无不如是也。此超方之的旨，拈提此旨以示人，古人谓之"评唱"。又曰"拈题"。今演《中庸》，例固尚乎此矣。日词丽、曰文藻、曰典、曰雅、曰高、曰幽，一切胜名，都非所尚，必曰然诸圣之心灯，续众生之慧命﹔揭宇宙之至理，轨万有之行。责固肩夫貌躬，义讵让于当仁？此心此志，山岳可移，之死靡他矣。若曰斯言也，似离经﹔斯义也，实叛道，乃至佞佛逃禅，骛外盲内，一切游词，诽语、谤论、邪言，都非所计！

第三章 诠《中庸》之胜义次第，拈东西学者之失

浅尝西学之人，每病东土之说。曰："事失后先，语每颠倒，条理不纲，杂糅不治。"且引《孟子》七篇、《论语》二十章而难曰："任何一事，可先可后。任何一则，可入可离。又语无回互，理失沟通。所谓破立皆不合乎逻辑者也。"救者曰："否！否！"是固拘墟而囿隅，盲者之言也。置无论，以余诠《中庸》十章言，首章显体用之极则，明相行之上起，而总说中庸。立现隐显微等说，以诠其所不能诠。盖无相中而立相，无言中而立言也，依此体用相行之假名，激信愿行，证之至叹。故二、三两章依之而赞美中庸，因赞而愿，因愿而行，因行而知难也。故四、五两章又以难行显夫中庸。盖行人驰求向外，背本逐未，出入生死，长梦不醒，且终日在中庸道中而不自知有此一段大事。

先觉悯之，师友激之，于焉乃泛归舟，适彼乐土，瞻望靡及，始知其难。在未掉回舟前，固瞢瞢然忽而易之也。七十子之徒，终身役此而不能息。故子贡问于仲尼曰："愿闻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息。"子贡曰："然则终无息乎？"仲尼曰："有。视其圹聿也，坟如也，则知所以息矣。"子贡曰："大哉！君子息焉，小人伏焉。"难为如何？又雪峰九上投子，三到洞山﹔长庆坐破几多个蒲团﹔释迦舍却头目脑髓，其难又为如何？耶稣谓其徒彼得曰："汝当三次不识主。"耶稣殁，彼得果三反乃洞了此义。了此义已，即请身殉。先圣后圣，前知末学，见道因缘虽有千差，于此生难，实无一异。今曰"先后失次，条理不纲，杂糅不治"，盲乎非邪？

既难行也，讵不行哉？六，七、八、九、十诸章，乃拈古准今，曰舜、曰回、曰由，皆以难行能行而履乎中庸。既履已，回思畴昔，逆数多生，遍观诸有，皆以不履中庸，流浪生死，轮回六趣，出奴入主，枉受苦乐，虚萦是非。今也如实了知，曰人、曰我、曰物、曰非物，由来不动一念，不启一行，都在中庸道中矣。无一时之或逾，无一事之或愆。只以驰求心、人我心、是非心、一切处、非一切处如是等心，障而难入，自不肯趋。于焉悲喜交激，喜如是难能之法，而我幸能得履于中庸也﹔悲如是平遍之法，而人与我无始驰求不能履乎中庸也。于焉乃生二障：

一自许 行人届此彻见人我不二，物我不二，法我不二，一切圆成，不假他有，遂生满想。自云已足，讵知此正孔氏之谓"入德"，宗下谓之"知有"。云门曰："直得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是转句者也。"（按：云门偃上堂云："直得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是转语。不见一色,始是半提。须知有全提时节"云云。宗师语句，本无实法。宁有是处？曰权、曰实、曰体、曰用、曰全提、曰半举，无论形形色色，有有空空，都以诱掖行人入德，奖劝当机履乎中庸。若曰实法，不但损人而亦埋己也）释家者言谓为解脱深坑，又云般若酒醉人难救。宗门下客谓之净裸裸处，二乘圣人悉住于此。洞山曰："恰似入京朝圣主，只到潼关即便休。"子思哀之。十一章引孔子之言曰："吾弗能已矣"，以策之，俾极于中庸至道，若曰良骥，自必见鞭影而兴驰矣。

二竞异 行人届此无上支之过患，必自忖曰："本自圆成，不假他有。何百千三昧、一切功德海之于当人或具或不具、或具而不透、或透而不周邪？"于是妄计优劣，横较短长，朋从尔思，繁兴尔疑。曰修性、曰修命、曰龙虎、曰坎离、曰汞、曰铅、曰玄、曰丹、曰采补、曰药石，乃至符录、咒祓、解幻、巫蛊等莫不由此竟异一念而生。既生也，害于外，则黄巾、白莲祸社会国家、贻及后世而罪不可赎也﹔害于内，则穷劫而不得择乎中庸，流浪生死，沉沦六道，头出头没，而苦不能出也。讵知初生之虎，体虽具有虎形，而用尚不能畏犬，况曰吞牛，及形而壮也，百兽犹慑其威，宁曰服豕？仰山曰："三明六通，是圣末边事。但达本识心，不愁其末，他时后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纵饶将情学他不得。"又以沩山语信之曰："凡圣情尽，体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也。"子思悯之，引孔子之言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以折之，俾住于中庸至道。若曰开士，自必见归车而思反也。

故十一章以索隐行怪、半途而废等说以折之、策之而一趣乎中庸。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四章曰君子素位而行，曰道不远人，曰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等，乃扇示行者，如君子也，圣人也，夫妇之愚也，一一平常而遍行中庸矣，因难行能行而践履，而一趣，而遍行也。曰"条理不纲，先后失次，杂糅不治"，又盲乎非邪？

十六、十六、十八、十九四章，行人既一趣而遍行也，必令其长养善保之。四章者，首曰鬼神之为德，以"不可度、不可射、不可听、不可遗"而形遍行之殊致，所谓空有无、齐物我者也。曰舜其大孝，曰无忧者文王，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皆保任之至，洞上《宝镜三昧》曰："臣奉于君，子顺于父。不顺非孝，不奉非辅。"孝之至，乃保任之至。保任之至，而用、而大用、而妙用于焉繁兴。此四章者，又以顺、以孝而保任乎中庸者也，故二十章举哀公问政以显中庸之全体大用，明圣道之无所不该。

夫为天下国家也，修身也，劝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如是等用，溯其源，稽其行，宁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外邪？一切神通、一切三昧、一切功德海悉在乎斯矣。行人证此，具效必显。故曰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既明且强也，以此图功。何功不奏？以此京物，何物不臧？未闻田园不治，已业不修，终日兀坐，逞符咒、烧铅汞，为经邦国大天下也。亦未闻舍治家国、平天下、利人物为繁兴大用也。不然，妖人也，讵中庸至道邪？续众生之慧命，然诸圣之心灯，揭宇宙之至理，轨万有之一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此章以文言为承上启下，以组织言为中枢，以义言为的轨，以超方言显万化之穷通，笃一行之常异，固以用而显乎中庸者。所谓："芍药花开菩萨面，棕榈叶现夜叉头"。孟子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矣。

二十一章乃至三十二章，立诚显明，即明诠理，因理即事，横通直达，述古要今，穷理尽性。立规度，法天时，所谓穷四时之态，拈万有之殊。渊渊其渊，浩浩其天，以要《中庸》三十三章，七引《诗》言，六称君子，而以无声无臭归结在未说未立以前，是未说前了无一物，一张白纸。既说后了无一物，一张白纸。正说时丝忽迹相不留，纤微事理不寓，了无一物，仍是一张白纸。首尾互通，中如裂帛。霁如雨过天晴，皎如云开月白。以结中庸，而精而密，有心皆通。行人证此，即中庸也，记曰："鹤飞千尺雪，龙起一潭冰。"懋矣哉！夫《中庸》者，果有起有结邪？盖就其文与方便而言也。今表之：

一、统说中庸 第一章

二、赞美中庸 第二第三章

三、难行中庸 第四第五章

四、践履中庸 第六七八九十章

五、一趣中庸 第十一章

六、遍行中庸 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章

七、保任中庸 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章

八、显用中庸 第二十章

九、要中庸第 二十一至三十二章

十、结中庸第 三十三章

总上之说，必武断曰："任何一章，可先可后﹔任何一则，可入可离。"且曰："破立皆不合乎逻辑。"得乎？此固拘墟而囿隅，盲者之言也。于是往反数诘。

先生笑而谓曰："如说，古哲所谓一付棺材，两个死汉也。惑哉！惑哉！记曰：'智不囿物，贤不拘方。'逻辑者，论理学之别名也。轫于西方希腊哲人时代，当我土周之中叶，原文逻辑，意盖指为合理之思想与语言矣。明季李之藻译为'名理探'，清季严几道译为'名学'，有税务司者，又译为'辩学'。'论理学'，日本之译也。今曰'逻辑'，音译也。如佛经'般若'译智能，而义不能尽，仍存'般若'之名也。极其大，究其小，融其中，不外语言、思想之合理化。我此胜义，非语言能诠、意识能缘，纵合其辙，不为益﹔反其轨，讵曰害？如明暗之于太空，明者自明，暗者自暗，于空何有？

"必曰合逻辑，未轫此名此义前，实无逻辑，必曰不合逻辑，既轫既立此名此义后，实需实宜有此一学。不然，逻辑之名，宁轮至今？就立此学之场而言，宇宙之大，科哲凡圣等学之宏，欲研讨之，无不适用此学。就破此学之场而言，宇宙之大，科哲凡圣等学之宏，无一可适用此学。何也？诸名无常，皆是假立。非真非实，非至矣。

"然则至实至真至至，伊何？曰'中庸'矣。中庸之义，不可以语言诠、意识缘，在前悬说章已罄。中庸之名，姑待后文释名章而演。今以约而言，方便而谈。中者，体也﹔庸者，用也。遍凡圣、罄空有之学，即事即理，不越体用。体者，显用之理﹔用者，明体之物。无体不显用，无用不明体也。即无理不成物，无物不显理也。西方之学，多由用而归体，故拘于物﹔东土之言，多明体而及用，故囿于理。拘物之弊，每泥条理。所谓'死在句下'者也。囿理之病，失在涣杂。所谓'远乎环中'者也。然此亦法尔如是也。彼由用而反体，舍此物之理，此物之理谓条理井然也，则胜行何起？此由体而起用，舍此理之物，此理之物，即涣杂不拘也，则蹄筌何忘？故曰西门东门，皆可入城。又曰铁器火器，都能杀贼。城也者，喻中庸之大道也。贼也者，权执西执东之妄计也。东门之人谓西门之人曰：'必东门入而后及城。'亦犹西门之人谓东门人曰：'必西门入而后达城。'其惑一也。持铁器者遇贼时必曰：'火器杀贼为利。'于是舍铁器而别觅火器，而贼鮆。亦犹持火器者遇贼时必曰：'铁器杀贼为是。'于是舍火器而别觅铁器，而贼鮆。其惑亦一也。讵知'到头霜夜月，依旧落前溪'邪？

"惜哉！惜哉！孔氏的旨，中庸大义，孟荀而后己失薪传。治汉学者曰今文学派，曰古文学派，要皆借他人门面为自己装璜，著书等身，更不过品行端洁而已，至品行之不端洁者，更可悲也。治宋学者，自云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在汉学家，犹依据古人故意释经证古，今则终日兀坐，且誉静坐者为真好学。然则不兀坐者即非真好学邪？碍如此！又曰'春来不折枝。折枝有伤天地好生之德。'迂如此！毕生把一个'私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话言律己身，验学人，又浅薄如此！苦哉！苦哉！孔子之学、中庸之道，竟被他汉、宋两派学者和会杂糅，于是乎亡全丧真，不但觅无灵魂，而筋肉皮骨都不可得也。

"圣人之学，若在字义或事理，十五入学，七十从心，白费工夫矣。圣人之学，若在终日兀坐，春不折枝等，少正卯不必诛，乃至师项橐琴师，襄官、苌弘，礼老聃，游说于盗跖，自卫返鲁，述礼正乐等，及汤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背义失道矣。可乎？可乎？私欲净尽，天理流行，亦一期方便之言、半途之说，登堂达寝者，固不如斯。何也？二法矣。法既二，岂《中庸》云'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之义乎？讵知天理即人欲，人欲即天理，舍天理别无人欲，舍人欲亦别无天理也。天理人欲，实不二，然又非一。果一也，圣人即凡夫，凡夫即圣人。吾侪学圣人者，是以圣人而学圣人，头上安头也。果二也，圣人终是圣人，凡夫终是凡夫，吾侪学圣者，明知其不至而欲至，是嗜甘者知芩连为苦而大嚼也。惑哉！惑哉！昔临济玄云：'淮知吾正法眼藏，竟向这瞎驴边灭却。'然欤？非欤？亦可笑也！（按：临济此语，非罚非赏。今借作罚，实一期行言之便。读者若认作实罚实赏，不但不会临济此语，而亦冤诬古人，自投涂炭也。）

"仲尼之道欲绝而未绝，汉宋两派学者傅会比拟而道遂绝。老庄之道将亡而未亡，丹道符?两派学者立奇鸣异而道遂亡。然则吾土黑暗矣。曰：否！否！有释氏之学起于晋宋，心灯西照，吾学东明。不然，孔子何以谓之圣？孟子何以权名贤？吾侪且不得而知也，况微言大义，圣学薪传乎？昧者不报饮水之源，翻仇惠我之好，曰佞佛、曰逃禅亦可丑也！甚有窃议余说为糅杂五宗，不守一德者，亦昧甚矣！夫圣人之学，不但不守一家，即人即我，亦当摈而不守。孔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曰人无我、法无我，老曰吾之大患，为吾有身，庄曰今者吾丧我。此也，又不但杂糅五宗也。物并育，道并行，孔子之言﹔不齐之齐，庄生之化﹔自他不二，释迦之说。讵知世无孤独而不朋从之理事乎？纯一材不成屋，纯一人不成家，纯一事不成国。如只柱无余，屋不成﹔只男无女，家不成﹔纯一财而无兵农等，国必不成。此如是也，况演唱圣人大义、中庸的旨乎？今曰不守一德而杂糅，古德曰两个驼子相逢，说世上而今无直人也。可嗤！可咄！

"役物之弊用。（即由用而未明体者），极其至，则残杀攻伐。囿理之愆（即明体而未起用者），极其至，则柔情不振。此世界之所以日寻兵革，祸不旋踵也。役物多强，囿理每弱。若强则总强，理无战伐﹔弱则总弱，义鲜斗争。此学术好尚之不同，强弱于焉而有异。无怪乎日寻凶暴而不息也。倘不因而救渡，则此全球二十余万万人数，不数百年无遗种，则管领宰割此世界者不为禽即为兽。彼且坐视吾人之肥瘠，待而窥我也，可不儆乎？语曰：'险处岂常忘顾鉴，纵行平地索提防。'余与若敢不勖？曰西、曰东、曰条理不纲、曰杂糅不治、曰无回互沟通、事失先后、语每颠倒等等一切，浮言剩语矣！"下座。

第四章 中庸释名

"中"，《说文》和也。从口　。上下通，陟弓切。"庸"，《说文》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余封切。

朱子申程子之义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今注曰："中，离二边，绝三际，悬立之假名也﹔庸，微二边，即三际，虚言之权号也。"

必曰通上下，然则左右，前后、四隅及中不能通邪？果尔，圣人之道有碍有尽，其得谓之中乎？庸，用也。然则不用时即不得谓之庸乎？果尔，则用与不用，截然画为两橛。《中庸》曰"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谬矣。又上对下言，下因上有，无上则无下，无下亦无上。今此曰上，若到今此之上以视乎上，则上在今此之上，而昔所谓今此之上者实居下也。释下亦然。若曰揭一以概余，拈一以通万，摘一以远冗，则又指途不精，行人惑于去取，非所以张圣范而循循善诱于学子莘莘矣。

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然则偏与易即非中庸邪？"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夫道有正必有邪，理有定必有不定。偏与易而非中与庸，则中庸之道不遍，圣人之义狭。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定逾矩矣。道有邪正，理有定动，《中庸》之言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谬矣。其得谓之通义乎？

无边不显中，边以中立，中因边有。是无边而中亦不立，无中而边亦不有也。了此乃谓之全边全中。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然亦假名。过去已去，未来未来，才说未来又已过去。现在亦不住也。不住不得言有。过未亦然。虽不得言有而实有，此过未现之假名，故又非无也。虽非无，而眼不得而见，耳不得而闻，此不见闻中之极则。故曰："离。"论曰："其入也离。"百丈曰："离此用，即此用。"无以名之，假名曰中、曰体。

虽非有，而眼实得而见，耳实得而闻。此得见得闻，庸之极则。故曰"微"。论曰："其出也微。"百丈曰："即此用，离此用。"无以称之，权称曰庸、曰用。

体用相乘而理事成，即阴阳合而化育成也，无体不成用，无用不显体。中与庸非二，然又不一。行人知此，不但《中庸》十章义尽，孔孟毕世之言、老庄罄有之说、释氏三藏、回、耶、百家之旨，一时毕尽，而无丝毫遗异矣。旨哉！旨哉！慎勿自启狐疑，妄计得失。倘无如是等过，一觑即破。子路之拱，曾子之唯，当下现成。大慧杲所谓"忽地一下"也。行人果得忽地一下实时证入中庸，而与尧、舜、禹、汤、周公、孔子、颜、曾、思、孟等把手同行。以释家言，则三世诸佛悉在斯也。讵曰"茅山访道，千里决玄"邪？不可失，不可忽。勖之！勖之！

曰解脱、曰般若、曰法身、曰真如、曰菩提、曰涅盘，曰无上正等正觉，释迦之言﹔曰自然、曰玄宰、曰螭珠、曰灵枢、曰天君，老庄之说﹔曰真 、曰上帝、曰主，耶、回之语。孔曰明德、曰仁、曰中庸、曰心、曰性等，皆此一事而立多名。马师"曰"非离真而有处，立处即真也"。然真亦因假而有。若无假，真亦不立。千古立则，圣人成化，皆黄叶止啼，都无实义。若泥实义，非圣人之言也。故曰"戏把枯桐收作乐，权将黄叶指为金"。知此，上之释字、通义等，通亦得，不通亦得，通不通总得。不然，饶汝把尧、舜、禹、汤、孔、佛、耶、回玄言妙义，蕴在脑中，总是不快漆桶。何也？盖不知"夜来一派多情月，依旧烟笼十里堤"也。

先生说是语已，顾视大众，以手击案一下，瓦屋皆有声。久之乃曰："会么？"众无语。先生复曰："此章释名如是！如是！"

## 第二编 正说分

第一章 统说《中庸》

第一节 总论

"梁太子昭明者，开《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为三十二分，识者悲之，谓妄割先圣伟范宏言，身陷地狱，名讥大雅。今先生割裂经义，开此十章，明知故犯邪？抑别有绍承而启未来邪？胡不远咎，自毁如此？"

先生曰："余早晚入地狱也。"问者大惑。曰："会么？进云："不会。"

先生曰："昔赵州谂云：'我不入地狱，阿谁教化汝？'比来与若说玄说妙说短说长，义已违乎胜谛，形固囚于情牢。昭明死入地狱，余今生困愁城。非仅余也，先圣后圣，无不共萦此苦。盖至高、至妙、难行、难信之法，初欲演之，非语言能诠、意识能缘。继欲缄口而众生长劫沉沦，爱河莫度，大径不游。故仲尼兴'余欲无言'之叹。至若释迦掩室摩竭，净名缄口毗耶，《楞严》曰'真非真恐泥，我常不开演'，皆此义也。然则终不说乎？此固不可。于焉开方便，示权宜，横说竖说，以说说，以不说说。右之左之，前这之后之，上下之，总以奖策，或诱掖行人履乎中庸而已。既履也，是法可，非法亦可，开此经为十章、三十三章可，千章或一字一章、不立一章均无不可。不然，饶汝鞭笞三藏，驰骋五车，痴狂外边走也。何有于当人邪？今以十章说《中庸》，此而曰统，义固尚乎斯也。"

第二节 经文

{朱注|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一、释字

天 《说文》"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他前切。"朱注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今注曰"轫始而上之谓天。"

命 《说文》"使也。从口从令。眉病切。"朱注曰"命化令也"。今注曰"不能违赵之谓命。"

之 《说文》"出也。象屾过屮枝茎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止而切。"朱注无释。今注曰"出荡十方而无碍之谓之。"

谓 《说文》"报也。从言胃声。于贵切。"朱注无正释。今注曰"尚其所指而语人之谓谓。"

性 《说文》"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息正切。"朱注曰"性即理也。"今注曰"空有无之谓性。"

显 《说文》"头明饰也。从页显声，呼典切。"朱注曰"明，显也。"今注曰"无处不见曰显。"

微 《说文》"隐行也。从（微左部）（微右部）声。无非切。"朱注曰"微，细事也。"今注曰"无处能见曰微。"

慎 《说文》"谨也。从心，真声。时刃切。"朱注曰"戒惧而谨也。"今注曰"勿忽而不苟曰慎。"

独 《说文》"犬相得而斗也。从犬蜀声。羊为群，犬为独也。徒谷切。"注曰"独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独知之地也。"今注曰"灵光独耀，迥脱根尘曰独。"

致 《说文》"送诣也。从[故-古]从至。陟利切。"朱注曰"致，推而极之也。"今注曰"至也，言至于此而证入中庸也。"

二、通义

"天"，轫始而上之谓天。释氏缘生之说曰："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缘生。"此说统万有，偕诸义。取以释此甚偕。何也？盖有此缘而轫始，上者天也，下者地也，中者人也。权此土而立之假名也。"而"，者，谓此土立名，并同化、非同化、人物也。不然，色界、诸天、天人谓上，无色界为天，己色界、下欲界不名曰天，岂通义乎？故曰轫始而上之谓天。故此"而"字为不可忽。"命"，不能违越之谓命。如轫始为晴，无论自他，不得名阴。轫始而阴，无论自他，不得名晴。故曰"不能违"。又不得谓晴后即阴，阴后即晴。且正晴时无阴，正阴时无晴也。故曰："不能越"。有轫始而上曰天。天，上也，颠也。此上此颠，即现示此晴此阴最初一现者。此一现也，在无知之现示者，不能违越，非晴非阴，亦犹领受彼现示者，不能违越非晴非阴也。故曰不能违越。成此不违不越，权称曰命。

"之"出荡十方而无碍曰之。谓轫始而上而命则此之也。出荡十方而无碍，入则纤毫而不留，使无此之，则彼晴彼阴从何而命而显邪？临济玄曰："东涌则西没，南涌则北没，中涌则边没，边涌则中没。"故曰出荡十方而无碍曰之。

"谓"，尚其所指之谓谓。盖自尚其所欲言而及他也。

"性"，非语言能诠、意识能缘。今曰空有无之谓性，盖方便而言也。《说文》"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朱注"性即理也"，两义皆悖。必曰人之阳气性善，然则人之阴气性恶，非性欤？必曰性即理，然则非理非性欤？是此性狭而不遍也，讵知阴阳相乘而化育成，善恶相乘而社会成？故无一事理而不备善恶，即无一事理而不该阴阳。合阴阳善恶，则无所谓事理也。执一事理而曰全，众盲摸象，讵达者之言乎？然则合阴阳善恶，曰理曰事即性乎？曰非。舍阴阳善恶曰事，曰理即性乎？曰：非。然则必如何而曰性？古哲于斯各封己说，必欲诠真，宁逾踰亲证？若然，亲证当依何陟？

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恶"，告子，孟子之徒也，反其师说曰"性无善无不善"。等斯说也，皆远宗乎孔子者也，考《论语》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矣。"夫子贡者，亲炙于圣门，且不可得而闻，余也孰得而闻？又，既不可得而闻，然则此不可得而闻者，为已闻？为未闻？若曰已闻，云胡不闻？若曰未闻，知此不可得而闻者为已闻为未闻亦可怀也。又，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检《论语》之记问孝、问政、问礼、问为邦，皆有问乃答。今则不叩而鸣，自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何邪？讵知希有之法不说不可，欲说无从。虽颜、曾之徒尚不能兴一问，况游、夏乎？今兹去圣已遥，行人内失自修之勤，外无师友之勖，困妙义于字里行间，昧胜行于人欲天理，曰得中庸的旨，孔孟薪传，真缘木求鱼，痴人说梦，自欺欺人矣！讵不惑哉！讵不惑哉！

昔余以此义叩一老宿。宿曰："此理至明。人性与人性相近，与狗性相远。狗性与狗性相近，与人性相远。近者，亲也﹔远者，疏也。"余曰："止！止！且不问习，人与人性相近也，商臣弒父，五公子争立，乃至夫妇、朋友互相攻贼者，何邪？与狗性相远也，人见狗必致狗死，狗见人必致人死。斯世界者，不尽人必尽狗。云何狗有饲养于人，人不必尽杀其狗者，何邪？"宿大窘。曰："若言伊何？"余曰："此理至明，实无当人摹拟处。若穿凿太玄，傅会过异，则去道愈远，滞而难通矣。夫远近乃相对而立，无近不表远，无远不立近也，相乃连介之说，片面不言相。性者，习之体﹔习者，性之用。无体不表习，无习不见体也。性当体即是，对习而言，故曰近﹔习对境乃有，于性而言，故曰远。"宿闻语未卒，色然而喜，起而语曰："旨哉！旨哉！希有之论也。得自何书？传自何人？"余曰："非因师得，不以书通。每日但虔参一个话头，敬念千声佛号而已。"宿闻语已，凝神久之。乃怫然曰："我已投孔子，不再佞释迦" 。余曰："若不尔者，许先生穷劫不识孔子。何也？不会性相近、习相远矣。"

清之季，华阳谢先生者，以傅大士偈闻余曰："空手把锄头，步行骑牯牛。人走桥上过、桥流水不流"，杜顺大士偈曰"益州牛吃草，嘉州马腹胀。天下觅医人，灸猪左膊上"，余闻大诧，立斥其僻且咎具愚，引孔子"攻乎异端"，"不语怪力乱神" 等说折之谢故笑而不言，三台张先生梦余者，闻之让曰："闻忠言而逆。岂开士之行乎？"乃授余以《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余三十服官，四十反政。既反政己，暮究朝参。民二十七年夏，张先生梦余弃世，固已二十年也。忽于成都春熙路遇谢先生，谢神形清逸，怡然自伟。余喜而握其手曰："比来如何？"谢曰："潜心净宗。"余曰："若然念佛，进程现为如何？"谢曰："余正念时无念，无念时却念。"余曰："果尔，得念佛三昧也。"谢曰："不敢。"

又二年，复遇于成都之春熙路，相邀品茗。余固知其未至也，复申问如前，谢答亦如前。余曰："若然，还往生否？"谢曰："当然往生。"余怫然而怒，且诘曰："无念已得法身，而念法身已起用。无念而念，念而无念，法身即起用，起用即法身。当人当下，即显净土。且能接引众生来生汝土也。今曰往，往何处？又曰生，生何土？襄者足下曾以傅大士、杜顺大士法身颂示余，今云云无念而念，是已得法身。既得法身，此颂当明。即请足下为余通说彼二颂者意果何在？"谢大沮。

余曰："若此不会，今为足下寻个注脚。唐之中叶，有尊宿者曾于此偈注云：'太行山上云蒸饭，佛殿阶前狗矢天。剎竿颠上煎锤子，三个胡孙夜簸钱'，其义云何？"谢闻已，窘如前。余又曰："若此不会，再与足下寻一注脚。曹山寂读此颂已，曰：'我意不欲如是道'，门弟子请别作之。其词曰：'渠本不是我，我本不是渠。渠无我即死，我无渠即余。渠如我是佛，我如渠即驴。不食空王俸，何假雁传书。我说横身唱，君看背上毛。乍如谣白雪，犹恐是巴歌'。其义复为如何？"谢又窘如前。余曰："不但足下会他不得，纵饶把这一切玄言妙语会得透顶透底，还是法身边事，犹未透得法身向上事。"谢曰："然则法身向上事为何？"余曰："余言轻，不足信汝。今再以古德言章开若之惑。北宋之末，有一尊宿曰张无尽者，见皓布[衣+昆]举大士此颂。皓亦曰：'斯颂也，只颂得法身边事，而法身向上事则颂不得也。'无尽曰：'请师颂。"皓遂应声而颂曰：'昨夜雨滂亨，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请，行者人力，拄的拄，撑的撑，撑撑拄拄到天明，依旧可怜生。'当人果于上之一切葛藤了得清清澈澈，而不作了与不了想，庶几无念而念，念而无念。不然，自欺欺人也。"

谢闻语已，窘不自胜，愤不自胜，而喜不自胜。实时礼而诘曰："然则比如何而可？"余曰："毋躁！毋躁！足下既念佛也，仍然把一句佛号，朝斯夕斯、行时坐时直下念去，一朝念到无可念处，取不得，舍不得，忽然转身摸着自己鼻孔，或此方报尽生彼方净土，花开见佛，悟无生已。然后洞彻今说，滴滴转珠字，字字吐玉，与三世诸佛一口同音。一切圣贤无二无别，实又一句也用不着，而一字也未说也。"谢闻说已，欢喜踊跃，色然赞曰："希有哉！此论也，开我未闻。"

法身者，性也。某老宿不信而难入，谢先生信而入也。未至斯二先生者，皆今人也。至于古人，二祖断臂，云门损脚，佛灯封衾，性之难注如此！今曰空有无之谓性，义安在？义安在？权语也。

一切有情、无情、曰事、曰理，未轫始前固不可状、不可名、不可评也。不可状、不可名、不可评，不得言有。如上晴阴喻，未轫始前不可言晴、或新晴、久晴、晴善、晴不善等。阴喻同。故曰非有。有情、无情、曰事、曰理，既轫始后实可状、实可名、实可评也。实可状、实可名。实可评，不得言无。如上晴阴喻，轫始后不可言现晴、现阴、无晴、无阴。立名与评例同上说，故曰非无。正有时非实有。若实有，有即不坏。晴则总晴，阴则总阴。今不尔者，故曰正有时非实有，因无故有。古德所谓"言有时纤毫不立"也。正无时非实无。若实无者，无即不有。若有则不名无。若然，无则总无，而世无若晴若阴之状，况名与评邪？故曰正无时非实无，因有故无。先哲所谓"言无时遍界不藏"也。

总上之说，法尔如幻。安立权名曰空，有无之谓性。行人如实了知，如实证知，释曰见性，老曰自然、耶曰识主，回曰真宰，孔曰中庸矣。证实相，了生死，得大涅盘，上趣乎三藐三菩提也。此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异语者。行人苟不自疑，当下即入，不依他得，不从师授，不因己灵，一切圆成也。曰修性，曰修命，曰坎离，龙虎，三还九转，犀然而妖异自见矣。不然，斯脱网而无日，泛归舟以何年？昔永嘉觉虑行人不能决择，丝路无从也，乃大声疾呼曰"证实相，无人法，剎那消却阿鼻业。若将妄语诳众生，愿遭拨舌尘沙劫"，千载下犹耳提面命也。吾人倘不甘暴弃，必自思自反，自怒自谴而涕满襟，而泣滂沱矣。曰亲证者，必依此而陟，讵他异哉？

次以五释统说全章经文。

（一）释天命之谓性至谓教

广言天即性，命即性，之即性，谓即性，一切世间、非世间、遍空有、穷三际，何一而非性？必曰天命之谓性，此一性字而曰性，不可矣。若此一性字乃曰性，余不得曰性，性碍也，狭也，岂中庸博厚、高远、攸久、生物不测之义乎？以约言，不但此一性字也无，而无亦无。不然，下文曰隐、曰微，义当何释？有一滴可睹，一粒可数者，其得谓之隐与微乎？夫广与约，固非性，然亦非离广与约而别有也。盖有非是有，因无而有。无非是无，因有而无。故曰空有无之谓性。性即道，非离性而别有道也，率字与上文之字义。又循也，谓循此性而出即道也。整理此道以示，令其择乎中庸。孔曰入德，释曰见性，修道之谓教也。圣人立言，明显如此，宁有盲者说常、说异、说坎、说离，如是妄计邪？

（二）释道也者至不闻

虑行人向外驰求，舍心别觅，计外有也。开其说曰"道也者，不可须爽离。可离，非道"以救之。既不驰求向外，或执无言、无说、无声、无臭，而潜念无为计内无也，乃申其义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以启之。行人如无如是等过，圣人之言从何而立？中庸之名宁居此世？果于此一觑觑破也，所谓入德、所谓见性、所谓允执厥中、所谓曾子之唯、子路之拱，一 时瓦解冰消。昧者执何者为胜法劣法，何者为道，何者为教邪？

（三）释莫见乎隐至独也

不住内外，而虑其任运闲闲，执一切不计为自然、为解脱、为乐天也。乃指的途，示彼显径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无处不见曰显，无处能见曰微，若然，显微现隐，一派圆成。何事而非事？何事而是事？任运固闲闲，不任运讵不闲闲邪？君子慎独，独也者，非屋漏自勖、暗室自律，凝神静坐、百需仰人如三家村中土地也。果尔，福必折尽，自救不了，矧曰以道自教教人邪？独者何？灵光独耀、迥脱根尘矣。若曰笃恭暗室，无惭屋漏，此小知细行未脱拘系，安知大象所游，大智所诣，有超然于言相之外者邪？该中庸之大义，续诸圣之心灯，必俟君子。

（四）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至达道也

行者沦空有、囿显微、泥内外、执一而不得乎中，或居中而忘于一也，当下专拈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何等亲切！何等现成！又虑执喜怒未发为中，发为不中、中节为和、不中节为不和而失圆也，复以体用明之，令行者无时、无事、无地皆能证乎中庸。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本者，中也、体也﹔和者，庸也、用也、达道也。体用之义如上释。

（五）释致中至育焉

天地位，万物育，中之至亦和之至也。耀全章之统旨，立万世之极规，行人即此乃证中庸，宗门下客曰"大事了毕"矣。不然，统谓不至。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地位，万物育，乃法尔圆成，非他与，非师授，非求得，非江湖下士所谓取坎填离、乾坤大转、阴阳大交、炼精化气、炼气化种、炼神还虚及修性、修命之一切光影、一切空有。一切玄妙等境界也。此法尔圆成者，中亦育，和亦育、不中不和亦无不育﹔中亦位，和亦位，不中不和亦无不位。臻此，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距也，华严之"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者也。然此一路，不趋己入，非假方便，亦无渐顿，不因师授，不以己求，宁有趋而不入者乎？苟不臻此，葛藤极多。古德云"枯木岩前歧路多，非上上根人不至。"何也？彼上上根者，不尝一裔脔而自足，不护己短而轻人，诚求师友，虔修胜行，不底于成势必不已。上上根者，亦非别有他长也。

第三节 拈提

宋侍郎张九成者，号无垢居士，未第时，慕杨文公、吕微仲之学。谒宝印明，叩入道之要。明曰："此事惟念念不舍，久久纯熟，时节到来，自然证入。" 复举柏树子话令时时提撕。一夕如厕（先生曰："古人用功何等精进！如厕犹勤，余可知也。"）正提柏树子话，闻蛙声，释然契入。述偈曰："春天月夜一声蛙，惊破乾坤共一家。正恁么时谁会得，岭头脚痛有玄沙。"旋谒大慧杲于径山，与冯济川辈议及格物。大慧杲曰："公祇知格物，不知物格。"（先生曰："晴天霹雳，见缝插针。"）张茫然。大慧杲大笑。张曰："师能开谕否？"杲曰："小说载唐人有与安禄山谋叛者，其人先为阆守，有画像在焉。明皇幸蜀见之，怒令侍臣以剑掣其首。时阆守在陕西，首忽落。"张闻举，顿领微旨。题其轩曰："子韶格物，昙晦物格。欲识一贯，两个五百。"（先生曰："若要识真学孔者么？只这是。你看他出格人物何等气慨！不拘一墟，不瞒己，不瞒人，必要澈头澈尾，打穿后壁。"）

又以临济四料拣叩曰："此甚议论？"大慧杲曰："公之见解，只要入佛，不可入魔，安得不从料拣中去邪？"遂举克符问临济至人、境两俱夺，不觉欣然。杲曰："余则不然。"张曰："师意如何？"师曰"打破蔡州城，杀却吴元济。"张于言下得大自在，尝曰："某了末后大事实在径山老人处。"（先生曰"这回不是梦，真个到庐山。"又曰："是谁说的？"）其甥于宪音侍张次，张令拜径山杲。宪曰："素不拜僧。"张令扣以法要。宪遂举《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问。杲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神下落处，又要牵好人入火坑。如何圣贤于打头一着不凿破？"宪曰："吾师能凿否？"大慧杲曰："天命之谓性，便是清净法身﹔率性之谓道，便是圆满报身﹔修道之谓教，便是千百亿化身。"言已，张顾宪曰："于拜何辞？"

先生曰："三身具，释氏之学，天地之道尽也。孔、老、耶、回、百家之学亦尽矣。瞎汉！瞎汉！孔子何曾要汝取坎填离、作一切大背圣道、惊奇欺俗等说，曰修性、曰修命、阴阳大转。神存黄庭、气还虚府邪？大慧杲亦何曾教汝取坎填离、修性命为得法化报邪？此不明，害必巨，所谓因地不真，果遭迂曲。今皓首穷研毕生不至者，囿乎此也。可叹！可叹！张无垢，儒老也，潜心内籍，必臻于至，此之谓善学儒。大慧杲，释者也。于儒家者言，精透如彼，此之谓善学释。岂陋者画地自封、同舟较胡越、一室论长短邪？故曰'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智不拘于小节'。"

第二章 赞美中庸

第一节 总论

朱子谓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孔子之言以终此章{天命章}之意，义失偕，何也？十章外余章者，非引孔子之言欤？子曰"无忧"，子曰"舜其大孝"等，何邪？必曰非释此章之意，然此余章者，何不列于他经如《论语》等，而必归此篇，又何邪？此固例也。至"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等，义虽近是。然亦为初机者说也。若曰升乎堂寝，益滋其病。何也？外诱之私，与本然之善相对为二，非本经"其为物不二"义也。

又去外诱之私是增，充内有之善是减。不增何去？不减何充？有增有减，岂本经"不动而信，不言而成"之义乎？况曰反求诸身而自得，即有自得，必非无得。既非无得，必是有得。若是有得，岂无为义乎？故余是其说为接导初机之是，非是其所是也。初机者不是此德胡入？已入者苟是此业何至？朱子一代硕儒，语失圆透，义远精工若此，盖其所治，乃言前荐得，句下精通，非彻证乎中庸者欤！风穴沿曰："设使言前荐得，犹为滞壳迷封。纵饶句下精通，未免触途狂见。"故余不惜口业而揭如上说。甚矣，立言之难，不亦甚乎？此诸圣在未说前而欲缄口也。余以十章说是经，首立统说，次言赞美，盖因立此之统，故有继统之赞，讵得已乎？黄叶枯桐，原无实义。然则赞何赞？美何美？久之，先生以手示一圆相曰："古德云：'不可毁，不可赞，体若虚空无涯岸。大千沙界海中沤，六道四生如梦幻。'"

第二节 经文

{朱注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朱注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一、释字

反 《说文》："覆也。从又(厂之简体字)。反形。府远切。"今注曰"逆对方之事理曰反。"

时 《说文》："四时也。从日寺声。市之切。"今注曰"表过、未、现之假程曰时。"

忌 《说文》："憎恶也。从心己声。渠记切。"今注曰"外愧于行曰忌。"

惮 《说文》："忌难也。从心单声。一曰难也。徒案切。"今注曰"内愧于心曰惮。"

至 《说文》："鸟飞从高下至地也。从一。一犹地也。象形。不上去而至下来也。脂利切。"今注曰"极十方而无往曰至。"

二、通义

仲尼子曰者，子，孔子，仲尼其字。曰子思重其说而证其人以信示乎他也。无征则不信，不信则民弗从。民也者，用于政，人民也趣乎中庸，行人也。人民不信，政必失﹔行人不信，述此中庸者无的而放矢，岂子思之意乎？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孔子至人也，犹曰"宪章文武"。释曰世尊，皆重其说而定于一尊，以信示来兹矣。不然，于自为不重，于人为轻法，皆过也。后释同后，故不释。

有君子中庸，有小人中庸。君子必反小人中庸，小人必反君子中庸。故曰逆对方之谓反。无论事理，法尔然也。此君子者，非曰在位如诗"彼君子兮"等，谓彻证乎中庸者，君子也。既彻证也，虽无位，亦君子。反之，在位亦小人。

春仁、夏荣、秋杀、冬藏，四时之代谢，君子中庸也。故曰"圣人者，与四时合其序，天地合其仁." 曰仁、曰荣，而曰中庸﹔曰杀、曰藏则反是。曰杀、曰藏而曰中庸，曰仁、曰荣又反是，岂君子行四时之化，履中庸之道哉？君子内无所蕴，外无所诱，当仁而仁，当杀而杀，宜荣则荣宜藏则藏，而此宜此当，丝忽不居，故曰"时中"又曰"无中"。盖就其用言曰时，即其体说曰无。无实时，时即无。有时用无实时，有时用时即无，有时时无两用，有时无两不用。此君子之胜行，中庸之至德矣。

小人反是。曰仁、曰荣放而逸，检于心、鉴于行，罔知忌惮，其至宋襄公、陈仲子之俦也。曰杀、曰藏肆而恣，天变不畏、人言不恤。其弊商臣、盗跖之流也。故曰"无忌惮"。无忌惮者，谓行人未彻证乎中庸也。若曰已证，忌惮中庸，不忌惮亦中庸，忌惮不忌惮无一而非中庸。故曰"中庸其至矣。"惟其至，行人望而难即，习不能起。故曰"民鲜能久"，讵知是法无闲，无闲者。久之至德也。此"鲜能"，非君子能能，小人不能。盖君于无能可能，故曰："鲜"。小人有能不能，故曰"鲜"，"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义固尚乎斯。若曰中庸之至德，而人而民鲜能者，抑亦久也。岂通义哉！陋甚矣！

第三节 拈提

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帝命忠国师验之。师曰："汝得他心通邪？"对曰："不敢。"师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去西川看竞渡。"良久再问，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在天津桥上看弄猢狲。"师良久，复问曰："汝道老僧只今在什么处？"藏罔测。（先生曰："实见实见，即见即见，真见真见。"）师叱曰："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么处？"藏无对。举已。（先生曰："只如大耳三藏，是不会无对，会了无对，若在此下得一语，许你亲说《中庸》，亲听《中庸》。"）又僧问赵州曰："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见国师，未审国师在什么处？"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后问玄沙云："既在鼻孔上，为什么不见？"沙云："只为大近。"又白云端云："国师若在三藏鼻头上，有甚难见？殊不知国师在三藏眼睛上。"（先生曰："当人倘于这几则话言上下得一转语，亲亲切切，不蔓不枝，许你亲说《中庸》，亲听《中庸》。"）众复无对。（先生曰："今天说的呀"）

又昔者僧问嵩山峻曰："如何是修善行人？"峻曰："担枷带锁。"曰："如何是作恶行人？"峻曰："修禅入定。"曰："某甲浅机，请师直指。"峻曰：汝问我恶，恶不从善﹔汝问我善，善不从恶。"僧良久，峻曰："会么？"曰："不会"，峻曰："恶人无善念，善人无恶心。所以道善恶如浮云，俱无起灭处。"其僧大悟于言下。后破灶堕闻举，赞曰："此子会尽诸法无生。"

先生曰："试问诸法无生，从何处会？且不说尽。既无处会，赞来，赞来，若云赞他不得，大法无灵﹔如云赞得，龟毛千尺。然则毕竟如何？"

先生以目顾视大众，良久乃曰："流水不会怀昨日，桃花依旧到春时。"下座。

第三章 难行中庸

第一节 总论

千里基于步始，万行肇自机先。上之二章，由统而赞。行人虽未税驾，然扬鞭之概固已潜于念初也。师友激之，环境袭之，于焉决择，乃裹糇粮而古道绝行人，芳草斜阳，马蹄每乱素丝，歧路达者犹迷。在未启行前，放荡西东，回车不辔，固忽而易之也。乃者进不可，退不可，不进不退、上下左右均不可。望前途之茫茫，眇己躬之孑孑。徘徊去取，遂生四难。

一、发心之难，

二。尚友之难，

三、依师之难，

四、不自瞒难。

一、发心之难，厥有三支：始难、识难、一难也。

（一）始难

行人无始驰求向外，背本逐末，熟径难忘，欲回车别觅新途，改趋如揽逆舟，不苟安而闲闲、心纷而悬悬者，百不一睹也。今日策其心于坦道，轨其行于中庸，即此回心而为极难。何也？望渺渺而惊远，神怆怆以慑危。故曰始难。

（二）识难

既回心已，宁有千里无波之逝水？亦无一行不阻之坦途。前境稍违，自心不牧。不希奇异，便困平常，希奇异则阴阳、丹道，越理悖行，万流竞射，一德无归。极其弊，黄巾、白莲、蛊祓、巫觋也。困平常，则囿心一隅，所谓"坐在黑山鬼窖"者也。既罹斯咎，百药难辛。此之二过，乃行人忽而失照，遂尔百异千奇，古德曰"一翳在目，空花乱飞。"故曰识难。

（三）一难

无上二支之过，一行斯尚，万派不羁，此为至难。《书》曰"咸有一德"，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赵州问台山路，婆子曰："蓦直去"，一行之楷则也。故世无不笃行之君子，亦无不二三其德之小人。笃行者，一行也。故曰一难。

有上三支如是之难，曰发心之难。

二、尚友之难，亦有三支：知难、交难，笃难也。

（一）知难

无友则我行斯独，有过无攻也。子夏之贤，犹咎独居﹔夏禹大圣，尚拜昌言。倘使雪峰而不取证于岩头，慧南而不切激于文悦，宁有最后一段风流韵事乎？友于当人，重于丘岳矣，然人海茫茫，谁标达哲？纵欲友直，吾其谁从？故曰知难也。

（二）交难

既知也，人不我与，或与也而交道不终。遗金割席，见弃高明。交难也。

（三）笃难

仲尼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文者，彰内心之之德也。有此内心之德，乃沛外有之文。既有外有之文，斯感辅仁之友。不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而囿我于邪行，安我于乱德矣。唐之黄檗者，行乞洛京。有一妪出荆扉，间顾而语曰："太无厌生。"檗曰："汝犹未施，责我无厌，何邪？"妪笑而掩扉。檗大异，进而与语，多所发药。临去，妪复语之曰："可速往南昌，见马大师去。"又，丹霞天然者，初业儒，将入长安应举。有禅者曰："仁者何往？"丹霞曰："长安选官去。"禅者曰："选官何如选佛？"丹霞曰："选佛当往何所？"禅者曰："今江西马大师出世，是选佛之场。仁者可速往。"黄檗、丹霞，果于是行了彻大事。之二者，以文会友之显例也。倘黄檗、丹霞无内蕴之德，失外彰之文，彼一妇人、彼一禅者，非有杯酒之接，一日之雅也，宁有如是之激勉邪？不然，天下人皆激而之南昌也。岂理事哉？经曰"笃躬而天下平"，笃躬者，笃内蕴之德彰外有之文也。若然，天下犹平，况交友乎？讵知行人日酖习染，昧而不觉，移山犹易，笃躬至难。故曰笃难。

有上三支如是之难，曰交友之难。

三、依师之难，亦有三：一值明师难，二启自信难，三会合时难。

（一）值明师难

我眼本正，因师故邪。今古同慨也。学人本无欣异趋奇，纯然一幅净纸，而师家无实证，一一相似而言，糅杂而谈。问东则对东，问西则对西，为据实之谈﹔问东则以西对，问西则以东对，为超方之说。狐媚学人，亲瞒自己，末法时代，亲证者少，和会者多。一犬吠虚，千猱哇实，所谓"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天下翕然从风，众盲藐焉归化，虽有独立特行之圣哲，悯众生愚痴，以张慧魔外，恣逞而然犀，亦不可能。何也？君不见乎达摩仰毒、师子断头乎？故曰值明师难。择师具眼，古哲多途。今略以左之二事决择之。

１．品行高洁、戒律精严者﹔

２．不以法缚人、理陷人、无得无授者。

（二）启自信难

既值明师，昧于决择，疑而不信，或信而不专。圆悟懃犹舍五祖演而之金山，黄龙南因石霜圆乃登南岳，故密乘事师，示有仪轨，盖启自信而信人，信人即所以自信也。

（三）会合时难

知明师也，地分南北，事互穷通，趋庭不易，负笈维艰，所以牛头切思四祖，黄檗谒错马师。故曰会合时难。统此三支，曰依师之难。

四、不自瞒难，亦有三，"一被己瞒﹔二被他瞒﹔三总不被一切瞒瞒。

（一）被己瞒者

行人自曰一切法尽空有，穷三际，总不外此一心。此心者，我也。若无此心，则一切种种从何而立？既有此立，非我何立？我立有我，我当不坏。今不尔者，修命之说灼焉而炽，则滥觞乎阴阳、丹道、解幻、蛊巫，故曰被己瞒。

（二）被他瞒者

知心非有，心非有者，然实有有。今既有有，有实因他而有。于是乎炼神还虚之说炽也。故曰被他瞒。

（三）总不被一切瞒瞒者

己无上之如是等过，认空有一切皆空，执以为是，曰不受一切瞒。于是放荡形外，莫驭环中，置国家于不顾，弃父兄而如遗。身陷险过浪不知非，故曰总不被一切瞒。

总以上三支为不自瞒难。

行人果于上之数者，穷研而精讨，则立此难行中庸为有意、为无意、为何意，不剖而析也。

第二节 经文

{朱注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朱注第五章}"道其不行矣夫！"

一、释字

行 《说文》： "人之步趋也，从ㄔ从　（行右部）。户庚切。"今注曰"反止曰行"。

明 《说文》："照也。从月从["四"字内加"ㄇ"]。武兵切。"["四"字内加"ㄇ]者，窗牖丽廔闿。明，象形，古文明从日。"今注曰"破暗曰明"。

二、通义

道，中庸之至道。当人一切事理、非一切事理明而适，行而适，无过不及也。不行则天地闭、贤明隐﹔不明则天地晦、贤明遁。贤明者，所以开明天地、式范万流也。反止曰行。今曰不行，则反行即止。破暗曰明。今曰不明，则破明即暗。若然，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夫妇妇、上上下下，咸失其适。讵中庸之道邪？记曰"天下昏昏，黯然失钧"，责固肩乎贤明也。而智、而愚、而贤、不肖，不曰过，即曰不及。愚者固愚而不及，非知﹔贤者又越而过之，亦愚，不肖者，固不及而非贤，彼贤而过之者，亦不肖也。一十五双，宁有轩轾？夫过、不及而失驭乎中庸，无过、不及即趣乎中庸也。至简至易，宁逾于斯？曰行、曰难，无乃冤乎？既趣入也，过亦中庸，不及亦中庸，不过不及、亦过亦及皆中庸。贤亦中庸，愚亦中庸，不肖与智无不中庸。以之京于国则大，齐于家则治，用于民则亲，律于己则逸，柔远人、怀诸候、来百工，无一事而不宜，无一行而不迈。所谓繁兴大用，孔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也。下文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如是已举、未举，一切必得等，不假他求，一时具足，而当人昧不肯趋，习不欲趋，奋不能趋，以至易而形至难搁如是胜行，而不知趋，枉陷沉沦，虚荣生死，真自饮自食而不知其味也。故曰难行。

人固无不饮且食者，既饮且食也，叩以味，非不知，然其所以为味者，则昏昏而罔言也。一时不中则失和，一时不和则非中。不中不和，乖戾斯激。人固无一日不履乎中庸也，既履也，叩其道，非不知，然其所以为道者，则昧昧而忘言也。此至简至易，而行者蹀躞难趣。故子思引孔子之言曰"道其不行矣乎"，启难行之永叹，兴未学之跻齐。故曰难行。必曰游乎通径，义固在乎当仁。

第三节 拈提

问曰："此中庸者，千圣之心灯，不思而得，无为而成，当体即是，不假修治，无乃过易欤？"

先生曰："唯，唯，过易！过易！"

或诘曰："古德千里趋诚，殊方决择。有周克殷，《洪范》 犹惜传于箕子﹔永嘉入道，妙谛尚趣证乎卢公。况十五志学，七十从心，警枕封衾，铭心断臂者，更 无论也。无乃过难欤?"

先生曰："唯，唯，过难！过难！"

诘者又曰："曾子之唯，了在一贯﹔于路之拱，闻于时哉。一唯即得，一拱斯通。此亦何得？既无所得，斯亦何难？又武王受命，经称曰：'末'﹔宝掌闻玄，年已逾耋。彼二至人，尤难如此！实已非易。故曰有缘者得，无心者通。无乃非难非易欤？"

先生曰："唯，唯，非难非易。"

如是数问数答，总如前式。海众罔知所寄，默然无语。先生亦肃然在座。久之，乃朗吟曰："鹧鸪啼了又鸣鹒，先到黄鹂四五声。毕竟惜春情未已，强扶筇杖为他行。"吟已，问曰："会么？"众云："不会。"先生曰："从古及今，不知谁人能会？"复曰："此章权名难行，盖由统而赞，既赞思行，因行知难，行人当然过程。然师家亦感诲人之匪易也。曰君子、曰小人、曰贤智、曰愚不肖，一切病一切非病，彻底剖陈，通体揭出，而病源贼薮要不外过、不及也。若曰过量人，一闻便悟，一举斯通。借摇扇于江外，假活语于楼中。抑亦钝根阿师，况取语口头，闻玄纸上邪？唐之中叶，有庞公蕴者，庵中独坐。蓦地云：'难，难，难，十石油麻树上摊。'庞婆接声云﹕'易，易，易，百草头上祖师意。'其女灵照复曰：'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睡。'彼一家者唱和如此。迄宋，有妙喜老人者，圆悟勤入室之骄子也，而于此三则话言，下了一个注脚云：'此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若以心意识博量卜度，非独不见三人落着处，十二时中亦自昧却本地风光，不见本来面目，未免被难易不难易牵挽，不得自在。欲得自在，将此三人道的作一句看。妙喜已是拖泥带水下注脚也。'云云，汝等诸人若云将此三人道的作一句看，或作道理会，或作无义路解，不但孤负三人，并且埋没妙喜，又自把己置向镬汤烈火中也。然则毕竟如何？"久之，顾视大众曰："千圣不知何处去，倚天长剑逼人寒。"下座。

第四章 践履中庸

第一节 总论

迢迢前路，踽踽行人。回车既辔，险阻斯兴，叱驭悲途，今古同慨也。不行则归思莫偿，即行而道阻难通。此三世贤哲又以难行能行而践履于中庸也。故次难行而曰践履。行人届此许曰入德。倘默默计玄妙之理，津津执贤圣之言，不曰入德，聿云造业。业有二途，曰黑曰白，白喻善，黑喻恶，此又造黑业者也。或曰此谓恶业可乎？曰可。盖谓其滞理沈玄，塞却悟门，穷劫而不得证乎中庸，以善因而遭恶果也，宁曰践履乎中庸？宁曰入德？儒曰入德者，约宗下而言初机也。初机于此，略有三病：

一、决择力薄，

二、安住力薄，

三、精进力薄。

一、决择力薄。 行人流而忘返，今返知难，知难犯难，犯难无难。程子曰："用力之久，一旦豁然。"既豁然已，乃曰入德。然此入也，实有多途。释曰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入。今约而言，安立为三：

（一）就体

"三月不违仁"，"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莫由也己"，如是等等，就体而消。悉曰就体，楷范极多，兹涉其略。古德曰："就体消停得力迟。"盖谓其滞体而难脱落，不能别行一路也。

（二）从缘

山梁雌雉子曰："时哉！时哉！"子路拱之。又灵源见桃花而悟本，香岩击翠竹以明心，从缘也。古德曰："从缘得力者强。"盖谓其直切契证而远乎情缘意度也。

（三）文字

依先圣教言，如理而知，如实而行。或观或止，以戒以诚，丕说诠乎已言，幽理彰于未着，曰从文字。古德云："从文字得力者弱。"盖幽虽显著，理难澈忘矣。

约开三支，豁然则一，然一豁然而登极地，千古其难，大都半途而滞。经曰"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也。临济三玄、曹洞五位、沩仰圆相、云门顾鉴咦等，纷然而兴、要皆锻炼学人透顶透底而到末后。不然，三藏十二部。孔、老诸经、耶、回、百家之说，从何安立？皆废词也。悟既囿乎浅深，见固别于近远。远而卑近，近又难远。如是交攻，离娄失觅于骊珠，盲人任驰乎瞎马。故曰决择力薄。

二、安住力弱。行人无上支之过也，彻见人 我不二、物我不二、法我不二，而落在无事甲里，习不能拔，或任性奔驰，中行不趋，黄龙慧南曾于若辈悯而下一大拶曰："何不无事令有事，有事令无事"，所谓净佛国土，成就众生。又此言安住者，不以有住而住，不以无住而住，应如是住，而学人昧不能住，故曰安住力薄。

三、精进力薄。无上二支之过也，取不得，舍不得，用力不得，不用力复不得，颜渊曰："既竭吾才，又竭我力。"行人企此，每况任运，讵知才有所重便有所轻，轻重交攻，去道愈远。古哲警之曰"有佛处不可住，无佛处即走过"。又船子诚诫夹山会曰："汝后当藏身处莫踪迹，莫踪迹处莫藏身。"咨尔多士曰："谁跻此？"故曰精进力薄。

总上三支，初机之通病，末法之共难。若曰掇明珠于发髻，度金针于绣师，宁舍乎是？宁忽乎是？

第二节 经文

{朱注第六章}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朱注第七章} 子曰："人皆曰子知，驱而纳诸舌罟护、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朱注第八章}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朱注第九章}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朱注第十章}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一、释字

迩 《说文》："近也。儿氏切。"

纳 《说文》： 丝湿纳纳也。奴荅切。"按："纳古作内。"《说文》："内，入也。从门。自外而入也。"

择 《说文》："柬选也。丈伯切。"

强 通"疆"。《说文》："弓有力也。巨良切。"今注曰"胜进貌，远乎弱也。"

而 朱注曰："而，汝也。"

革 《说文》："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象，古核切。"朱注曰"革，甲冑之属。"

矫 《说文》："揉箭箝也。居天切。"朱注曰"矫，强貌。《诗》曰'矫矫虎臣'是也。"

二、通义

（一）舜其大智全章

至德盛业，当下完成，实非他异，亦非自庸。行人每昧昧外求﹔不然，戚戚而内计也，以故转觅转远，转计转非。子思悯之，举孔子之称舜曰云云。迩言恐泥，察之则远患﹔幽理难通，问之则达全，即践履中庸也。两端者，善恶、是非等也。执善恶、是非以用于人，善者善之，不以远于我而恶其善﹔恶者恶之，不以远于我而善其恶，即践履中庸也。人情恶直喜谀，隐其恶而扬其善，使恶者内惩，善者外勖，亦践履中庸也。斯义也，人人能知，人人能行，而人人知而不行。舜固知而行者矣，孔子赞之曰"大智"，智固如斯也，岂有他哉？必曰烧丹汞、修性命、书符竞异而曰践履、曰用中、曰胜业、大德惑矣。又知者，慧也。大知者，大慧也。通此释之，三藐三菩提，孔子之中庸也。其易践、易履如此！而昧者不履。即履也，不至。惜哉！惜哉！然此践履，此亦有二：一君子之中庸，二小人之中庸。君子之中庸者，执两用中，隐恶扬善，好问察迩，终日践之履之。影来镜里，风过长空，一丝朕兆不留，半忽迹相无着，所谓超乎事理也。小人之中庸者，亦执两用中，隐恶扬善，好问察迩，终日践之履之，而终日践、终日履，所谓囿乎事理也。君子、小人之践履中庸也，名一而迹异。然迹虽异而践履实又不二。

（二）人皆曰予知全章

上知不知。今曰"余知"，余必不知。何也？驱我而纳于罟擭、陷阱中，我莫之避，知欤？决择乎中庸，我不能期月守，知欤？然则必如何而可？上以舜例，如上"大知"云云，下以回明，如下"一善"云云，即远乎罟擭、陷阱也。夫大知者，大慧也。一善者，胜行也。大知不知，胜行无行。凡圣非居，善恶寍系？凡圣、善恶且不居，系在罟护擭如观火，居陷阱若游园也。不然，虽以天下荣、四海奉，而形囚利域。志困名场，尽善不善，皆罟擭陷阱也。大慧、一善者，中庸之一体而异名耳。是履乎中庸，罟擭、陷阱即天堂﹔不履乎中庸，而天堂即罟擭、陷阱矣。

（三）回之为人也全章

闻一知十，人中龙象，入德班头也。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拳拳"者，奉持义，弗失则久而能守义。久而能守，本经不息则久义。程子曰："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古德所谓"生路转熟，熟路转生，自然契证矣。"行人十百而无一契，病正反此。

（四）天下国家可均全章

均天下，辞爵禄，蹈白刃，诚难能也。果一策心，夷、齐弃国，之推自焚，成仁取义，于是乎在。此中庸者，即之不可，离之更乖。趣志莫策，识心岂缘？故曰中庸不可能。然亦有二义：一，小人之中庸，未入德者也，去取皆违，无一能是，故曰不可能﹔二，君子之中庸，已入德者也，去取皆中，无一不是。既无不是，何一非庸？果尔，可能且无，况不可能邪？故曰不可能。若曰是中庸者不可能，或必可能，或可能不能、不能可能等，理则滞于二边，事固惑于三际。岂孔子之心灯、子思之薪授乎？

（五）子路问强全章

"强"，胜进貌，远乎弱，以释氏六度言，则情进也。此支明践履的轨，示精进上行，子思引子路之问，揭孔子之酬，启行人之向。曰南方之强、北方之强，抑而强者，而，汝也，即子路，即行人也。强行虽三，而胜进则一。要之以时、以地而立名。非以名而有时、有地也。昧者释此三强有优有劣，有取有舍，碍甚矣！倘优南而劣北，从而取舍其强，则临阵校军，无衽金革之厉行、死不厌之激气，大敌何摧？升平何至？曰和而不流，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固善也。不御之，极其弊，必宋襄之仁、建文之义，讵中庸之胜行乎？余二义，释推及之。当人果能游刃乎三强，行超乎一尚，践履之至，亦中庸之至也。

第三节 拈提

"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释家者言；威仪三百，礼仪三千，孔氏之说。《论语》曰：'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等一切名言、胜义，一一践履乎？曰不践履，禽兽也。且孝行如羊、义行如雁、仁行如象、侠行如黄鹞子者，比比焉，可以人而不如禽兽乎？曰必践履乎如是三千、如是八万、如是出则、如是入则、如是行、如是学，是劳形摇心，终日毕生困而不申，讵曰得天、乐天、任天者邪？中庸之至道、孔氏之胜行，或不如是也。"

先生闻已，久之，顾视大众，众无语。乃曰："孔夫子说的'在下位，不获夫上，民不可得治也'。"语已，诘众。众复茫然。

先生复以手击案有声，曰："荐取。"众仍无语。乃曰："昔径山杲答赵师重书云：当人不见德山有言：汝但无事于心，无心于事，自然虚而灵、寂而妙。若毫端许言之本末者，皆为自欺。何故？毫厘系念，三途业因，瞥尔情生万劫羁锁。圣名凡号，尽是虚声。殊相劣形，皆为幻色。汝欲求之，得无累乎？及其厌也，又成大患。所以释迦老子在法华会上只度得八岁女孩，华严会上只度得个妙龄童子，涅盘会上只度得个市井屠儿。看他三个成佛的样子，又何曾向外取证、辛勤修学来？佛亦只言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也，只说为他保任而已，且不说有法可传，令汝向外驰求，然后成佛。幸有如此体格，何故不信？苟能直下信得及，不向外驰求，亦不于心内取证，则二六时中，随处解脱。何以故？既不向外驰求，则内心寂静﹔又不于内心取证，则外境幽闲。故四祖云：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当知内心外境，只是一事，切忌作两般看。记得沩山和尚问仰山曰：'妙净明心'，子作么会？，仰山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沩山云：'汝只得其事。'仰山云：'和尚适来问什么？'沩山曰：'妙净明心。'仰山曰：'唤作事得么？'沩山曰：'如是。如是。'我把这一则古文，长长短短摘来作第四章践履中庸的拈提，当欤？非欤？诸仁者试道看。若言当。事隔释孔﹔若言不当，又看作两般。"众复无语。

先生曰："富嫌千口少，贫恨一身多。"下座。

第五章 一趣中庸

第一节 总论

万派朝宗，到头原汇一海﹔五灯共焰，彻底宁趋二途？峻路堪悲，笃行斯尚，故次践履而曰一趣。二趣者，忘二边，绝中道，无奇异之可名，无平庸之可形，理无胜劣，义失浅深，寄短于长，位高而下，一是非，齐小大，当人必游之的径，三乘入德之共程，然行人于此每生二障：一自许﹔二竞异。总评章悉举也。然亦有远乎此障，逸然达寝，不假阶梯，遂尔及奥者乎？曰："有。"古德云："云门干矢撅，全超法报化。无事出山游，百钱杖头挂。"虽然不啐地，折暴地断，即程子所谓"一旦豁然贯通"者，而云云，寐语也。检之！检之！慎勿闭户而王。

第二节 经文

{朱注第十一章}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一、释字

素 《说文》作{[人/人T人/人]/ㄠ/小}。白致缯也。从[ㄠ/小][人/人T人/人]。取其泽也。桑故切。"朱注曰"素，按《汉书》当作'索'。盖字之误也，'索隐行怪'言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也。"今注曰"素，质也，

本也。"

二、通义

朱子曰："'素'当作'索'，求也。言深求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此义余是而嫌其未竟，何也？索隐行怪，诡迹易彰，愚尚能辨，和者鲜也。和既鲜，害焉巨？此谓"素，质也，本也，"非索非求也，盖怪行隐于本素，智而难测。从者众也。从者众，祸斯烈，倘无大人者出，辟而正之，以盲引盲，天下梦然从风。后世翕焉归化。人伦失序，社会不轨。祸可问乎？春秋无孔子，少正卯千古闻人﹔战国失孟轲，陈仲子一世廉士。是非失经，大道何揭？

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行人届此不欣奇异，便困平常。是非名判，吉凶立形。困于常则胜境莫至，功每亏于一篑，事或废自半途﹔欣于异，一德每愆，万行多戾。讵曰索隐行怪？抑亦丝路悲途。然则遵何道乎？曰："一道。""一何道？"曰："中庸之至道。"盖中庸者，事离平异，理绝是非，无斯不服。悉举咸宜。竞秀万行，归咸一趋，故曰一趣。

上云"是非失经，大道何揭"，又此云"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自语相违乎？曰：否。否，上之云者，盖未入德，或入而不至，非履乎中庸者也。若而入焉，倘不精检是非，爱河何度？古曰"度河须用筏"。既入德或入而至，己达乎中庸者，必曰是非精检，是到岸犹借舟也。总之，此中庸者，当人必亲证，肆口工心，万劫不至。讵语言能诠意识能缘乎？既亲证已，是亦得，非亦得，不是不非、即是即非总得，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亦得，悔亦得。企此即圣人，非圣人而企此矣，若曰必圣人而企此，是凡夫无分也。凡夫无分，然则说此中庸者为圣人而说，不为凡夫而说。岂理也哉？夫食因饥而食，今曰食因饱食，非饥者食，惑乎非欤？故曰语证则不可示人，说理又非证莫了。

第三节 拈提

唐牛头法融者，学通经史，雅赅儒典。后落发住牛头山幽栖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鸟衔花之异。贞观中，四祖道信入山访之。见师意端坐自若，曾无所顾。祖问曰："在此作什么？"融曰："观心。"祖曰："观是何人？心是何物？"（先生曰："毒辣！毒辣！"）融无对。便起作礼曰："大德高栖何所？（先生曰："可笑拋纶处，金鳞破浪来，"）祖曰："贫道不决所止。或东或西。"融曰："还识道信禅师否？"祖曰："何以问他？"融曰："向德滋久，冀一瞻礼。"祖曰："即贫道也。"融曰："因何降此？"祖曰："特来相访。莫更有宴息之处否？"融指后面曰："别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绕庵惟见虎狼之迹。（先生曰："不识闵颜富，焉之石王贫。"祖乃举两手作怖势。（先生曰："作家宗师，宛尔不同。"）融曰："犹有这个在。"（先生曰："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拋一片心。四祖，四祖，我为你呼冤。"）祖曰："这个是什么？"融无语。（先生曰："胡思乱想作么？"）少选，祖却于融宴坐石上书一"佛"字。（先生曰："唉！你破戒不小"。）融睹之竦然。（先生曰："然为礼也。"祖曰："犹有这个在。"（先生曰："好说！好说。"）融未晓，乃稽首请说真要。（先生曰："食他唾余作么？"）

祖曰："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沙河妙德，总在心源。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绝思绝虑。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阙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澄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任意纵横，不作诸恶，行住坐卧，触目遇缘，总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师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师曰："既不许作观行，于境起时心如何对治？"祖曰："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牛头闻已，大悟言下。

先生曰："你说一句良心话，悟个什么？若言有悟，平地吃扑﹔若言无悟，何年返屋住？后与黄梅并挺高誉，从此百鸟亦不衔花，虎狼已不纵横。师乃躬自于百里外负米供众。瞎汉！瞎汉！这便是大人先生择乎中庸而入一趣的好样子！他又何曾说奇说异、说阴说阳、说取坎说填离来？融师乃于百里外负米供众，他又何曾妆点臭架子，摆点滥套头，目示云汉，不顾他人，废自半途来？负米必躬亲，且远在百里，又何曾使唤六丁六甲驱役什么神鬼来？行人！行人！这便是不废半途、不素隐行怪而一趣乎中庸的好楷范！反此，岂君子之行欤？所以说牛头在未见四祖前，未免被他百鸟和虎狼伺出个漏窦。既见四祖后，不但百鸟和虎狼窥他不破，即无数天、无数魔、无数声闻、缘觉、菩萨、佛等，尽未来际亦窥他不破，又不但无数魔、无数天、无数声闻、无数缘觉、菩萨、佛等尽未来际窥他不破，即彼牛头融者窥彼牛头融自己，亦不能破。何也？"先生以目顾示大众。良久乃曰："千山月酿枫林醉，一枕秋饶桂院凉。"

复曰："一，数之始。《书》曰'咸有一德'，又'惟精惟一'，《礼记;礼运》曰'欲一以穷之'﹔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余固曰成于一，败于二。事以专工，业以纷败，自昔然也。中庸

之立一趣。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然执一而不通变，嗜歧而不专工，入德之病。障道之愆矣，昔宋有永明寿者，虑学人各封己说，大道失通，于焉启层楼，馆开士，决择微言，去取邪正，一时的向，翕然从风，所谓轨万有之一趋，启众生之一德者也。昌明宗旨，如日丽天。而提倡净宗四偈，至今成为极大窝臼。吁！圣如永明，犹罹斯咎。立言之难为如何乎？近来学人每每以此四偈叩余，余皆不答，或不得已，乃随书数字与之。为窝臼，为醍醐，幸仁者善自检焉。语曰：四偈煌煌耀古今，行人到此每沉吟。万缘非有休狂趁，一物也无何处寻。戏把枯桐收作乐，权将黄叶指为金。等闲透过成亏话，好听清宵昭氏琴。"

先生说是语已，色霁声和，笑而谓众曰："会么？"曰："不会"。

先生曰："不会更好。何也？不会我说的，便是一趣中庸。若会，便成了中庸一趣说我了！"下座。

第六章 遍行中庸

第一节 总论

日月经天，崖穴犹嫌明而不遍，矧乃勰天下之大和，泛中庸之的轨，行忘多德，墟拘一隅，可乎？虑行人奋志而棼也，爰立"一趣"，倘学者役神而囿，寍舍"遍行"？故次"一趣"，曰遍行。遍行者，曰智，曰愚，曰远，曰近，曰富责，曰贫贱，曰患难，曰上下，无一行之不遍，然亦无一德之不全，德之全即行之遍，行之遍实德之全，故永嘉觉曰"一月普摄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事固洞乎环中，形必忘于相外者也。倘滞壳于丝忽，迷封于毫厘，乃小人之细行，讵大人之通径？章次第六，安立遍行，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第二节 经文

{朱注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朱注第十三章}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予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朱注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无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朱注第十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一、释字

费 《说文》："散财用也。房未切。"朱注曰："费，用之广也。"今注曰："无用不及曰费。"

隐 《说文》："蔽也。于谨切。"朱注曰："隐，体之微也。"今注曰："无用能及曰隐。"

二、通义

此开为四：一、知行之遍﹔二、平易之遍﹔三、上下之遍﹔四、远近之遍。遍固不仅四，然以此四而纲其遍。非曰杂糅圣经，固所在而立名，因名而显实也。

（一）知行之遍（君子之道费而隐全章）

君子之道，无用不及，曰费，无用能及，曰隐。惟无不及也，夫妇之愚、不肖者，无不能知、无不能行，故曰费。惟无能及也，及其至，虽圣人亦不能知、不能行，故曰隐。是法也，非语言能诠、意识能缘。意识且不能缘、语言且不能诠，然则圣人之知，知何法邪？行，行何法邪？知行且无，今曰能知之、能行之，则非圣人必也。故曰圣人若知，则非圣人。语言既不能诠、意识既不能缘，然则夫妇之愚、不肖者，知何法邪，行何法邪？今既的然而知、贲然而行，是无相而相，相而无相之知行已起，则非凡夫必也。故曰凡夫若知，则非凡夫。行人证此，语大，天下莫载，语小，天下莫破。所谓形忘彼我，言绝是非。破立皆不能诠，况乎载不载乎？鸢飞鱼跃，无不察决乎此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知行之遍，于焉而立。

（二）平易之遍（道不远人全章）

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自好者优能。今曰孔子未能，谦欤？曰："否。谦则近伪。""然欤？"曰："否。此而不能，彼孔子者，又乌乎能？"然则何说欤？盖为高推圣境者投一辛剂耳！唐之中叶有德山者，蜀之简州人，娴通经论，闻南方禅席颇盛，乃曰："千劫学佛威仪，万劫学佛细行，未得成佛，今南方魔子敢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当搂其窟穴，灭其种族，以报佛恩。"遂担《青龙疏钞》出蜀。及见龙潭，夜话次，山欲就下间寝，而道黑难行，潭点纸烛度与山，山拟接，潭复吹灭，山遂大悟。翌日，将所有疏钞一炬而焚，曰："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遂杖锡观方。后住德山，天下募焉归化。向使德山不见龙潭，必曰千劫学佛威仪，万劫学佛细行，寍有最后一段大事乎？既见已，千劫只在目前，万劫即是今日。故曰"道不远人"。当人为道，必曰远也，是必非道。《诗》之"伐柯"，"忠恕，违道不远"等，比而知也。孔子于上之四道，犹曰"未能"。然则谓孔子为未证入中庸者，可乎？曰："不可。"若然，于彼四道未能者，犹能证入中庸，不可画地自限，况已能尽能间能者而曰不能，自暴弃邪？故曰中庸之道，遍乎平常。孔子为高推圣境者而云，非仅基于特也。

（三）上下之遍（君子素其位而行全章）

上不陵下，下不援上，正己无求。不尤不怨，居易以俟，远离险行。或有未治，反求诸身，中庸至道，君子之胜行也。君子之胜行，即素位而行，不骛乎其外也。居富贵而不骄不吝，于贫贱无怨无恣，素夷狄，素患难各安其行。遍上下，一切无人而不自得者，中庸之行，胜行也，求在我者也，讵外驰哉？

（四）远近之遍（辟如行远全章）

是法虽无远近，然未证入者，实有亲疏。曰远、曰近，名虽万行，于遍则一。未入者远而难即，行之自迩﹔已得者迩尚云无，即之讵遥？是远近不越乎遍行，亲疏悉归乎权语，果能此也，《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而妻孥。"又古德曰"汝家眷属一群子。"曰父、曰母，其有不怡然而顺乎？顺之至，乃遍之至。遍之至，亦孝之至，所以成下章保任之至矣！

第三节 拈提

僧继宗者，问见性之义于天台云居智，智曰："终日见未尝见，求名处体相不可得，能所俱绝，名为见性。"宗曰："此性遍一切处否？"智曰："无处不遍。"宗曰："凡失具否？"智曰："上言无处不遍，岂凡夫而不具乎？"宗曰："因何诸佛、菩萨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独萦此苦？何曾得遍？"智曰："凡夫于清净性中，计有能所，即堕生死。诸佛、大士，善知清净中不属有无，即能所不立。"宗曰："若如是说，即有能了、不能了人。"智曰："了尚不可得，岂有能了人乎？"宗曰："至理如何？"智曰："我以要言之，汝即应念清净性中无有凡圣。亦无了不了人。凡之与圣，二俱是名。若随名生解，即堕生死。若知假名不实，即无有当名者。"又曰："此是极究竟处。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见有净秽、凡圣，亦是大病。作无凡圣能所看，属拨无因果。见有清净性可栖止，亦大病。作不栖止解，亦大病，然清净性中，虽无动摇，且不坏方便应用及兴慈运悲，如是兴之处，即全清净之性，所谓见性成佛矣。"继宗闻已，踊跃礼谢而退。

"继宗闻如是开发，即便踊跃礼谢而退。何等便捷？今说《中庸》四遍已竟，个中若有个汉，亦踊跃礼谢而去么？若有，无云而雨﹔若无，亦无云而雨﹔若曰即有即无、即无即有，亦无云而雨。"或曰："先生所举僧继宗等释氏之徒，今兹所说，儒家之语。彼问见性成佛，得义即通。此云择乎中庸，焉能顿了？今云个汉有踊跃礼谢者么，无乃疆域不分、课人过苛欤？"

先生曰："唯, 唯，无云而雨。"海众莫崖其涯，寂而无语。

先生曰："此四遍行者，该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然此三千、八万，实该一行。此一行者，又无行也。惟无也而该有﹔惟有也而实无。有无不御，取舍成宜。一性圆成，虚通万类。无德不具，有感斯欣。此遍之至，亦云居智所谓极究竟处也。当人不假功勋，不依修证，不趋即入，动念又乖。一人便彻证中庸无渐顿、无方便、无三贤、十圣，非去来今，而行人昧不肯人，偏偏要彼疆此域，说释说孔，说苛说不苛，奈何？奈何？"

先生顾视大众，良久曰："何事痴求佛法僧，羡他北秀与南能。分明一片闲田地，过去过来问主人。"说已，问曰："会么？"众云，"不会。"

先生曰："无云而雨。"下座。

第七章 保任中庸

第一节 总论

差每失于毫厘，应即乖于律吕，法非渐顿，等班贤愚。二乘十圣之立，一簇三关之名于焉懋也。君子游之，形先物外﹔小人泥之，神役环中。系驹伏鼠，长年戚戚。信燕疑狐，毕世波波。此行者之戚，先圣之悲也。故次遍行，爰立保任。昔洞山价谓曹山寂曰："吾在云岩先师处，亲印宝镜三昧，事穷的要，今付于汝。"末曰："臣奉于君，子顺于父。不顺非孝，不奉非辅。潜行密行，如愚如鲁。但能相续，名主中主。"斯固保任之楷模，长养之规范。三世贤哲，无不借径于斯。若曰超人，则腊月扇、盛暑炉矣。

第二节 经文

{朱注第十六章}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礼。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

{朱注第十七章}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朱注第十八章}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过乎诸候、大夫及士、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

{朱注第十九章}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扎，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一、释字

揜 《说文》："自关以东，谓'取'曰'揜'。一曰覆也。衣检切。"

孝 《说文》："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呼教切。"《礼记;祭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谓之畜。"《孝经疏》引《孝经援神契》云："天子孝曰就，诸侯孝曰度，卿大夫孝曰誉，士孝曰究，庶人孝曰畜。"

缵 《说文》："继也，作管切。"

末 《说文》："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莫拨切。"朱注曰："末，犹老也。"

旅酬 "旅"。《说文》："军之五百人为旅。力举切。""酬。"《说文》："主人进客也。市流切。"朱注曰："旅，众也。酬，导饮也。旅酬之礼，宾弟子兄弟之子，各举觯于其长，而众相酬。"

禘尝 "禘"。《说文》：禘，祭也。《周礼》曰：'五岁一禘。'特计切。""尝"。《说文》："口味之也。市羊切。"按：《玉篇》："尝，祭也。"《尔雅;释天》："秋祭曰尝。"郭注："尝亲谷。"

二、通义

此分四：一总持，二受命，三无忧，四达孝。

（一）"总持（"子曰鬼神之为德"全章）

微而至于无微乎？曰："否，尚有无在。""若然，此微也，无尚不立，显于何有？"曰："否。否。惟无而不立也，故无在而不显，古人所谓'现成公案'。此曰'诚之不可揜，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者，非无见无闻，惟不可见、不可闻耳。不然，体物而遗也。今既不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果有鬼神邪，谁见谁闻？无邪，而德又实莫之盛。《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固非语言能诠、意识能缘也。此不可诠、不可缘，大道之正轨、中庸之总持。于保任章首揭此者，盖欲行人持此之总，任此之巨，保此之尚，自益而益人，援天下之溺，勰万有之和也。故曰总持。

（二）受命（"子曰舜其大孝也欤"全章）

命受而位正，位正道行，行斯普也，然则必如何而受命？曰孝。孝如上释。孝者，功勋，孝之至，功勋之至。功至而赏亦至。故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德者状功勋之懋行也。功勋之懋行，即孝之懋行，即保任之懋行。舜其大孝，大保任也。保任大而功勋大，功勋大而赏大，于是乎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大命受，大位得也。然此位者，非仅人君之位，盖彻证乎中庸得位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达道"，位也者，位乎此，不得此，虽南面而君天下，失位也﹔苟得此，彼陋巷之回，敝衣之由，一夫不治，八口常饥，皆得位也。桀纣失之，孟子斥为"独夫"﹔宣尼得之，后哲尊曰"素王"。曰名、曰禄、曰寿，咸同此释。不然，操、莽贤于夷、齐，原宪下于盗跖矣，讵理乎哉？《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此重赞保任之至，宜民宜人，而天申命斯受矣。

（三）无忧（"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全章）

上令下行，父作子述，如礼而知，如实而行，忧于何有？在未克定大乱前，威或假乎武功，德每沛于文治。今天下既有，上祀先公，达乎诸候，爰及士庶。阶虽等差，礼无贵贱。如理而知，如实而行。诗曰："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忧于何有？故以文王喻之曰无忧云云。此无忧者，保任之至适也。

（四）达孝（"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全章）

序昭穆、序爵、序事、逮贱、序齿及践位、行礼、奏乐、敬所尊、爱所亲、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等，又善继善述曰郊社之礼、曰禘尝之义，如理而知，如实而行，即孝之至，即保任之至。故以武王况之曰"达孝"。达孝者，达乎此也。达乎此，即保任乎此。孝之至，亦保任之至也。故曰："明乎郊神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治国以政，政莫先于彰秩序。今兹宗庙之札，郊社之礼、禘尝之礼，井然而张，灼焉而序。治于国，宁曰不大而业？以京天下者，未之有也。故保任之至，又以启下章显用之至矣。

第三节 拈提

"长庆安造百丈，礼而问曰：'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骑牛觅牛。'庆曰：'识得后如何？'丈曰：'如骑牛人归家。'庆曰：'未审始终如何保任？'丈曰：'如骑牛人执杖视之，不令犯人禾稼。'长庆自兹领旨，息却狂心，更不驰求，实时享受下半截的风光。当人当下试一自忖道：他长庆是保任？是非保任？若曰是保任，不但活埋长庆，而且拖累百丈﹔若曰非保任，又眼睁睁把子思引的'舜其大孝'、'文王无忧'、'武王、周公达孝'等和自己及他人一齐拋向火坑，殆不仅错判诸方，冤诬古人也。此而不明，必把南泉老人道的'王老师自小养一头水牯牛，拟向溪东牧，不免犯他国王水草﹔拟向溪西牧，不免犯他国王水草。不如随分纳些些，总不见得'的话言把来。凑泊在保任上。曰溪东溪西，未亡蹄筌。随分些些，实超相外，且不问云门拈的牛内纳及牛外纳，和云峰悦及幻寄拈的一切也。此而不明，又必把德山道的'无心于事，无事于心。自然虚而灵，空而妙'把来凑泊在保任上。若有诘者难其所通，则引古人'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等语硬作主张，强为和会。谬燕石而曰玉，混鱼目以为珠。永嘉觉曰'魔强法弱'，奈何？奈何？"

先生说是语已，顾视大众。久之乃曰："老何没后吟声绝，虽有郎官不爱诗，无复篇章遗道路，空留风月在曹司。"复问众曰："下文如何？"有对者曰："不知。"先生曰："余亦不知。古人说的向下文长。不如付在来日。"下座，众未散。

久之，先生复上座。未语，有出问者曰："先生为某等讲说《中庸》，案此已七章也。章章雷同，一律有总有拈，无乃程序过呆而变化不兴欤？"先生大声曰："太史公说的。"问者大愕，莫崖其际，良久进曰："不会。"先生回："连唯唯、否否、不然已不知。"乃曰："天常上地，地常下天。而地不能上天，天不能下地。是天地呆而变化不兴也，春生秋杀，夏茂冬藏，历劫不逾，是秋不能生，春不能杀，而夏不能藏，冬不能茂，彼四时者，呆而变化不兴也。孔子十五志学，七十不逾。释迦四十九年转此一法。此二至人者，亦呆而变化不兴也。汝毕竟是汝，吾终是吾。吾不是汝，汝不是吾。吾若是汝，汝若是吾，则吾汝不成。今不尔者，是吾与汝亦呆而变化不兴也。他如狗不是牛，牛不是狗，金不是粪，粪不是金，乃至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一空、一非空、一有、一非有，无不尔者，等如上说。是一呆一切呆，而一切变化非变化亘古而不兴也。法不为呆而呆余说，何邪？虽然，幸有此一呆也。若无此呆，则无汝我。即无汝我，焉有时空？既无时空，汝从何处开两片皮来向我说呆、说不呆、说变化、说不变化乎？"问者大窘，目瞑而不能觉，舌翘而不能缩。良久，先生霁颜和声，谓彼问者曰："会么？"进云："不会。"先生曰："不堪风唳鹤，况对月眠龙。"以木击案，瓦屋有声，下座。

第八章 显用中庸

第一节 总论

"出山扶客掉，在岳济民田。"用固张乎大小，时必期于短长。世固少无材而不用，亦鲜有用而非材。即材即用，即用即材，要在运斤者何如耳。用而适，窃国者候﹔用而失，窃钩者诛。适与失，形虽明判乎偏正，妙则悉轨于中庸。叶于中，州官火毁民房，滴滴显慈人之沛﹔远夫道，百姓灯然暗室，点点埋益己之私。是故中庸不寓，大用何兴？故次遍行、保任而曰显用。用也者，用乎此﹔显也者，显乎此。舍此而显、用同非中偏，皆邪也。吾土内圣之学，内乎此﹔外王之学，外乎此。内不圣而外王，王亦盗也。外不王而内圣，盗亦王也。是王盗之迹判于形，王盗之实根于心。今曰"为政而不辔乎中庸，险必逾于朽索之驭六马，芥舟而捕长鲸也"。多见其不自知量，颠越戮辱，讵仅道失中庸乎？必曰遗讥后世，哀公之问、仲尼之训，炯之哉！

第二节 经文

{朱注第二十章}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考，蒲芦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贸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有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不可以不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因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日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辩。辩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一、释字

政 《说文》："正也，之盛切。"

方 朱注曰："方，版也。"按《仪礼聘礼》"不及百名，书于方。"

策 朱注曰："策，简也。"按。蔡邕《独断》："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土+付]，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凡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

敏 《说文》："疾也。眉殒切。"朱注曰："敏，速也"

经 《说文》："织纵丝也。九丁切。"朱注曰："经，常也"

眩 《说文》："目无常主也。黄绚切。"朱注曰："不迷于事也。"

跲 《说文》："踬也。居怯切。"

措 《说文》："置也。仓故切。"

为天下国家之经九，曰修身、田尊贤、曰亲亲、曰敬大臣、曰体群臣、曰子庶民、曰来百工、曰柔远人、曰怀诸侯。达道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妇、曰兄弟、曰朋友。如是已举未举，舍知、仁、勇而理莫阶、事莫由、道莫运。故曰知、仁、勇，天下之达德美。达着，通也。有一碍则非通。今曰达，则事无碍，理无碍，事理无碍，事事无碍，而一无所得也。盖仁以董事，知以应事，勇以成事。三者重一必偏，轻一必阙。合则非一，离又不三。全体用，一是非，别善恶，明去取，不可以言语诠，不可以意识缘也。无以名，无以状，强名曰中庸之全体大用、三世圣哲之一行胜门。当人但跻乎此，一切事、一切理、一切事理、非事理毕。所谓"大事了毕"也。况曰为天下、治国家乎？庄子曰："圣人以其余绪而治天下。"

知、仁、勇，儒之三德﹔法、报、化，释称三身。"德身二乎？"曰："不二。""一乎？"曰："不一。""然则知、仁、勇即法、报、化欤？"曰："然。"或曰："法、报、化非知、仁、勇欤？"曰："然。"进曰："知、仁、勇之于法、报、化，法、报、化之于知、仁、勇，即是即非、即非即是欤？"曰："然。何也？愚者囿之，即非一﹔达者游之，而不二矣。"或大诧，忽而诘曰："先生如是杂糅，不但毁孔，且亦叛释。"

先生亦忿而语曰："汝如是谬会，不但远释，而亦诬孔。"或曰："经文俨然见在，学人固不远释而诬孔也。"先生亦曰："经文俨然见在。且法尔亦如是也。胡得云余毁孔而叛释？"或云："不会。愿垂明示。"

先生曰："知么？汝之言，依文解义，大晦释氏之真诠﹔滞理求通，深远孔子之的趣。今余彻见汝是听经学人，决非远行客子，亦犹余彻见孔云知、仁、勇三德，即释说法、报、化三身者，一也。乃者必谓余彻见汝非听经学人，而是远行客子。可乎？可乎？昧孰甚！昧孰甚！

"妙喜老人诠'天命之谓性'为'清净法身'，'率性之谓道'为'千百亿化身'，'修道之谓教'为'圆满报身'。彼果诬也。妙喜者，圆悟勤亲承法嗣之骄子，临济宗荷负大道之啸狮也。临济宗旨寍秀到令？况彼时于宪设拜无垢，对扬肆筵。沛法如日丽天。余果诬也，彼三尊宿者，宁不诬乎？"或莫对。

先生复曰："谛听！谛听！千古无有以实法与人的圣人。故岩头曰：'若以实法与人，食土亦消不得。'若然，横说竖说，有说无说，是说非说，反说正说炽然而说，总以诱掖学人入乎中庸而已。讵有他哉？果能入也，何事不可？况三德三身等说邪其或不然，纵将十三经、三藏十二蕴之于心，犹是落空亡外道，执有为魔军也。讵知证入中庸者，孔亦可、释亦可、是亦可、非亦可，拈一茎草演出三世一切凡圣种法﹔把三世一切凡圣种法演入一茎草。尘尘尔、剎剎尔、法法尔，无一不可。孔子曰：'无可无不可。'

"若然，彼三德、三身已证入者，置勿论。未入、欲入或正入之初机，究以何法趣证乎？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五法者，迷津筏、苦海航也。释氏六度、四摄、八万四千法门悉摄于斯，悉尽于斯。

"行人不于此五法研工，而务修阴阳、坎离等，无乃舍近求远、崎路或不至欤？纵至，亦绕而苦。何也？法身无相，无相何修？令即有修，必非无相。即非无相，讵曰法身？又不仅法身无相，而化、报亦无相也。此五欲身者，念念生死。必曰修，修生法邪？修灭法耶？若曰修生，才行修生，此生已死，已灭何修？若曰修灭，已灭已死，灭更何修？然则毕竟无修？曰否，否。当人果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而证乎中庸也，自然一切成现，不必问人。修亦得，不修亦得。不但阴阳、丹道、坎离等法得，乃至贩天、牧卒，无一而不得。何也？知本也。本者何？中庸也。故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矣。不然，任汝说修、说不修，总是痴狂外边走。遑曰九经、五达道，以为天下治国家者乎？行人洞此，愚必明，柔必强。而明而强，标洪范于来世，超的向于今时，于是乎在也。取譬蒲芦，政布方策等，阅简而知，固不必一字咀文，一句较义。但证此知、仁、勇即纲举网张而为政之道毕，中庸之道毕矣。"

第三节 拈提

"舜，陇亩匹夫耳﹔文王昌，小国君耳﹔回，陋巷布衣耳。舜以匹夫妻帝二女，内无群雌粥粥之嫌。君天下，驱四凶，殛鲧陟禹，禹不以父死之仇而仇舜，舜不以子肖之贤而贤鲧，厥德用修，为章后世，外无人言啧啧之毁，道固何欤？姬昌以百里地而收大有功，颜回无一阶荣而有千世誉，道又何欤？此古人也。今虚云、妙树者，二老夫也。一言，达者炫如吐玉﹔一履，开士赞曰胜行，此又何欤？至于龙女八岁，善财妙龄，涅盘会上屠儿，金陵道畔婆子，桃花取证于灵源，溪深每长于杓柄，古今因缘，百笔难罄，此又何欤？"

先生说已，顾视大众。良久乃曰："余于此下语不得。"或曰："不下语可乎？"先生曰："嘴上加嘴。"久之，或又曰："毕竟如何？"先生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曰仁也。君子一仁而已矣。何必同？仁也者，法身也。得此

而化、报，而知、勇，而干矢橛、庭前柏林子、北斗里藏身、顾鉴咦、家家门前火把子、曰惟精惟一、曰一贯、曰明德、曰中庸、乃至一切事、一切理、一切胜行、非胜行，曰兵、曰农、曰财、曰教、曰政、曰工、曰商、曰艺一时毕具，丝急不逾。不然，任汝称扬称郑，徒滋小勤，于道更远。

又曰："人不急其缓，缓其急，大其小，小其大，如实而知，如理而行，万事毕也。讵曰为政乎？孟子曰'以齐王，如反掌'。岂诬语哉？哀公外弱于齐、威于晋，内又不牧于臣庶，故兴为政之问。孔子云云，盖探本之论也。方策，成文也。蒲芦，细物也。至易呈细而行之者人。故重修身，所谓躬己正南面，不言而信，不动而成也。夫身修，不言且信，不动且成，况言与动乎？君子所以修身为大也、然则何修乎？曰好学近知，力行近仁，知耻近勇，舍知、仁、勇，不可言修身。舍修身，必不曰知、仁、勇也。知、仁、勇之于修身，不可二，不可一。不可即，不可离。故曰知斯三卷，则知所以修身，所以治人，所以治国家、平天下也。当人不正己躬，兴知仁勇之妙行，而责于齐曰'弱我'，晋曰'威我'，内讼于臣庶曰'尔干我、远我、掷我、无我'，于是媾狱逞兵，等亲戚于胡越，视同舟如仇雠。此缓其急，急其缓，大其小，小其大。齐之为齐，所以有于田氏﹔晋之为晋，所以衰于诸侯﹔鲁之于鲁，所以弱于三家。沦三代为春秋，降春秋而战国也。千古成败如出一辙。前覆而后不知鉴，悲失！悲夫！

"余髫年入学，有先生氏蒲者，善诱塾童，课余必说故事，以启奋儿童，令其乐而忘苦。曰某村有孟、仲、季者，皆瞽。孟、仲精甲子术，每事必以甲子排决休咎，百不一爽。季固不知也。一日三人同出，长次雁行。不知每日所行故道，陷而为坑。孟忽陷入。应声曰：'甲子乙丑海中金，不知旧路化为坑。'言未已，其弟仲亦陷入。亦应声曰：'丙寅丁卯炉中火，大哥陷了又陷我。'言未已，其弟季亦陷入。而应声曰：'我亦算不了甲子，可笑陷了一坑瞎子。'这一则故事，真所谓烛破古今，无论自命为知、或愚，人推为知、或愚，而未修身、或已修未至者，莫不同在此一坑中，先圣悲之，子思悯之，共三世贤圣都在此坑外或在此坑内大声疾呼曰：'曷兴乎？曷兴乎？"'说已，先生倾视大众。良久乃曰："会么？"众无语。

先生曰："若云会，吾与汝同在坑内同瞎子笑﹔若云不会，吾与汝同在坑外，闻瞎子叫。我已不管你笑和叫，依然把这一篇显用中庸的拈提说了。"下座。

第九章 要中庸

第一节 总论

要者，约也。《左哀十四年传》："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谓行人必云云而约乎中庸也。又，结也。《国语·晋语》："以要晋国之成。"行人必云云以要结乎中庸之成也。又，坚止也。《汉书·文帝纪》"皇太后固要。"行人必云云而坚止乎中庸也。又，求也。《孟子·告子》"以要人爵。"谓行人必云云以求乎中庸也。又，察也。《书·康诰》"要囚。"行人必云云而明察乎中庸也。又，取也《淮南·原道》"以要飞鸟。"谓行人必云云以取乎中庸也。义虽千差，归程匪二。盖行人因难行能行而践履、而一趣、而保任、而显用也。行已履乎上阶，义固参于妙谛。一行张万派之权，众妙擅独到之实。故次显用曰要。极其至，凡圣不二，空有咸齐。理失浅深，事非巨细。即此离此，无一而不要乎中庸﹔离此即此，漏万仍阶乎至道。释曰不思议、孔曰物不测，讵有他哉？故曰要谓行人一止一动、一格一默、一舍一取、一来一往、一有一空、一非一是、一浅一深、一长一短，无一而不要乎此。故又曰不可离。不可离者，要之至也。显用之极，归于至要。然此至要者，用极而要，又非离用而别有要。若别有者，魔法、二法也。讵大人之胜行哉？行人届此取之则左右逢其源，从心所欲不踰矩。故曰功已齐于诸圣，德实焕乎无为。

第二节 经文

{朱注第二十一章}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朱注第二十二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朱注第二十三章}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着，着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朱注第二十四章}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朱注第二十五章}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朱注第二十六章}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折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虾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

{朱注第二十七章}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朱注第二十八章}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朱注第二十九章}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也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早有誉于天下者也。

{朱注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天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朱注第三十一章}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不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朱注第三十二章}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一、释字

自 《说文》："鼻也。象鼻形。疾二切。"朱注曰："自，由也。"今注曰："显始而溯其来曰自。"

曲 《说文》："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说'曲'﹔蚕薄也。丘玉切。"朱注曰："曲，一偏也。"

纯 《说文》："丝也。常伦切。"朱注曰："纯，纯一不杂也、"今注曰："不杂而无染曰纯。"

凝 《说文》："水坚也。鱼陵切。"。朱注曰："凝，聚也，成也。"

[土/火 + 戈] 《说文》："天火曰[土/火 + 戈] 。从火，[载-车] 声。祖才切。或从[家-豕]火。"

射 "射音斁"《诗·周颂·振鹭》章作"斁"郑笺训"厌""射""斁"古音"妒"。

二、通义

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诠之曰要中庸。然此十二章者，章尽其至，至尽其理，理要于实，实也者，不可说、不可思、不可议、不可形，而又不可不说、不可不思、不可不议、不可不形者也。初欲默而不析，事近笼统。继欲条而彰之，不但理非言诠，且增学人情尘，初机识网矣。百思莫是，于是乎假立十二支，权通一贯言。

（一）要证（"自明诚谓之性'全章）

本自清净、离真妄、绝是非曰诚。正觉直观，理事无碍、空有双诠而破暗曰明。诚，定也﹔明，慧也。由定而慧，慧显而性见﹔由慧而定，定诠而教成。然则定慧二乎？曰："否。"当人正定时慧在定，正慧时定在慧。故曰非二。一乎？曰："否。"当人正慧时非定，正定时非慧。故曰非一。然则教与性一乎？曰："否。"性者，体也﹔教者，用也。体用判然，乌得云一？二乎？曰："否。"无体何用？无用何体？乌得云二？夫诚也、明也、性也、教也、一体而异名，名异而体一。不臻于至，理有千差﹔苟止于善，事无二德。然非亲证，徒滋辩言。古德曰："语证则不可示人，说理则非证莫了。"故首曰要证。

（二）要量（"惟天下至诚"）全章

至诚者，沛定慧之妙趋，张心性之玄宇。无以诠之，假名曰性。须知此性之量，即诚之量。诚之量，即天地人物之量。行人但尽己性之量，人性、物性、天地之性悉尽其量也。参，三也。我与天地并形而为三，合体原非二。是天地即我，我即天地。曰赞、曰参，一派现成。放乎中流，扁舟何系？故曰赞天地之化育、参天地之化育。释氏之言曰"如所有性，尽所有性"。故次要证而曰量。

（三）要等（"其次致曲"全章）

法本平虚，人有愚智。三乘于焉而焕立，十地因之有宪垂。倘千钧期负于下劣，万里责趋于羸乘，有不折鼎足而覆公[食+束]者乎？等之立，圣人方便也。"其次"，郑注曰："指贤人以下。"凡诚有未至者而言曲，一偏之善。其次致曲者，盖谓行人悟一理而未该乎中庸之全。然即其理，星星燎原，势固期乎必证。所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而甚于土囊之口"也。故曰"有成"。释家者言"莫轻末学"，初祖曰："莫轻未悟"，悉为此而言也。即此必诚、必形、必着、必明、必动、必变、必化，及其化也，无论生而知、困而知、学而知、安而行、利而行、勉强而行，成功则一。未跻于此，固不得言不二也。次要证、要量而曰等。可紊其进程、乱其步趋乎？权曰要等。

（四）要验（"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全章）

《易·"卦"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又，明也。《荀子·修身篇》曰："莫神一好。"至诚如神，验其吉凶、悔吝、兴亡、善不善如神也。曰前知曰后知、曰现知、乃至百千三昧、无量功德海、胜行、劣行，都非外有，皆此一法之所印，一行之所彰。或外有，则妖则异也。然则现乎蓍龟，非外乎？即外也，非妖乎异乎？曰："非。"何也？此蓍龟之现，即一法之现。一法之现，即一诚之现。故曰："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亦必先知之。"如理而知，如实而知，三世一切圣哲共游之通径，非妄立谶语、诡说、阴阳者，不根于心而说神说异也。验也者，验乎此。必验此，乃曰择乎中庸。至诚如神，故次等而曰验。

（五）要德（"诚者自成也"全章）

本自具足，不假他求，故曰自成。自成者，诚也。非诚，则必借他。借他，则无自。无自，则无物。无物，则世间相坏矣。世间相坏，六度四摄依何而沛？此而莫沛，则长劫沉沦、世界黑暗也。君子者，行人也。谓行此者必君子。反之，则不行也。君子之贵，贵此成己以仁，充内心之德﹔成物以智，显外有之宜，内充外显，无措不宜。是性之德，即中庸之至德。中庸之至德，即性之德也。非此，而人己必不成矣。故次验而曰德。要者，要此。权曰要德。

（六）要不二（"故至诚无息"全章）

至诚无来无去，无是无非，非有非空，不二不一，即之不可，离之则乖。故曰不息。不息则久，久则征、悠远、博厚、高明等。事虽炫于千奇，理实原于一趣。显章万类，离娄失明。动毁三千，空生在定。故曰不二。惟不二也，群有森罗，皆印于一﹔纤无不立，实昭乎万。故曰"不测"。此法尔夫如是，本自圆成，无待功勋，讵云修证？昧者泥于不息则久、久则征，乃至博厚、高明等为阶而进、梯而升、渐而非顿、或领而非渐，亦可哂矣！虽然，此就已趣乎中庸、入不二法门者言也。一曲之致，必大惑焉。若曰外境内心不二，然则一草一木、一人一狗，皆不二也。果尔，草即木，木即草，人即狗，狗即人。可乎？曰："不可。"是昧于长短、大小之义，囿乎人我、色空之见。滞名相之执，亡体用之全。盖体固不二用则非一也。

若曰必无阶梯、顿渐，则昭昭之多，不覆万物、系系星辰﹔一撮之土，不振河海、载华岳﹔一卷无广大，则动、植、宝藏不丽于山﹔一勺非不测，则蛟龙鱼鳖不媚于渊。不但显坏名言，而亦大悖事理。可乎？曰"不可"。惟无也，故生有。若有有，有复何生？有不生有，因无而有。有阶有梯、有顿有渐，例同此释。必曰有是有此昭昭、一撮、一勺等则长此昭昭、一撮、一勺而变化不兴、化育不成，曰系星辰、振河海等，寐语也。岂事理哉？斯义也，固一心之所显，一法之所印。至玄至妙，至平至庸。事无阶梯，理非顿渐。故孔子引《周颂》之《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理虽万殊，形上则一。子思以文王之德之纯、纯亦不已况之。不已岂纯？今纯而不已，是故为物不二、生物不测，天地之至德，圣人之至行，中庸之至道也。故次要德而曰不二。

（七）要不怠（"大哉圣人之道"全章）

中庸非至德不凝。一性虚明，讵怠者能至？尊德性、道问学、致广大、尽精微、温故知新、敦厚崇礼，入德之新阶、臻至之显径也。怠者每望而废自半途，盖究其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遂兴仰之弥高之叹。即其用，威仪三千，礼仪三百，又启钻之弥坚之思。讵知一性圆成，乌有难易？既无难易，行者莫阶。事每慊于未济，道固需乎待人。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至德者，精进不怠之德。居上而骄，为下而倍，必不然也。精进乃德之至，而凝道之至。既至也，何用不臧？曰兴、曰容，动止皆适。而骄、而倍，灾必及身。故子思引《大雅·蒸民》之篇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次不二曰不怠，义固尚乎斯矣。

（八）要分（"愚而好自用"全章）

智不越分，明不违时。自用自专，违越交戾，讵曰利他？抑亦损己。议礼、制度、考文，国家重政，四庶共型也。非德懋位尊，莫由废作。位尊而德替，苟有作焉，必不足以勰天下之大和﹔德懋而位卑，苟有作焉，必不足以征天下之大信。故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又曰："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和乐。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盖不越不违，益己利人于是乎在。曰灾曰患，安有寄乎？子曰："吾说夏礼"云云，又明示生今而道不反古，且以用乎今，理如是，分如是也。故次要不怠而曰要分。

（九）要誉（"天下有三重焉"全章）

"三重"，朱子引吕氏之说曰议礼、制度、考文，且曰："唯天子得以行之，则国不异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过也。"先生曰："不然。三重者，由本章一'上征'、二'下尊'、三'君子之道本诸身'等三重也。前章前文前又已罄，此章此文此义自形。朱不以'故君子之道本诸身'与'上征'、'下尊'等安立为三者，以此'故君子'之'故'字难消耳。讵知故者，古也。故君子即古君子也。上征，征则民信。下尊，等则民从。君子之道，又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是天下协偕，虽欲动而世不为天下道，行而世不为天下法，言而世不为天下则不可能也。故远之必有望，近之必不厌。《诗》曰：'以允终誉'，又曰：'君子蚤誉'，岂偶然哉？重此三也。舜、禹之有天下，实重乎三﹔汉、唐之有天下，权重乎三﹔桀、纣之失天下，远轻乎三。君子蚤誉，宁忽乎三？誉蚤而过自寡，过不寡而誉必不蚤矣。今之君子，全失此三，而欲大邦国、京天下，过乎非欤？故次要分而曰要誉。"

（十）要大（"仲尼祖述尧舜"全章）

尧、舜、文、武，人也﹔天时、水土，物也。祖述宪章，上律下袭，远绳乎人，近准诸物，取而律己，亦以益人，不攻异端，不堕平常，一味素行，无德不周。此君子之道全，中庸之德大也。取譬天地，借喻四时，乃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形君子之德大、中庸之道全也。曰大、曰全，名异而体一。斯即通衢，安问别径？仲尼之大、天地之大，此而已矣。故次要誉而曰大。

（十一）要临（"唯天下至圣"全章）

既大也，或虑不明，比而知，闻而知，思而知，不切证而知，皆非临矣。灯下见物，月下见物，日下见物，物固非三，见则不一。此曰临，以喻乎见，日下见也临。此寓乎仁，则宽裕温柔，足以有容。大乎勇，申乎义，则发强刚毅，足以有执，齐乎礼，则齐庄中正，足以有敬。激乎智，则文理密察，足以有别，智、仁、勇诸德丕显，法、报、化三身齐形，随处立名，立名即真﹔所在消权，消权即实。故曰"薄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也。行人跻此，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之、亲之。故曰配天，故曰至圣，故曰声名洋溢乎中国。天者，仰首而见，不待他证，不依例明。亲临乎中庸者，亦如仰首见天，不待他证，不依例明也。必如是乃曰临，反之曰不至。何也？纪信辇、叶公龙，非不壮观，然非诠实矣。配天者，天以无形而化生万物，行人以无为而临乎中庸，故曰配。配，犹偶也。行人至圣不二不一。在途曰行人，归家曰至圣。故次要大而曰临。

（十二）要本（"唯天下至诚"全章）

此章首曰"自诚明"云云，尾曰"唯天下至诚"云云，是首尾以诚诠实，因实立中。曰誉、曰证、曰大、曰临，随处安名，有名即实，实而不居，居之乃权。言条理，章章井然，句句非紊﹔判失纲，处处殊至，节节支离﹔观乎趣，维摩室中，百幻千奇，三都不足以壮其丽﹔探乎寂，空生崖下，春明花孔，万德不足以显其玄。有情无情，一切繁兴在我﹔即用离用，众妙之纷非他。行人跻此，大本立矣。记曰："本立而道生。"孟子曰："取之则左右逢其源。"源者，本也。《大学》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矣。凡兴一用，莫不本此。非语言诠、意识缘。可言可诠，重彼而轻此，或重此而轻彼者，都非亲非临，必有所倚也。既有所倚也，讵曰经纶天下之大经、知天地之化育、立天下之大本邪？故次证、临等曰本，以结本章之全，显文言之整。然则本有结乎？曰本也者，不来不去，不生不灭，不净不垢，不断不常，头且无，尾何有？今曰结，权语也。惟不倚，曰灵光独耀、曰照体独立、曰绝待、曰直觉。非比非喻，不可赞、不可叹、不可即、不可离、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跻乎此，聪明、圣知、达天德者矣。然此聪明、圣知、达天德者，非他非异，行人但一要乎本，即得也，岂二致哉？慎勿重彼轻我，高推圣境，穷劫不至，自取沉沦。故曰要本。

第三节 拈提

此章开十二支。首证、次曰量、三曰等、四曰验、五曰德、六曰不二、七曰不怠、八曰分、九曰誉、十曰大、十一曰临、十二曰本。然则仅此十二支乎？曰："否，否。八万四千法门，门门无尽。彼十二支者，太仓一粒耳。""然则何不开一、或二、三或四、五而独标十二，有说邪曰："有。"曰："何说邪"曰：'我亦无知。"曰："既曰有也，何得云无知？"曰"我若有知，即夺汝无知﹔汝既无知，亦云何夺？既无有夺，故曰无知。"或大窘，莫知所措。

先生曰："向汝道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事理双忘，不拘文字。曰一、曰二、曰三、四，从何建立？此中庸者，尚是假有，况此十二支乎？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原以慰乎狙怒，支固任乎人开。必于此课胜劣、检是非，惑甚矣！虽然，尝一脔而甘全鼎，饮一滴而美大溟。破句楞严已垂古范﹔庭前柏树早播风规。则此一句尤丽，矧曰支乎？迷悟在乎当仁，胜劣匪关法会。此要之立亦云是耳。"

拈曰：舒州龙门清远佛眼者，与圆悟勤佛果、佛鉴为知友，宋之三佛者也。眼初读《法华》至"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质其师，师不能答。遂遍参，至太平，见五祖。旋乞于庐州，偶雨仆地，烦懑间，（先生曰："百折不回是好汉，半途而废岂丈夫？"）闻二人交相恶骂。谏者曰："你犹自烦恼在。"师于言下有省。（先生曰："会么，会么？一切处成正等觉，并不在你把古人或今人的奇言妙义蕴在胸中，作是非道理会，才叫用功。"）及趋五祖，凡有所问，祖师曰："我不如你，你自会得好。"或曰："我不会，我不如你。"（先生曰："你看他作家宗师，钳锤何等严密！何等恶毒！何等亲切！当今有如是师家么？若有，与我然香来，拜他百拜。"）眼愈疑。（先生曰："又吞钩一个。"复曰："见块狂趋韩地犬，不贪香饵碧潭龙。"）遂咨决于元礼首座。礼以手引师之耳，绕围炉数匝，且行且语曰："你自会得好。"师曰："有冀开发，乃尔相戏邪？"（先生曰："知恩者少，负义者多。"）礼曰："他后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后寒夜孤坐，拨炉见火如豆许，恍然自喜曰：（先生曰："你看！你看！要发疯了！清平世界那里有如许多事来。"）"深深拨，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先生复曰："而今世上人眼浅，只重衣冠不重贤。"）遽起，阅案上《传灯录》，至破[空/虌-蔽]堕因缘，忽大悟，作偈曰："刁刁林鸟啼，（有这事）披衣终夜坐。（何必）拨火悟平生，（见神见鬼）穷神归破堕。（可知礼也）事皎人自迷，（平地吃仆）曲谈谁能和？（一种没弦琴，惟师弹得妙）念之永不忘，（休妄想）门开少人过。（白虎当轩，闻者丧胆）"圆悟勤因诣师寮，举青林搬柴话验之。（先生曰：一家有事百家愁，一马不行百马忧。"又曰："士穷见节，患难见交。"）且谓："古今无人出得，你如何会？"眼曰："也有甚难？"悟曰："只如他道铁轮天子寰中旨，意作么生？"眼曰："我道帝释宫中放赦书。"（先生曰：两个明眼人，一齐说瞎话。"）悟退与人曰："且喜远兄便有活人句也。"

"眼师在未拨火及阅破[空/虌-蔽]因缘前，固一行者也，及悟后，亦行者也。在未悟前说他是聪明、圣知、达天德者，他心里如何？既悟后，仍然说他是聪明、圣知、达天德者，他心里又如何？且不说眼师，即行人自身，祇如今日闻法者，闻拈提此语，心里又如何？"众无语。

先生顾视大众，良久，乃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下座。

第十章 结中庸

第一节 总论

首以尾彰，势未形而大用已毕﹔尾因首显，局已终而希工正勤。事固无分乎首尾，理讵有诠乎初终？今曰结，因总而结﹔今曰终，全始而终。总结始终之立，以权信、赞、行、证之趣为实，因机及实。及实，匪特无权，而实亦不可得矣。实不可得，而无所不得。内蕴之仁，外沛之德，于是乎不言而信、不动而成也。不言何始？不动何结？始结双忘，实昭潜德。显微两知，蹈乎中庸。行人之业丕显，百辟其刑﹔君子之学笃恭，万方足式。归其至于无声，恶其文之有着，闇然日章，的然日亡，道固判于君子、小人，德实诱乎初机、来者也。始则戒惧，不睹不闻﹔终又要归无声无臭。反复谆谆，掖诱炯炯。记曰："百花落尽啼无尽，又向乱峰深处啼。"懋也哉！

第二节 经文

{朱注第三十三章}《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着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云："潜虽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时靡有争。"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斧钺。《诗》云："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云："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于化民，末也。《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轮，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一、释字

闇 《说文》"闭门也。乌绀功。"引申有隐晦义。

的 《说文》作"的""明也。都历切。"引申有表见义。

奏 《说文》："进也。则[人+危-厄+厂之简体字+ˊㄧ/大]切。"《诗·商颂·烈祖》章作"[融-虫+傻-人]"。《毛传》"[融-虫+傻-人]，总。"《释文》："子东反。"

假 《说文》："至也。《虞书》曰'假于上下。'古[各+页]切。"《诗》毛训"大"。郑训"格。"

二、通义

此章七引《诗》言，赞至道，结全篇。初言入德，次言潜伏，三曰屋漏，四曰奏假无言，五曰不显惟德，六曰予怀明德，七曰无声无臭。朱子曰："举一篇之要而约言之。其反复丁宁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学者其可不尽心乎？"

先生曰："尽心"二字以诠此章极善！极善！恐朱子之说，大异余言。果学人士如余说尽心也，尽心不但诠中庸尽，天下事若理乃至十三经、三藏十二部、《道德》、《南华》、耶酥《新旧约》、回教《可兰》、诸子百家无一不尽。何也？心尽至于无可尽处，尚有处在，不得言尽。此无可尽处亦尽，于是乎人尽、我尽、有尽、空尽、断尽、常尽、是尽、非尽、凡夫尽、圣人尽、乃至一切处非一切处无不尽。果尔，今之《中庸》十章尽。此十章尽也，说此《中庸》者，闻此《中庸》者，无不尽。然后从此无不尽中说入德、说潜伏、说奏假无言及无声无臭等，而说者、闻者乃至十三经、三藏十二部、《道德》、《南华》、耶、回、百家，头头上显、物物上明，觅尽不得，非尽亦不得。此中庸之至德，行人之尚趋也。故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朱子之意果余说乎，不但注此《中庸》尽，当人无始大事亦了尽矣。

余权立十章，此开为七，余之统说、赞美、难行，入德也。践履当潜伏，一趣当屋漏，遍行、保任当奏假无言，盖遍行保任之至，无斯不顺，无斯不服，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也。显用者，丕显惟德也。现法、报、化三身，全智、仁、勇三德。本章总论曰："行人之业丕显，百辟其刑﹔君子之学笃恭，万方足式。"要者何要？予怀明德也。结者何结？无声无臭也。

此篇始曰"天命之谓性"，结曰"上天之载"，是始以天始，而结以天结也。天者，颠也。余说曰"轫始而上之谓天"。天亦幻有，皆依假立。未轫始前、既轫始后、正轫始中，悉不得言有天。何也？除前、后，无中，犹除过、未，无现也。若然，天命之谓性非始，上天之载非结，余三十一章非中。非始非结非中，而曰某始也、某中也、某结也，瞎汉也。然则是中庸者，无始、无中、无结邪？曰："担板汉也。"明明始，明明中，明明结，乌得坏世间法而立奇兴异曰无？《中庸》首曰"天命之谓性"，继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终曰"无声无臭，而有上天之载"，味此，则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剎境，自他不隔于毫端。所谓言有时丝忽不立，言无时遍界不藏也。故此章七引《诗》言，六称君子，赞中庸之至德，美君子之胜行。结全篇之统旨，显未来之洪规。学人果如上说尽心，讵曰余注此为赘举，子思述之，亦蛇足矣。

复曰：余说《中庸》前之九章，章章尽至、字字透圆，纵颜、曾复起，孟、荀再生，赞不可，不赞不可，赞不赞均不可，共彼全力而欲得一善、不善等过，尽未来际无一罅可乘也。惟于此章漏一大隙，百拙万拙，千痴亿痴，若曰补之，匪特孟、荀、颜、曾无下手处，而释、老、耶、回亦开口不得。个中兄弟还有检别得出么？若有，即请出来对众宣说，盐亭老人许你识得尽心，不管他什么朱子、程子。若无，便是"侍臣鹄立通明殿，一朵红云捧玉皇"了。下座。

第三节 拈提

典牛依湛堂准于泐潭。一日潭普说曰："诸人苦苦就准上座，觅个什么？"遂拊膝曰："会么？雪上加霜。"（先生曰："倾筐倒箧，从头至尾，尽量把与当人也。会么，会么？好会﹔好会！速会！速会！"）又拊膝曰："若也不会，岂不见干峰示众云：'举一不得举二，放过一着落在第二。'"（先生曰："如此信口开河，不但心黑，而且脸厚。"）师闻脱然颖悟。（先生曰："一出门来人咬狗，拣个狗来打石头。从来不说颠倒话，阴沟踩在脚里头、唉！唉！不知他悟个什么？况曰顿邪？"）尝和忠道者《牧牛颂》曰：（先生曰："见财起意非君子，临危致命乃丈夫。"）两角朝天，（盲认贼赃，成何体统）四脚踏地，（明知故犯，事出有心）拽段鼻绳，（恭喜！恭喜！前门失牛，后门丧马，从此做亦不做，要亦不要。嘎嘎嘎嘎），牧甚屎屁（这才是中立而不倚、上天之载、天命之谓性、自诚明、自明诚、大学之道、庭前柏树子、麻三斤、楚王城畔、汝水东流、西方日出卯、放汝三顿棒、小参不答话、斩猫、斩蛇等等一时来也。好看！好看！）张无尽见之，甚击节。先生曰："才有是非，纷然失心。隔壁洞房花烛，他人金榜题名，关汝甚事？大惊小怪作么？"问者曰："先生说如是等言，哪一段、哪一句是结中庸的拈提？"

先生曰："哪一字、哪一画、哪一点不是结中庸的拈提？"进曰："不会。"先生曰："会则朝三暮四，不会则暮四朝三。"先生复曰："或问洞山价曰：'时时勤拂拭，为什么不得他衣砵？未知什么人会得？'山曰：'不入门者。'曰：'祇如不入门者，还得也无？'山曰：'虽然如此，不得不与也'山又曰：'直道本来无一物，犹未合得他衣砵。汝道甚么人合得？这里合下一转语，且道下得甚么语？（先生曰："卖尽风流。"）时有一僧，下九十六转语皆不契。（先生曰："鼠子钻牛角，何年乃出头？"）末后一转始惬山意。（先生曰："龟毛千尺凭君弄，绣出鸳鸯不似他。"）山曰：'阇黎何不早恁么道？"别有一僧密听，只不闻末后一转。（先生曰："上钩也，何不闻四海浪平龙睡稳，九天风静鹤飞高？"）遂请益其僧。僧不肯说。（先生曰："好手！好手！"）如是三年相从，终不为一举。一日因病曰：'某三年请举前话，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恶取去也。"遂执刃白其僧曰：'若不为某举，即杀上座去也。'（先生曰："好汉！好汉！"）其僧悚然曰："阇黎且侍我为你举。（先生曰："无疾而呻，当面欺人。"）乃曰：'直绕将来，亦无处着。'僧礼谢。（白昼见鬼也。）"

先生曰："九十六转语语语堆金，句句集玉。洞山不肯，未免压良为贱。末后一转，无头无尾，百丑千奇，乃洽山怀，无乃嗜痂而甘？别有一僧密听，九十六语皆闻，惟不闻末后一转，真是平地死人无算，活天冤苦，何也？此九十六转语者，今固不得而闻，末后一转，声闻至今，不但余闻也，山河大地、一切有情无情莫不悉见悉闻。倘彼僧者，若于彼时同此一闻，三年之病冤、一刀之袭丑矣。况曰'直饶将来，亦无处着'乎？虽然，必闻此，大事乃毕，必举此，《中庸》乃结。乃毕乃结，而后大庾岭头一段提不起的公案，乃至时时勤拂拭、本来无一物、受授不受授等，当人如观掌珠、如察爪纹也。中庸始、中庸结，乃至仲尼授、子思受，如观掌珠、如察爪纹也。雪窦显曰：'他既不受是眼，将来必应是瞎。'还见祖师衣砵么？若于入门，便乃两手分付，非但大庾岭头一个提不起，设使合国人来，且款款将去。天童曰：'长芦即不然，直须将来。若不将来，争知不受？直须不受，若不不受，争免将来？将来的必应是眼，不受的真个是瞎。'还会么？照尽体无衣，通身合大道。如是已举未举，亦如现掌珠、如察指纹也。"

举是语已，先生顾视大众，良久，弹指一声曰："会么？'众无语。先生复曰："会则我结《中庸》，不会则《中庸》结我。然则毕竟如何？"良久乃曰："停车坐看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下座。

## 第三编 结说分

余说此帙任何一章、任何一则，把得便行，一行便入，一入使深，无分智愚，不列渐顿，皆能履乎上阶而蹈中庸。倘栖心两歧，妄意优劣者，必不能至。何也？盖孔、释、老、庄、耶、回，皆一时假现，水月镜花，实因当人一念而有，都非实法，无有是处矣。是此非彼，是彼非此，悉为昧行，悉为寐语。此喻如筏，如获度已，何筏非是？如未得度，何筏是是？老、庄、耶、回且暂搁置，即孔、释说，实无轾轩，仁者自闹。宣尼显化此土，言教之轨现行﹔迦文揭义殊方，事理兼诠过、未。因缘而显，缘寂斯冥。开士一见便明，何情絮絮啧啧？窃谓生死事大，远祸为佳。长夜不醒，菩萨常啼。一行有失，亲戚永叹。当人但检己阙，无较他非。苟臻于至，自然头头上显、物物上明。庄子曰："欲是其所非，非其所是，莫若以明。"不着问人，孰优孰劣，何去何从，如察指纹、如观掌果也。

然则释孔之学，果无出入乎？是又不然。体则无殊，用即有异。释氏之说，极其大而条理外彰，行者易趋﹔孔子之说，邃其幽而理事内蕴，当人难入。入则非二，未入不一。故曰异也。倘忘其筌，寍有同乎？又迦文灭后，门人集结心灯，迄今犹自相续，广开十宗，宏宣万法。愈演而条理愈精，愈精而入德愈易，愈易而行者愈忽，忽则怠，怠则慢，慢则殆，殆斯亡也。比来海内入此门者，寥寥数人。视久成劳，法久成弊。可不慨乎？宣尼没已，杨墨乱真。殆至孟、荀，儒宗乃振。孟、荀而后，已绝薪传。汉、宋学者，其力未充，不探源掇要，誓诣上宫，乃和会比互，遂尔绝灭。总上诸因，孔以难入而先取亡。难入，故其嗣易斩。释以易趋而后及殆。易趋，故其统犹承。先后虽殊，丧道厥一。今释此经，摘释氏易趣之途，易孔子难入之径。权标十章，德入一门。讵曰长驰无弊？实亦一期坦程。历来谈孔者必斥释，谈释者必斥孔，迂哉！迂哉！小也！小也！陋乎！陋乎！

昔大慧杲致鄂守熊叔雅书曰："当人不强知、不强会，脚踏实地处， 不疑孔、不疑佛，然后借佛、借孔、借老，鼻孔要自出气，真猛勇精进，胜丈夫所为也。愿猛着精彩，努力向前。"同邪？异邪？又示张太尉益之曰："三教圣人，立教虽异，而其道同归一致。"又示成机宜季恭曰："蓦然不知不觉向露字上绝却消息，三教圣人所说之法，不着─一问人，自然头头上明、物物上显矣。佛不云乎？菩萨摩诃萨，以无障无碍智能信一切世间境界是如来境界。古德云：'入得世间，出世无余。"'又同邪？异邪？圭峰者，唐之开士也。其言曰："元、享、利、贞，干之德也，始于一气。常、乐、我、净，佛之德也，本乎─心，专一气而致柔，修─心而成道。"攻释为同邪？伐孔为异邪？皆不驭也。故曰若得忽的一下，了儒即释、释即儒、僧即俗、俗即僧、我即你、你即我，会此，余说《中庸》为入孔、为入释、为孔释俱入、为孔释俱不入，分明一片闲田地，过去过来问主人。咄！惑哉！似此！

爰选三要，昭示行人。要固不仅三，今以三而总乎要。

一、勤修十学（即本经权开之十章）﹔

二、无窥他短，但补己愆﹔

三、─心不异。

行人但持此三的诣上阶，时日罔期，岁月不较，不入圣不超圣者。赵州有言："截取老僧头去。"倘徘徊岐路，去取两头，或知而不趋，趋而不切，无智人也。讵曰达天德者乎？诗曰："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工夫织得成？"玩之，荐之！

# 灵岩语屑

---维摩精舍丛书

法语 盐亭袁焕仙先生

编辑 乐清南怀瑾、广汉杨光代、南充徐剑秋、峨山大坪寺释通宽

校讹 内江伍心言、内江伍所南、西充杨觉、华阳吕寒潭、内江曾鹤君、潼南田肇圃、曹溪南华寺释曼达、峨山大坪寺释通远

缮稿 简阳汪克成

笑岑曰：盐亭袁夫子焕仙掩关灵岩，诸方以函候，或面存者实繁。有徒凡所酬答，同学辑之曰《灵岩语屑》。灵岩者，唐天竺僧阿耆多尊者道场，锦城西胜地也，位灌县城后十里。诸峰耸蔚，俯瞰万流，极趣清幽。夫何语哉？且屑屑也。盖常闻诸夫子曰：至道无言，然非言而至道莫显；苟通其至，曾子所谓言满天下无口过者也。若然，虽有广长舌焉，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寂然无声矣。无声而言，故曰屑。曰诗，曰联，曰偈，曰书简等，要皆水月镜花，一时假现。读者但识斯名至道也。孔也，释也，老耶回庄也，尽空有，遍尘刹无疾而呻矣。谨序。

门人内江冷笑岑敬序

一九四四年

## **一、壬午辑**

怀瑾曰：壬午，焕师掩关灵岩。怀瑾卸职往彼栖止，值师忌语。朋从我思，繁兴我疑，无由启迪，好友释传西曰：“余以若意禀师，求笔答如何？”怀瑾喜而合十曰：“可可。”因禀师，忌语则笔示，非忌语则口授，焕师颔之。数十日中遂成巨帙。今兹搜箧残简，尚存少许，犹可择读也，其言显，其义幽，其理约，其事质，吁！此千圣之心灯，入德之梯航也。敢曰自私？爰出鸿爪，飨我同仁，余尚有近体小诗七绝十处，寓言胜义，醒悟来机。又今古之绝唱者也，诚恐小见狐疑，贻陋者泥滞之误，至令醍酬上味化为毒剂，故不录出。颜曰壬午辑。辑曰：

问：“怀瑾朝夕孜孜，百无所寄，祈先生示个归家坦途，入道捷径。”

先生笔答曰：“蓦直不怠，即是坦途，曰二曰三，允非捷径。”

问：“直捷下手工夫，义当何先，迈向归家道路，车从何辔？”

先生曰：“汝但外舍六尘，内舍六根，中舍六识而不作舍不舍想，自然头头上明，物物上显，途中即家舍，家舍即途中也，捷莫捷于斯，先莫先于斯，三乘共载一德，同该今古，彻门莫尚乎是。”

问：“何云六根？何云六尘？何云六识？”

先生曰，“石头即六根，柱子即六尘，琢棒即六识。”

问，“先生如此漫言，学人不会。”

先生曰：“如此漫问，谁要汝会？”

问：“教云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根尘相接，所生眼耳鼻舌声意等之识，别曰六识，今曰六识即石头，六尘即柱子，六识即琢棒，无乃大违教义，言不该典欤？”

先生色然不悦，忿然握管，书曰：“汝既已明了教义，贯通道理，即自解脱可也，何投吾处，絮絮叨叨于是？”掷笔寂然在定。怀瑾无语潜退。

翌日再参，问：“即不许作如是道理会，然则学人浅机从何得入？”

先生曰：“汝是何年何月何时何地出的？”

怀瑾无语久之。

先生曰：“即未出入，何为出入？既无当下，一派圆成。谁是浅机？谁为深学？咄，无疾而呻，无病而药，释迦老子亦救汝不得也。”

问：“学人于此上不得，下不得，取不得，舍不得，尽平生力忘不得，计不得，祈师慈悲方便接引。”

先生曰：“好好，恐汝虽如此说，未到此地，果届此也，恭喜贺喜，好消息将到矣，谛听啼听！当人于此千万不可退步，不必作必悟想，不必作不悟想，不必想不必不想，行时坐时，醒时眠时，朋友交接时，妻儿子女会合时，但略略管带，自然坛子内走不脱鳖。”

问：“学人疑情不起奈何？”

先生曰：“只为你要信。信不立，疑何驭？疑信两忘，复是何物？此第一彻头也，千万莫要放过。“

问：“疑信两忘，就学人分上捡之，却无一物。”

先生曰：“瞎汉！说却无一物者。是有一物邪？无一物邪？好看好看。此释迦老子、三世诸佛及一切贤圣入德之门也。这个彻头，尽大地是我口都赞不及，慎勿失之交臂。”

问：“闻诸同参，疑情有二：一粗、一细何曰粗？”

先生曰：“朝天玉树春千尺。”

问：“如何曰细？”

先生曰：“带笑宫花月二分。”

问：“学人机浅，祈师如学究训蒙童，如俗而说，如理而说，觌面直提，开我迷昧。”

先生曰：“如此直截，何用肆口鼓簧，恣情摇舌，必欲饮此一杓恶水？余岂借他？谛听谛叫！如有一问题欲决择而不能决择，心悬悬如摇旌，曰粗；无一事一理不了知，无一事一理不决择，无一事一理可寻思，自心空廓，眼所见处澄然常寂，乐趣横生，根尘与识，自心及境，不一不异，无欠无余，如是胜行悉已具足，而此心中似有一事未办，一理未谐，仔细捡点，又丝忽迹相不寓，半星肤兆无有，曰细。”

问：“如是胜行，学人浅机，何能一时即臻，一趣即至？既难臻至，何能顿超？”

先生曰：“一派现成，谁要汝臻？本无去来，谁叫汝至？横遍十方，谁令汝超？实无有渐，谁云为顿？因诠劣法，故有胜行，曰深曰浅，允为魔说。法尔圆成，慎毋自闹。”

问：“千古圣哲，人也，学人虽愚不肖，亦人也。既云如是现成，如是直捷，如何学人不会，先圣独会？乞师朗示。”

先生曰：“汝自不去，不妨人会。人自人会，不妨汝之不去。会则学人即圣哲，不会则圣哲亦学人。圣哲学人名虽有二，体实无殊。汝但把会与不会等念抛到异域，学人圣哲等名贬向殊方，自然虚而灵，寂而照，不着问人，法华会上的多宝如来，不但与释迦老子分半座，亦须与汝分半坐也。”

问：“上说疑情，既有粗细之判，必有真假之诠，既有真假，云何曰真？”

先生曰：“汤元煮油锅。”

问：“如何是假？”

先生曰：“油锅都汤元。”

问：“如是之谈，益增学人迷惘。望师剀切直示，开我巨惑。”

先生曰：“咄，何不云迷惘益增，学人开我不惑？”

怀瑾无语久之。

先生曰：“会么？会么？诸名无常，皆依假立，若无假有，真亦强名。诠疑情曰假者，即上说粗相，有间断者也。说疑情曰真者，即上说细相，无间断者也。真疑若起，不一日，不二日，不三日，不一时，不二时，不三时，必摸着向上关（木戾），发明无始大事，嘎嘎大笑也！”

问：“从古迄今，有不疑而至悟者乎？”

先生呼：“怀瑾！怀瑾！”应诺。先生曰：“从古及今有未食饭而曰已饱，未饮酒而曰已醉者乎？”

问：“如说无疑则无悟，欲悟而必借径于疑，明矣！然则学人疑情不起，环顾自躬，实无纤疑，奈何？”

先生曰：“今有三法，能兴汝疑。”

问：“何者云三？”

先生曰：“一恸念生死，二发露忏悔，三勤参话头，如是三事，任何一事，皆能兴汝大疑。”

问：“云何言恸念生死？”

先生曰：“当人无始驰求，背本逐未，生不知来处，死不知去处，头出头没，舍生受生，枉受轮回，虚萦苦乐，如是等过，极思出离，思之至极，于焉起行，难行能行，日渐增至，细检出离，无法出离，无法出离，誓必出离，粗疑生也。粗疑既生，日日臻上，渐至觅行不得，觅不行不得，觅难不得，觅不难不得，觅生不得，觅死亦不得，觅人法、是非、山河、大地、苦空、无我，一切皆不得，二六时中乐趣横生，而此心中又若有一事焉未办，有一理焉未谐，细疑生也。细疑生，即真疑起矣。”

问：“云何发露忏悔？”

先生曰：“汝当恸念师恩，父母恩，五伦九族一切众生恩，欲报难报，难报必报。既曰必报，当充我力，欲充我力，远过为先。行人必自检讨往昔所作十恶不善等业，皆障我行，人我胜劣等法，皆违我道。当于佛前法前僧前恸悔过去已作之过，切忏不践将来未蹈之愆，心生惭愧，身堪起行，粗疑生也，粗疑既生，日日臻上，渐至觅过不得，觅非过不得，觅善不得，觅非善不得，觅忏悔不忏悔、一切胜劣等法，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苦空无我等等，已举未举，皆不可得，二六时中，乐趣横生，而此心中又若有一事焉未办，有一理焉未谐，细疑生也。细疑生即真疑起矣。”

问：“云何勤参话头？”

先生曰，“话头者，止观双运，遮照同时，（井刃）于唐，盛于宋。初机入德之津梁，千圣共由之胜法也。汝但朝斯夕斯，行时卧时，刻刻提撕，时时照检，一切胜行，自然而沛，矧曰疑邪？”

问曰：“云何为话头？”

先生曰：“汝但于未提话头以前，看此话头从何而生；既提话头以后，看此话头从何而灭；正提话头时，看此话头依何而住。话头之义不必问人，当人自合开口大笑也。”

问：“学人迷昧，罔测幽深，请师将古人说的参的直举一二，以醒愚昧，并兴来学。”

先生曰：“北斗里藏身、小参不答话、庭前柏树子、狗子无佛性、麻三斤、干矢橛、西方日出卯、父母未生前面目是谁、无梦无想主人公在何处安身立命、念佛是谁、家家门前火把子、东山水上行、一归何处，如是已举未举，悉名话头。古德究参皆能结秀，今欲悉说，尘劫不尽。”

问：“话头既多，依何为要？若曰兼摄，事涉分歧，趣此两端，祈师直示。”

先生曰：“任一话头，皆能结秀。曰二曰三，允为魔说。古人喻为鼠子咬棺材只在一处。修多罗曰：‘制心一处，无事不办。’若曰至行，一已云多，况二三邪？”

问：“大慧杲，宋之大宗匠也，常以‘无’字示人究参；天奇瑞，明之大宗匠也，常以‘谁’字示人究参：钱伊庵者又以学人必参无梦无想主人公在何处安身立命，乃能于八识上大亚一刀。而现在丛席多示学人参念佛是谁。今先生云云任一话头皆可结秀，彼非欤？此非欤？乞示。”

先生厉声曰：“家家门前火把子。”

怀瑾曰：“不会。祈师直指。”

先生色霁笑而谓曰：“家家门前火把子。”

怀瑾曰：“不会。祈师如理而说，如俗而说。”

先生曰：“他非我不非，何也？因有汝问才有他非，因有他非才有不非，始无汝问，所谓你我他者从何而立？既无有立，非从何非？况不非邪？好看好看！麻三斤、干矢橛、庭前柏树子、犀牛扇、食胡饼、吃茶去一时来也。谁管他大宗匠，小宗匠，高人琢棒，一时与我贬向他方，踏在足下，为何如此？要汝精精勤勤、快快活活参话头。”

问：“是话头者约分有义路、无义路、半有半无义路，今不可一味笼统，教令学人随捡一话头无味苦参也。当否？祈示。”

先生曰：“何一话头有义路，何一话头无义路，何一话头半有义路半无义路？汝若细检，今即汝者为有义路、为无义路、为半有半无义路？道来道来！向汝道任一话头皆可结秀，犹自趁块作么？”

问：“如说尚矣，学人浅机，参法依何？”

先生曰：“如参柏树子话，朝斯夕斯，行时卧时，口计心思，缘不外逸，一心只在此话头上，如蜂就蜜，如蚁就膻，如马就道，然后从此口计心思、缘不外逸上轻轻提起，略略管带，不用思量，不用卜度，不用有心，不用无心，不必待悟，不必不悟，惺惺行履，如实而行，如实而住，如实而坐，如实而卧，自然有瓜熟蒂落的时节。”

问：“正参究话头，杂念纷陈时如何？”

先生曰：“精进。盖杂念纷陈，正汝懈怠。倘不懈怠，心缘一境，彼杂念者从何而入？喻如无蚁之堤，水不能溃。勿忽勿忽！”

问：“正参究话头，忽尔神昏志昧，身不能堪，欲睡眠时如何？”

先生曰：“要睡便睡，不可睡时便参究不得也。”

问：“正参究话头，忽尔亲仇交集，家事国事己事他事一时纷来，如何？”

先生曰：“如理而作事，如理而交代，各就各位，正好究参，关汝何事？”

问：“正参话头，妻儿子女一时纷至，各相毁誉，去取抑扬时如何？”

先生曰：“文殊、普贤、观音、势至，一齐来接汝也，正是得力关头，何亏于汝？”

问：“正参话头，家徒四壁，朝夕不谋时如何？”

先生曰：“正好在吃油糍、胡饼、赵州茶上切切实实用功，莫要把无始劫来一件大事业轻轻放过。”

问：“家拥厚赀、食前方丈、从者数百、妾美妻娇，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正好参究。若不参究，一期报尽，牛胎马腹，应缘而去，彼妻美妾娇厚赀而重奉者，以佛眼观之，如就刀山，如躬涂炭。”

问：“家拥厚赀者参究话头时，去彼娇妻美妾、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乎？抑仍彼旧业乎？”

先生曰：“实际理地，不立一尘，万行门中，不减一法。去去何所？仍仍何处？汝若一觑觑破是话头者，岂离娇妻美妾、食前方丈、从者数百外而别有一话头邪？”

问：“士农工商兵等，能参话头否？若能，于彼进业有损恼否？”

先生曰：“士农工商兵必需参究，何有能否？若不尔者，理从何明？业从何进？进德修业于是乎在，有何损恼？”

问：“年老者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武王受命，经称曰末；宝掌闻玄，年已逾耆，正当着力，云何不参？”

问：“年少者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百丈四龄便欲作佛，云何不参？”

问：“女子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龙女八岁即已作佛，云何不参？”

问：“壮年妇人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金陵婆子参无位真人而了彻心要，云胡不参？”

问：“老年妇人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范太封君究一归何处而明本体，云何不参？”

问：“病时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圆悟勤金山一病而之五祖，云胡不参？”

同：“宗习外道者，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吕纯阳见黄龙而碎琴亡汞，云胡不参？”

问：“荡女淫妇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婆须提多早示矩范，摩登伽女略露风规，云胡不参？”

问：“市井少年能参话头否？”

先生曰：“涅槃会上广额屠儿，自云贤劫千佛之一，云胡不参？”

问：“正参话头时，不但心未开悟，真疑未起而粗疑亦无，忽然暴病而死如何？”

先生曰：“恭喜，贺喜，大事了毕。”

问：“如何是大事了毕？”

先生曰：“免汝打之绕，与你絮絮叨叨说参话头。”

问：“持一佛号，临命终时尚能往生极乐，持此话头，临命终时，宁曰进退失据乎？若不尔者，究生何土？祈示。”

先生曰：“生汝嘴里！”

问：“何故生学人嘴里？”

先生曰：“为汝乱说，所以生汝嘴里。”

问：“学人迷惘，请师如理而说，如俗而说。”

先生曰：“当人果能抱一话头，至死不渝，临命终时，随愿往生天上人间十方净上，应念而至。即不尔者，异世出头，一闻千悟，古人所谓历在耳根，永为道种者也，况朝夕孜孜，临死犹抱一个话头邪？”

问：“参话头，守戒定慧等三学否？”

先生曰：“守，能参即慧，常参即定；牧心一处，专在话头而不外驰即戒。”

问：“参话头，修止观二法否？”

先生曰：“修。牧心一处，常参话头，即止；栖心话头，不沉不浮，不内不外，不断不常，不生下灭，不有不无，照而常寂，曰观。”

问：“参话头，修生圆二次第否？”

先生曰：“修。话头未纯熟前，不参令参，欲参难参，难参必参，曰生起次第。话头纯熟后，不参即参，参即不参，曰圆满次第。”

问：“参话头是否缘生性空？”

先生曰：“是。参话头即缘生，不参话头即性空；不参话头即缘生，参话头即性空。”

问：“参话头修般舟三昧否？”

先生曰：“修。汝能七日七夜心缘一境，把着话头，定得开悟，不必九十日也。”

问：“参话头诠胜俗二谛否？”

先生曰：“诠。参即俗谛，参而无参，无参而参即胜谛。”

问：“参话头莫属密法否？”

先生曰：“属密。对面不相识故，曰世尊有密语。”

问：“参话头莫属显法否？”

先生曰：“属显，遍界不能藏，故曰迦叶不覆藏。”

问：“参话头莫是小乘法否？”

先生曰：“是小乘法，谓汝参话头有功用故，有修证故，有开悟故，有所得故。”

问：“参话头莫是大乘法否？”

先生曰：“是大乘法，谓汝参话头无功用故，无修证故，无开悟故，无所得故。”

问：“参话头莫落空否？”

先生曰：“落空，参一话头不作一话头故。”

问：“参话头莫滞有否？”

先生曰：“滞有，参一话头即是一话头故。”

问：，“参话头莫属非有非空否？”

先生曰：“非有非空，参一话头不作一话头，不作一话头即是一话头故。”

问：“参话头显法报化三身否？”

先生曰：“显。能参即报身，所参即化身，能所两忘即法身故。”

问：“参话头具足智仁勇三德否？”

先生曰：“具足。知参话头即智，能参话头即勇，一种平怀无染无净即仁故。”

问：“参话头具足法身、般若、解脱三支否？”

先生曰：“具足。话头起参即般苦，话头不着即解脱，话头寂灭即法身故。”

问：“话头具足菩提否？”

先生曰：“话头即菩提，菩提即话头，胡云具足不具足？所以者何？菩提者空无所得也，话头者亦空无所得也。”

问:“话头具足涅槃否？”

先生曰：“话头即涅槃，涅槃即话头，胡云具足不具足？所以者何？涅槃者不生不灭义，话头者亦不生不灭义，盖话头之起为缘起，话头之灭为缘灭，而是话头者本自不生，今何曰灭？即无生灭故即涅槃。”

问：“参话头每每易作道理会时如何？”

先生曰：“若作道理会，三藏十二教有明文，何故亲投吾处学参话头？”问：“学人当参话头时，不作道理会如何？”

先生曰：“道理与汝何仇何怨汝不会他？”

问：“学人参话头时，不作道理会，亦不作不作道理会时如何？”

先生曰：“丑！一派游腔滑调，戏论诽言，允为魔说，何有吾宗？”搁笔不书，寂然在定。久之，怀瑾私退。

翌日再参，问：“学人参情紧切，或觉大弥虚空，或金光闪烁，或显赤白黄绿等光，大如月轮，小如豆粒，或如电光闪烁时，未审何至，属优属劣，未知何从？祈示。”

先生曰：“概属光影，汝但不着，亦许胜境，若欲取之，翻成大患，何也？盖汝之本体无相，无空无不空也。”

问：“正参话头时，忽觉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时如何？”

先生曰：“咄！我说汝白昼见鬼，何也？虚空无形，汝从何碎？且不说粉，赵公山高，灵岩山低，汝从何平？且不说大地非大地。”

问：“参话头不能虚空粉碎，大地平沉邪？”

先生曰：“恭喜恭喜！虚空粉碎也。贺喜贺喜！大地平沉也。细检细检！”

问：“古德云：‘虚空落地’、‘柏树子成佛’。未审参话头能否届此？”

先生曰：“能。汝参话头便是柏树子成佛，不参话头便是虚空落地。”

问：“古德云：‘藏身处莫踪迹，莫踪迹处莫藏身’。未审参话头能否届此？”

先生曰：“参话头便是藏身处莫踪迹，不参话便是莫踪迹处莫藏身。”

问：“学人必到何阶真疑乃生？”

先生曰：“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问：“真疑起已，开大悟后，还参话头否？”

先生曰：“参。谓话头在未悟前为方便般若，即悟后即实相般若。”

问：“得大悟后，顿同佛体，莫不参话头否？”

先生曰：“不参。谓既开悟后，觅法不得，觅人不得，觅我不得，谁是话头？谁是参者？”

问：“大悟人莫无功勋否？”

先生曰：“若无功勋，谁教化汝？”

问：“大悟人莫有功勋否？”

先生曰：“若有功勋，何云大悟？”

问：“大悟人还修报化否？”

先生曰：“报化体空，谁是修者？谁当修者？”

问：“大悟人莫不修报化否？”

先生曰：“若不修者，谁知报化？”

问：“大悟人还断习气否？”

先生曰：“若断习气，阿谁大悟？”

问，“大悟人莫不断习气否？”

先生曰：“不断习气，汝从何悟？”

问：“大悟人还得神通否？”

先生曰：“不得神通，是谁得悟？”

问：“大悟人必得种通否？”

先生曰：“若得神通，是得神通，何云大悟？”

问：“大悟人还成佛否？”

先生曰：“汝食饭，还饱否？”

问：“大悟人还有位否？”

先生曰：“有。劣法尚有，况大悟人邪？”

问：“大悟人既云有位，是彼位者，在凡位邪？在贤位邪？抑在声闻、缘觉、菩萨、佛等位邪？”

先生曰：“不在凡位不在贤位，不在声闻、缘觉、菩萨、佛等位。”

问：“既不在如是等位，确在何位？”

先生曰：“确在何位？”

问：“何位？既何云，何曰位？”

先生曰：“一位不居，位位皆显，说名何位，何位无何，无何即位，权曰确在何位。”

问：“莫落空否？”

先生曰：“不落空，了了常知故。”

问：“莫成断灭否？”

先生曰：“不成断灭，感而遂通故。”

问：“莫滞有否？”

先生曰：“不滞有，得无所得故。”

问：“莫趣两岐否？”

先生曰：“不趣两歧，长不是短，青不是黄，有不是空，是法住法位故。”

问：“莫自语相违否？”

先生曰：“不自语相违，滴滴显无生之沛，圆圆透法尔之全故。”

问：“如是放论游词，莫染污否？”

先生曰：“不染污，万法本闲，体净不受故。”

问：“毕竟一句，究作何道？”

先生曰：“斜阳不放霜林晚，染叶红于二月花。”

先生搁笔，怀瑾礼退。

此壬午未行七前九秋之序。灵岩红叶，正满山也。焕师笔示口授怀瑾者多侪伦数数倍，固忽而轻之。今兹捡箧，口授则几罄忘，笔示幸能略存残纸，一读再读，汗泪交倾，此狮子一滴乳也。怀瑾不悉往昔作何恶业，背我本明，乃等王膳于秕糠，齐黄钟于瓦釜，使非灵岩一七亲味醍醐，深沐法乳，而是篇之辑能现于世乎？而今而后，益知业不进思，必鲜深见，益滋陋矣！今辑此而梓，固昭告同仁，抑亦为浅尝法味，误金作砂，如怀瑾者痛下一拶耳。”

乐清南怀瑾谨辑

一九四三年六月吉日

## **二、尺素**

灵岩七会既已，诸方长老共省中贤明缁素尊宿集成都文殊院而议曰：“比来禅德寥寥，曹溪南华寺和尚虚云者，宗门哲匠也。驻陪都，幸密迩，宜派重员迎其宾省，矜式来学”云云。众可之。推昌圆法师、焕师往。逆丁行，昌公病，怀瑾侍焕师行，载道前日，友好麋集而谓怀瑾曰：“比到陪都必有一番议论也，其毕志以告如何？”怀瑾曰：“诺。”兹辑此帙内彼时答朋侪书揭之，颜其篇名“尺素”。讵曰集赘？然亦飨我同好者矣。书曰：“某某足下，怀瑾侍焕师车行两日，乃抵陪都，与虚老过从五日，前后数谈，益知作家相见，备极平常，不但未逞机锋，更无所谓棒喝也。使非兵连祸结，丝忽朕兆都难寻讨。谚曰：：大智不肆口，大拳不弄手。’不其然乎？纵有一二缀四连三，然亦击石火闪电光者矣。知注特及。

“明日焕师偕吴先生适钧、孔先生阵云，南渡谒虚老于狮子山之慈云寺，盖救国息灾法会亦设坛于此也，吴、孔为焕师介绍弘伞、显明二师，二师者密迩虚老者也，且以刺和诸方请牍，托代进。二师诺之，手去。久之，虚老命侍者延焕师往。及室，焕师伏地胡拜，虚老扶之起而看坐曰：‘老居士甚可不必也。’焕师坐通来意，然未一言及佛法禅道，虚老曰：‘老居士来意，余已知之。老居士不为自己而来，是为众生而来。’焕师笑而摇首曰：‘不是！不是！’旋辞去，虚老门送。怀瑾退。此第一则会语也。

“越日，戴先生季陶与焕师晤子法会之客室，焕师曰：‘蓉中诸君子渴望虚老一临，彼间仁者能一劝驾否乎？’戴曰：‘虚老高年，刻又奇冷，且五十日法会波波疲惫已甚，鄙意听之之如何？’焕师曰：‘善。’然虚老宾省之念固未斩也。滇主席龙云以代表来迎，赴蓉之议乃寝。盖到蓉必及滇，于事于时都不可也。于是焕师乃邀弘伞法师持语虚老曰：‘五十日法会，和尚未拔一人，成都佛子甚为精进，倘到彼，虽曰不得巨鳌，然小鱼尾尾必多吞饵者。’伞师持似，虚老笑曰：‘虚云老矣，钓且无，虽小尚不奈何，况巨邪？’伞师复闻，焕师曰：“苦！苦！倘有钓，成都抛纶者固多，不必和尚也。’此第二则背语。

“法会毕，虚老邀焕师夜谈，怀瑾侍，且曰：法会已终，彼此无事，可以冲冲壳子，甚不必拘拘律仪也。’焕师曰：‘善。虽然和尚西来，君虽明，惜相非良辅矣。五十日法会波波，未免水里画纹，空中书字。’虚老曰：‘何谓也？’焕师曰：良辰难值，良机易久。’虚老大笑，复曰：‘老居士与显明法师过从否邪？’焕师曰：‘不但过从，而且甚密。’虚老曰：‘有说乎？’焕师曰：‘有。’虚老曰：‘何说？’焕师曰：‘教渠踏踏实实与和尚作侍者三年，必摸着向上关（木戾）。渠曰：摸不着时如何？余曰：瞎瞎！你来成都觅一个啄棒打发你。’虚老大笑，且曰：‘成都学佛朋友如何用功？’焕师曰：‘有三种朋友落在难处，不可救药，所以望老师刀斧也。’虚老曰：‘云何曰一？’焕师曰：‘一云悟后起修报化，一云一悟便休更有何事？一云修即不修，不修即修。’虚老曰：‘嘻！天下老乌一般黑。’又曰：‘以此道兴替论，贵省之盛甲全国，而犹云云，况余乎？此当机所以不许徇情，而贵眼正者也。’焕师曰：‘唯，唯。’

“虚老曰：‘比来一般魔子酷嗜种通，并以之而课道行高下，成都朋友有如是等过患否乎？’焕师曰：‘有，有，还是天下老乌一般黑。’语已，指怀瑾而谓虚老曰：‘此生在灵岩七会中亦小小有个入处，曾一度发通，隔重垣见一切物，举似余，余力斥之，累日乃平。’言未卒，虚老曰：‘好！好！幸老居士眼明手快，一时打却，不然险矣危哉！所以者何，大法未明，多取证一分神通，即多障蔽本分上一分光明，素丝歧路，达者惑焉。故仰山曰：神通乃圣末边事，但得本莫愁末也。彼时纵谈声震瓦屋，极尽其趣。焕师骤起礼拜，虚老手扶曰：‘居士作么？’焕师曰：‘丁行之日，昌圆法师托焕仙问和尚一语云：如何是定相？彼时焕仙即欲答言：已问和尚了也。旋以祸不入慎家之门，胶口至今，乞师一语毕来命，’虚老曰：‘本来非动，求定奚为？永嘉云：二十空门，原不着一性。如来体自同，若起心求定，是为魔境，定境既魔，相安有是？若有是处，皆功勋边事也，请语昌师，决不相诳。’焕师笑曰：‘诳也！诳也！’起退。虚老挽曰：‘住，住！年来惟今日冲壳子，心中甚开阔也。夜虽深，余力尚能支。’又数十分钟。退。此第三度会语也。

“滇代表戒老和尚，虚老同参也。共王九龄君谓焕师曰：‘虚老能到蓉，滇即不难速驾。然此老极询情，且重先生，若辱跪求，必如愿，如何？’焕师知不可，然以为法为友，慨然偕怀瑾长跪俯请，虚老手之令起曰：‘老居士起，起。’焕师仍伏地，虚老曰：‘老居士愿虚云多活几年即请起。明岁之冬的来成都，不然与老居士道谢辞行矣。’焕师悚然而起，挽以住世，虚老领之。于是亲书一偈，并《南华小志》一册，自像一纸，赠焕师。偈曰，‘大道无难亦无易，由来难易不相干。等闲坐断千差路，魔佛难将正眼观。’复赠吴梦老偈一、像一，复蓉中诸贤信多函，托焕师转。明日回曹溪之南华。怀瑾侍焕师趋潼南之玉溪。”

乐清南怀瑾敬辑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吉日

## **三、杂章**

广汉杨光代记曰：焕师掩关前后数月中，口示笔谈记者有之，忘者有之，而未记而未忘而收不胜收者亦有之。朋侪或志其言，或彰其行，光代书生不辩菽麦，宁知胜行？实愚之甚者也。又性懒而酷嗜言章，惟于焕师只字片纸或闻诸于友，或亲炙于师，或道听，或野闻，莫不悉捡而内册中，意者赴初学之来机，彰先哲之楷范，于是乎在也。今辑斯帙，断自掩关时，爰汇及之。

随唱

南山人在北山阿，错把平原认险柯。色色穷源空有我，心心相印本无他。忘情片刻非关少，作业三祗一念多，个个楼门通大道，凌风鹞子过新罗。

其二

认取真空自不空，本来非异强称同。三轮体幻君休趁，一派圆成孰假工，有义可循皆剩法，依门得入是虚通。无端多事澄潭月，印出桃花倩软红。

其三

朝朝弹个莫弦琴，认得淤泥不是金。弥勒门门皆可入，当人的的枉探寻。悟时有悟悟非悟，心到无心心乃心。一派圆成天上月，本来非霁亦非阴。

其四  一

纯阳昔日到黄尤，长剑亲提未肯封。有粟饶君藏世界，无铛执与煮虬松。汞金不炼非关洁，布袋全抛亦是慵。欲就先生明个事，一天晴月九垓共。

颂初祖达摩人师像

什么菩提什么禅，破沙炉值几文钱。一花五叶寻常事，何处将心向汝安？

颂马大师道一肖像

踏胸搊鼻掷斧下，觑的事，即不问如何是，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少盐酱，这个是谁人语？谁人像？一时记不到心上，哦！明白了，的的是四川马簸箕的小儿子，做出了江西道一大和尚，不信道明眼人前一任举向。

舟行口号

卸却高车赁小船，不知何故不成眠，偶然一觉醒来看，已过垂杨浅水边。

拈永明寿四料拣

四偈煌煌耀古今，行人到此每沉吟。万缘非有休狂趁，一物已无何处寻？戏把枯桐收作乐，权将黄叶指为金。等闲透个成亏语，好听清宵昭氏琴。

咏根器优劣  i

梅开谁自问春先，小草无端计后前。一派随心谈五位，几回肆口说三玄。风回花送窥帘月，雪过云开带笑天。凡圣由来非二法，言愚已妄况言贤。

颂断无明

嗟君何事断无明，断却无明断又生，了体明明无彼我，缘行处处有亏盈。心空万法非关静，足遍千山不是行。为报痴狂门外客，从来谁败复谁成。

赠龙华长老性空开堂

明明百草头头荐，谁向西河卖弄狮？流水不曾怀昨日，桃花依旧到春时。与人有法还同妄，执我无心也是痴。问取龙华今长老，为谁跨跳为谁提？

口号五言二律

业识奔如许，家山到几时。惭言精进我，羞对天人师。五蕴明明幻，诸缘处处痴。藏珍谁可拟，之子欲何之？

其二

谁铸河山暗，嗟君自取明。寒潭澄万籁，皓月整三更。寂寂非无计，行行觉有情。是谁呼小玉，莫趁认虚声。

偶成

春信来花外，平林鸟下迟。缘心空有我，得智本无师。理事何曾碍，朦胧不是痴，明明扉启处。正是闭扉时。

书怀

从惊新梦觉，万派竟流洪。有酒休辞醉，无心不可通。春融天意外，人在月明中。去住原非碍，冰河发焰红。

椎秦

天风寒以冽，霜兮霜兮六月，我有思兮天浪，发美人兮忍引自，风狂兮砭肌骨。

我有排霄翮，不渡关河黑。谁栽路旁草，离离行不得。

是邪非邪，侬心夜夜到梅花，谁搅酪酥为粪毒，嗟嗟！十室九无家，君休看，莫邪！

修我戈矛不可以，仇我有思兮汝岂知？汝不知兮心烦忧。

椎秦无赖子，翩翩独当途，举世咸推桧，而我胡为乎？荆棒道路旁，默默不成行。

黄河

黄河之水浊，千年万年恣。荡涤谁家儿子？愤扬波不澄清，工驰角是非失经，今我不乐。

黑夜望黄河，严霜飞六月。而我天涯客，欲济怜舟筏。况乃正当年，谁堪对葳蕨？

黄河黄河滋我烦忧，振振君子明德其求，倾东溟兮而洗浊兮。猗欤谁俦？

光代曰：“《椎秦》五章，《黄河》三章寓言胜义，惺赴来机。若曰世谛流布，实谬玉而曰燕石，不可也。”

牧牛

噫！这头牲永日山行，野性难驯，蓦鼻牵来闲处牧。忽又狂奔，细认无迹，何术拘拧？犯人禾稼，入水穿云，哦！我眼未全，嗔本来无，任么牧童，何处牧牛，从何处寻？谁管他有腔笛无腔笛，弄到天明，斜阳芳草，紫陌娇垧，雪月风霜。阴与晴，总是虚声。听听哑儿歌一曲，谷应山鸣。

不令

胡嗟尔仪兮，策以授余，匪策之好矣！厥德惟追，金兮玉兮，匪我之怀矣！嗟彼君子，于役于此，友朋孔多，于居于止，终心藏之，曷可忘之？

齐齐尔邻，懋懋尔德，尔德不孤，尔仪孔则，愿言偕行，骖之八骏，驭彼天衢，云胡不令。

光代曰：“《不今》，戒独也。独则孤陋而寡闻，胜径莫践，行人过也。”

客来

客来不速去，由他高卧南山北斗斜，一觉醒来了无事，云门胡饼赵州茶。

长庆

长庆到百丈，倒骑牛背上，拈起百杂碎，十方空荡荡。任么老婆心，现此好模样？敬白如我曹，光阴休自浪，饭颗山头饭，枵腹去来是。痴汉君不见兮，见见见见见。

元旦

元无所始，旦亦空名，本来虚寂，妄新自评旦夕对待，除对无言。依妄生计，万类以形。识得贼根，总是虚声，不妨沽酒，任性陶情。

我不辞醉，亦不趋醒。醉醒名言，何有于真？无相光中，再进一巡。

孔释

是非心尽，孰住孰行？曰释曰孔，其义皆心。尊孔非释，自背其明。尊释非孔，见亦失真，此心非二，一亦不存。枝虽千异，根则同根。途有万殊，到家皆亲。我语能仁，我见云云。见亦非见，谁俗谁僧？无相光中，万相以形，入此法门，不立见闻。离见即见，立闻不闻，得无所得，释兮孔兮何分？

古寺

古寺云深盖，闭关户不扃。未闻师说法，何处有龙听？到处云迷径，时闻钟磬声。独寻师不见，山月自空明。

一切

一切境因心有，心亡一切境亡。明明心如幻化，何收何放何狂？其体本虚，无碍明净，遍澈十方，瞥尔情生，一念著之，便起祸殃，凡圣皆缘妄计，佛道魔道非良，了达性自空寂，当人何用不臧？虽然理事如是，行解相应为强。苦我下根愚钝，说食终未充肠。行时转生过患，波波度日堪伤。宣尼七十从心，香林卅年道场。悯余牛马小走，敢不日夜相将？何时冰河焰发，十方殊土齐光。圆悟云：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

丘兮

丘兮垤兮，山之类矣。嵩兮泰兮，岳之望矣。彼君子兮，我之怀矣。

嗟彼怀人，实追尔修，仪于邦家，友朋是求。

何嗟尔仪兮，不藏忒兮。凡今之人兮，不轨则兮，匪我之怀矣。

光代曰：“《丘兮》，思美人也。”

今夜蜀山月

今夜蜀山月，舒明雾可开。行行人万里，落落未归来。

今夜蜀山月，天涯望欲痴，不堪春冷冷，起视夜迟迟。

今夜蜀山月，铺光到海头。淋淋千尺水，不洗世烦忧。

今夜蜀山月，闺中只独看。佳人河汉隔，的的渡江难。

光代曰：“《蜀山月》行者回车难辔，真妄失齐，伤乖时也。夜夜者，叠言深感耳。”

行者日

日夜究个事，与么难成办，求之不可得，舍之亦过患，不舍复不求，其事自成现，明知个中情，行时总碍陷，顾我实愚顽，荐此何太难？尝闻一宿觉，一语即契合。彼丈夫兮我丈夫，何自趁焰如狂鹿？个中无知实无见。一切圆成净无绊，不离当处常澄然。咄！我无崖岸中立崖岸。

一炉

倒化立亡事有无，本来不二理何殊？蓦然布袋撕将破，天地原来共一炉。

赠秀空和尚

谁骑水牯到南泉，牛背横加逐影鞭。纵是无心犹远道，何堪有念侈谈禅？风行百草头头荐，月印千江处处圆。偿得云门胡饼价，赵州茶自不须煎。

光代曰：“先生于灵岩寺正殿撰一联，未付梓即下山。”联曰：

溉数万顷良田，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清，好个比邻秦大守；

揉千七则藤葛，不说话亦堕欲说话亦堕，拈与胡僧阿耆多。

寺，天竺僧阿耆多尊者道场也。秦大守祠在山右数里。

无题

耨琴耕月两悠悠，行到花前语未收。不是几行春雁过，险吟新句上西搂。

赠赤父

作佛称王梦两酣，前三三与后三三，夜来每启吴钩看，闻道有龙在碧潭。

荷

鱼潜鸟逸水无波，叶茂花添蝶粉多，纵出淤泥犹不染，弋人何处可张罗？

蜻蜓戏荷苞图

好花好到未开前，称意蜻蜓得信先。若了当年西土意，荷叶团团团团团。

鹤立松图

溪桥昨夜话尧年，一唳于皋遍九天。别有栖心言不得，倚松长立不长眠。

赠通超

卸却头巾不问禅，袈裟值得几文钱？有时懒阅案头忏，走到芦花浅水边。

蜻蜓慈藻图

细浪层层慈藻香，蜻蜓无故引风狂。明知墙外花如锦，飞向东邻何氏庄。

西楼小灯

如此风波任意行，夜来何处管弦声？昨宵曾到西楼上，万里河山一线明。

步内水冷生原韵

莫卖龙泉剑，江天尚有情。小行四五步，长啸两三声，出匣寒犹劲，还家念转轻。正宜春信好，草长乱飞莺。

遂宁别诸子

行矣二三子，迢迢路正长。骅骝开道古，岁月逼人忙。趁块来韩犬，接与过楚狂。由来梅有骨，莫厌露为霜。

王溪口舟行经红岩嘴夜抵潼南口号

一苇红岩后，微微夜色升。疏林传暮鼓，渔火接风灯。水落舟行碍，潮平渡幸能。莫愁云黑月，恐是有龙兴。

别潼南诸子

不可别君日，纤怀强赋诗，何堪春冷冷，况对柳丝丝？飞鸟营巢急，归车载道迟。殷勤报桃李，珍重未开时。

广汉杨光代敬辑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二月吉日

## **四、醉后之光**

通宽曰：“此剧壬午秋闻于师先生竹君，师先生者，灌之耆宿也。与申价屏、官玉章、贾山人克卿善护国之役，焕师共豪杰啸义北伐，灌县令杨端字在焉识竹君。今兹逾二十九寒暑而先生年七十又三矣！然健壮如丁年。焕师掩关灵岩,特张筵集戚好百余人，自唱《醉后之光》剧，享之潇洒清逸，音绕屋梁，抑扬开合，各尽其韵。彼时听众如醉如醒，如万壑鸣风，如银河泻影，如游钧天，如闻韶，如一切，总如而总不如，益知声教固不后于戒定等行、诗礼等学，抑亦处处杏坛，泗水鹫岭祗园者也！剧为焕师口哦，久乃笔之，藉稗官歌咏，写悲悯远怀，即事即理，滴滴显万法之如，为己为人，处处形君子之大，且初机入德之程，菩萨行化之雅，都于是乎在。通宽窃揭而梓之，意者或有开士闻声契理，得意忘言，讵不休哉？亦枕子落地，鹫飞度天者与？剧曰：

醉后之光

（净扮僧上引）佛座拈花余贝叶，樽前合笑看人头。（坐诗）琴剑埋光易，英雄寂寞难，西风黄叶交乱，等闲吹过十二栏干。（白）俺鲁智深自披剃以来，而春而秋不觉时逾半稔。禅门清寂，实无所谓奇特，亦非别有专长，每日照常啖饭，依旧饮茶，今日秋高气朗，有心出寺，睹睹山景，以消烦闷，还须斜扣单扉，随场游览则可。（宜黄头）（唱）掩单扉，步回廊，金风扑面，（作掩扉起行状），（二黄夺夺板）梵王宫，凝瑞霭，日午当天，（放腔作喜状）（大过板）满庭中寂无人，素兰心淡，（作周顾游赏状）傍危墙，笼松竹，虫鸟无喧。（放白）好清静的禅院呀！（唱）开大步，迈出了天王宝殿，三门外铺遍了锦绣江山，碧澄澄江天高晴空如练，风洒洒过桥西爽道楩楠，近溪头水清浅游鱼出现池塘内。（转，二流）浮睡鸭交颈而眠，望广陌田畴片片，耸高林红叶翩翩，木落惊秋鹰眼乱，猿猴戏树打仗千。行上了山垭越岩畔，衰草如茵石若盘，就盘石放下了身心一片。（白）哦哦！你看你看，（唱）是何人穿山径，担瓮而前？（白）鲁智深便说秋高意远，山水可人，仔细思量，万化如寄。这些时候觅俺的身心道也了不可停。何米贩客送沽，使俺胸中顿生渴想，俺不免踞此盘石，小坐片时，待他到来，饱饮一回，有何不可？正是一回渴饮思吞海，几度心狂欲上天。（指介，白）好呀！你看他酒担儿竟向这来也。凑兴呀凑兴！（末扮隐者荷担上唱，二流）世上人失却了一双眼，贪财贪色肆狂癫，把生死二字全不管，不杀不盗便淫奸。明明白白四大幻，眼睁睁把个事看之不穿，我屠龙人今变作乡村小贩，下苦口要唤醒世上痴顽。（白）俺天涯客髫年鞭笞子史，壮岁奔走，英雄利锁名缰，早已浮云等视，贤关圣域本来流水而观。每日越陌度阡，贩沽为业，藉以潇洒俺自己襟怀，而且要缁素他世上人的清浊。今日秋高气爽，正好荷担前行。正是（诗）万里河山带笑看，亦无凡圣亦无贤。漫言渴饮思吞海，杖头可有沽酒钱？（唱，二流）一肩儿担负起，风清云淡赤裸裸，任运自天然，谁管他桥长与亭短，谁管他越陌又度阡也？不问少殇合老聃也。不问石崇和范丹，上山垭俺正要迈步前站。（净白）老伯且住，（唱）挡定了老伯驾，权请息肩。（末）问阇黎因何故把俺阻绊？（净）就盘石愿与你倾盖谈玄。（末笑背介）这阇黎他也知个事一件，（净）论个事，水在清潭云在天，（末）既如此俺与你放下重担，（净白）好（唱）你班荆我踞石，气象万千。（齐白）老伯，（末）阇黎（净以手指担介）个中所蕴何物？（末指介）你问的是他，（净）然也。（末）阇黎可解密语，（净）老伯请讲，我学人愿来猜上一猜。（末）如此请听。（净作点头介白）好！（末诗）也非大道也非泉，一吸争夸斗十千。不为东山无贺老，等闭谁肯掉回船。（净）哦，哈哈哈！好酒呀好酒。酒酒酒，好朋友，老伯（末）阇黎，（净）老檀越，（末）大和尚，（净）想昔年祗陀太子与给孤独长者一施林园，一舍金帛，他二人至心供养如来，从古许为奇缘，而今艳称佳话。老伯老檀越，哈哈哈！（末）闺黎怎见？（净）自昔有言，万行门中檀施为尚，君子接物，不拂人怀，贫僧自出世以来，别无嗜好，独爱此一杯黄浆，哈哈哈，老伯！（末）阇黎！（净）可舍这两瓮清酒与贫僧消消胸中渴闷。（末）这个！（净）哪个？（末）这（背介）天涯客自叹，俺看这个师僧道也有些气息，道也有些来由，想俺走遍天涯未逢作家，不免藉此两瓮清酒，设个机关，他若解之得开，转得过，那末便是钓尽千江，获得巨鳞，俺便舍两瓮黄汤，供他饱饮一顿。他若解之不开，转不过，俺便一肩儿风轻云淡，迈向前村去也，就这样，待俺上前。阇黎！（净）老伯！（末）阇黎要此两瓮黄浆，道也无妨，但是老汉还有请教之处，你若认识的清，解答的确，我便尽量施你饱饮一场。（净）若认之不清，答之不确呢？（末）那么老汉，便一肩儿迈向前村去也。（净）如此老伯，就请！（末）好。（过场）（末油出短刀横架瓮上，怒气叉腰，一足踏瓮，一足立地介白，连连单捶）请请，（净熟视状背介）鲁智深便说俺观此老，真实内蕴，精华外发，翩翩如云中鹤，冉冉似尘外仙。袖出腰刀，横压酒瓮之上，一足踏地，两手叉腰，怒气汹汹，俨若天神。声声叫俺答话，口口叫俺答言，哼哼！你这勾当道也瞒俺不得，骗俺不了，待俺上前，自有理会。老伯，（末）阇黎（净）你看后面何物？（末）在哪里，（净）在这里，你去（将末踢仆执刀启瓮见酒笑介）好酒！好酒！哈哈哈！（唱，三板）起一腿将此老仆之在地，就腰刀劈开了两瓮卦皮，抱酒瓮似渴鲸无忌。（浪子作饮状介唱）那管他玉山颓，醉倒如泥。（齐作带醉状末暗起熟视白）好爽朗的和尚！哈哈哈，（唱）这师僧皮肉下有些血气，他也知年迈人袖里藏机，你看他似渴虹，全无回避，一霎时两瓮酒点滴无遗。（白）天涯客便说，这个师僧道也可人，想俺踏遍江湖，今日始逢作家，不可轻易放过，待俺上前再为深深拶他一下。阇黎（净作醉应介）老老伯！（末）和尚，（净）老老檀越！（末）两瓮清酒可当意？（净）道道道还当意。（末）饮可开怀？（净）道道道也开怀。（末）如此还来？（净）还什么来？（末）还我未饮以前的酒赀来！！！（净）是是是，老伯你要酒赀吗？请请请近身来，贫僧与你给给酒赀。（末作起身起足，将净仆地，介白）去！（作急行状）正是一拳拳倒黄鹤楼，一脚脚翻鹦鹉洲。得意气时添意气，不风流处也风流。（荷担下，净起醉白）好酒泥？（作四顾状）老伯檀越哪里去了，四顾无人不知老伯向何方而去？（作惊喜状，白）明白了，哦！哈！哈！这下俺明白了。唉！踏破铁鞋寻不着，得来全不费功夫。（净作大喜介白）哈哈哈！明白了，正是八个磨盘空里走，金毛狮子变作狗。意欲将身北斗藏，还须合掌南辰后，（净笑）哦！哈哈哈！日已西斜，回寺去者。

（内堂布景净作介唱，二流）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任他醉染枫丹，落日斜过疏林，秋风来四野。牧童儿横牛吹笛向谁家，渔翁执钓江边撒。又只见农夫樵子，他们一个一个负荷过山址，猛抬头不觉得三门近也，（白）你看那铜兽衔骄栊门紧闭，俺又如何得进呢？哦！有了，不免排闼而入。（作椎门状唱原腔）进三门先拜过四大菩萨，（作醉抖状白）菩萨俺在与你顶礼了，（作欲呕状）哈哈哈！（唱）这一个手持着黄伞一把，这一个怀中抱琵琶，这一个拔剑砍地下，这一个怒目又獠牙，哼哈将竖起拳，欲将谁打？（放白）俺在与你讲札，你举起拳头打谁？莫非要打俺吗？噫！俺良言相劝，你做起那个样儿，还不伏气吗？可恼嗳可恼！（唱）清平世岂容你撒野放夸，我在说你还在佯装做假？挺双眸，你胆敢怒眼瞧咱，气冲冲把你的头颅扭下也，免你逞骄傲，有我无他。（过场作扭打状，指四天王介）细思这四个也不成话，静悄悄在一旁片言不发，明明是大骗局，六个一把，或是喜或是怒，射影含沙，眼睁睁一切事无碍无挂，平白地起风波，把人醉麻，越思越想越气，大奋老拳，送你等肝脑涂沙，（作打过场唱）一霎时皮面碎，现出草把，天王殿遍地尽泥渣，越看越想越异诧，（指介）正当中还有个弥勒菩萨，无端开口在笑杀，惹得人说七又道八，把几句唯心唯识滥套话，骗尽了痴儿痴女走天涯，我不打你还说我在把你怕，这一拳俺便要连根而拔，（打介）香泥腐草委一坝，以免他世上人见了眼花，罢罢！这便是慈航普渡观世音，任人说俺的胆儿天来大。（齐白）鲁智深便说，适才带醉蹄来，则见一群强盗，喜的在喜，怒的在怒，或持刀剑，或带拳头，一时恼了俺的情性，举起拳头一阵好打好打，只打得飞尘蔽天，落英满地，哈哈哈！（作呕介）这些时候俺的心中道也潇洒，道也快活。（作吐状）身体闷倦，不免在此佛坛假寐片时，正是千山月酿枫林醉，一枕秋饶桂院凉。呵呵呵呵！（作眠状。副扮堂王，丑扮知客同上。副末）云来龙听法，（丑）客去鸟啼花，（副）俺堂主，（丑）俺知客，（副）师弟，（丑）师兄（副）二人寮房习静，（丑）耳听剥啄声腾，（副）不知是何情境，（丑）一同出外看明，（副）如此师弟请，（丑）师兄请，（课课子，副末）在寮房听了一阵，三门内响动非轻。（丑）一同去察看是甚？师兄不好了，（副）什么事？（丑）你看天王殿，破碎纷纷。（副）呵唷！了不得了！哼哈将头卢打损，四天王一个无存。（丑呀）弥勒佛当中不见影，师兄你看这不是他干的吗？佛坛酣睡鲁智深。（副指介）这贼秃生性轻神圣，他使酒撒疯，专好凌人，（丑）师兄！（副）怎见？（丑）趁睡着拿绳将他捆。（副）好（丑）不妥。他力大恐伤你我二人，（副）不错，到不如白众动公忿，和尚升座以理评。（丑）好！依法理总不仅打他一顿。师兄，咦，只怕要活迁化这个畜生，（副）既如此，主意要拿稳。（丑）对，就动手，说干就干。（副）你撞钟，我击鼓，雷厉风行。（齐同下内钟鼓开鸣，大喊）和尚升座，传鲁智深！（净作惊起介白）来了！来了！（唱三板）不知是何人击法鼓？（内白）传鲁智深！（净白）来了！（唱）惊醒了俺南柯梦觉（内喊）传鲁智深！（净白）来了！（唱）莫不是念诵有错？（白咦）不是！（唱）莫不是诸方来参学？（净白）唔！越发不是。（内喊）传鲁智深！（净白）来了，（唱）醉朦胧睁开眼，四下瞻顾，（净作惊状白）这下俺明白了。（唱）瞥见了天王殿，破碎满屋，一定是众秃丁来拿我过。白椎集众，要把俺逐，赤裸裸一片心，有谁识破？少时刻，听和尚亲口发落，毕竟是我错，他的错？都付与明眼人仔细摸索。迈开我英雄步，何须避躲，有谁知六六原来三十六？（齐白）鲁智深便说，耳听法鼓惊鸣、警钟频报，想必和尚升座，待俺上堂领话，（正是）不堪风唳鹤，况对月眠龙？（内喊）传鲁智深！（净）来了！（作醉状）哈哈哈哈！醉了醉了。

峨眉大坪寺释通远敬辑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冬月吉日

## **五、灵岩访问记**

常闻之怀瑾、通宽、光代等曰：师掩关灵岩时，诸德讶之。或函侯，或亲存，或便值，或以介而来访者实繁。有徒笔谈口答，一仪一形，无不煌煌显示第一义谛，谆谆诱掖初机进程。剑秋行薄，未能躬与斯盛，躬味斯法，而要与承法诸君子常通音讯，因搜录当时函访言章，久之成帙，今仅揭其面询语，余不入者，盖同人另有专编，故不赘也。是帙断自焕师掩关时，颜曰《灵岩访问记》。记曰：

朱先生叔痴者，蜀之巴县人也，年七十三，避暑灵岩，谒师，见僧手绾珠，口喃喃念持佛号，因曰：某在五台以净宗叩某法师曰：“是宗者小乘法耳，非究竟，如何？”某法师以手约之，私谓叔痴曰：“是是，慎毋泄，否则浅人知摄机不普也。”举未卒，先生色然曰：“嘻！是何言欤？华严海众犹归净土，文殊大智不舍极乐；龙树妙阐入德之程，远公创结莲社之雅，是大是小，是究竟是非究竟？道来道来。”当众无语，久之，乃曰：“个中自无青白眼，枉在人前羡阮公。”朱应喏诺退。是夜再参，先生送客及门，朱坐门侧小磴，先生握朱手曰：“三爷夜深坐几何邪？”朱曰：“渴思再见先生，及门闻客在，故待之，然已逾二钟也。”先生矍然邀入室，多所发药。临去以《中庸》一册手度于朱曰：“但看此，三日后当再会，日内不烦大驾也。”朱行。

越三日，先生预往东岳庙之后殿，以侍者速朱至，乃下阶逆躬。扶至殿，笑而诘曰：“三爷《中庸》之义可得闻乎？”朱语：“至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处津津焉，甚可味也。”先生忿然曰：“呸！”朱罔知所措，侍者曰：“朱先生何不速呸？”朱亦连呸数呸，先生曰：“止止！”久之乃曰：“是什么？”朱忽释然伏地三拜曰：“何期晚年得闻这个？”先生曰：“这个是什么？”朱大笑。朱先生者国之老宿也，嗜道学佛，高逾时彦。初来山拟暑稍却，当往成都，听某法师讲《菩萨戒经》。至是命除庭馆，思久住。常谓人曰：“是法真有因缘呵！余壮客上海，相者曰：‘晚岁当闻至道。’固惑之，今果尔尔，亦可追也。”无何，陪都开国防参议会，朱之属以车来迓，不肯行，曾子玉、王子骞促之不可，先生闻往而谓曰：“三爷，昔黄龙南斥舜老夫曰：何不有事令无事，无事令有事，所谓净佛国土，成就众生者也。”朱大惊曰：“诺诺！明日行。”翌日，朱来辞，致三拜，先生亦答三拜曰：“蒲卢诘意，萨婆诃。”三称。

先生同傅先生初来山，曾先生子玉、李先生子方等，会先生室中肆谈勘辩，先生曰：“个事现成，何须语去言来，乃辨泾渭？但观行动，缁素判也。”傅先生曰：“噫！果邪。然则观何行动？”先生曰：“走路。”傅先生曰：“开悟人走路如何？”先生上前三步，回座。傅先生曰：“未开悟人如何走路？”先生亦上前三步回座。李先生子方兄见而翻然逸去。先生曰：“勘破也，勘破也。”因顾众而指李曰：“他足根来点地在。”问者曰：“如何是李先生足根未点地处？”先生曰：“汝去问他。”翌日问者曰：“先生昨日勘破李先生是许他，是不许他，是半许或半不许他？”先生曰：“是许他，是不许他，是半许是半不许他。”问：“如何是许他？”先生曰：“他名李子方。”问：“如何是半不计他？”先生曰：“他名李子方。”问：“如何是半许半不许他？”先生曰：“他名李子方。”

灵岩行七就座，李先生子方者出而大哭曰：“苍天！苍天！”先生曰：“咄！汝干饭吃多了邪？幸我无侍者，若有把汝活埋。”李无语，逾时，先生问众曰：“只如上语，汝等当如何答？”渠或曰：“请他再哭一场。”李乃大笑。先生曰：“丑丑！诸人有捡点得出么？”众无语。先生曰：“好好用功。”

王子赛来山，与先生、傅先生会于曾子玉处。王与曾同问曰：“如何是佛？”先生顾视久之，乃还问曰：“汝试道一句看？”曾、王两先生齐声曰：“心即是佛。”

先生曰：“汝有心否？”皆对曰：“有。”先生曰：“汝是佛否？”皆趑趄不语。先生曰：“何不道心即是佛？”皆复无语。傅先生大笑。先生曰：“会么？”皆云：“不会？”先生曰：“心即是佛。”

申旅长介屏者，先生敬友也。来山问曰：某七十之年忽焉将至，而四大不牢，生死未了，如何？”先生大声曰：“嘻！是何言哉！是何言哉！”申惘然，先生目视申者久之，曰：“会么？”申曰：“不会？”先生曰：“且付河山鞍辔外，一鞭红照出风前。”申复无语。先生又曰：“会么？”申云：“不会。”乃曰：“兄但行时、住时、坐时、卧时，乃至朋友交际、妻儿子女会合等时，切切实实持佛号，而不必外觅神仙，内计丹道，一朝报尽，自然往生彼上。生彼土已，生也死也不必问人，自然如观掌果也。”申闻踊跃叹称希有。

甘厅长典夔偕其夫人及邑人陈耀鱼来山。饭后品茗，因请益。夫人固治净宗，甘曰：“佛与道同邪异邪？”先生曰：“非异非同。”甘曰：“愿乐欲闻？”先生曰：“佛道皆一心之显，故曰非异。然道不是佛，佛不是道，故曰非同。”甘曰：“佛不言神凝气府、五气朝元、三花聚顶，乃至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等，今曰非异，无乃非欤？”先生曰：“唯唯，否否。”不然，乃问其夫人曰：“‘汝念佛否？”对曰：“念。”先生曰：“汝得神凝气府、五气朝元、三花聚顶，乃至炼精化气、炼气化种、炼神还虚否？”对曰：“未得。”语未卒，甘曰：“佛法中正高深，余乘尚不及此，况净宗邪？先生此语非戏即幽，尚祈明示。”先生曰：“语实非戏，义亦不幽，何也？若必谓彼不是是，舍则多一法也，何云佛法？若必谓彼是是，取则少一法也，何云佛法？须知我法了无是非，何有增减？况诸法无常，皆依假立，三藏十二分教，悉属黄叶止啼，概为应病权药，要在当人明自心，见自本性耳。苟明得自心，见得本性，解幻巫蛊，皆为胜法；若不尔者，三藏十二允为魔说。”语已，以手拈须，寂然饮茗。当众渴欲闻义，先生不答。

甘夫人乃起问曰：“云何说云五气朝元、三花聚顶、神凝气府及炼神还虚等为治净宗者得有？”先生曰：“金木水火土五行，安立在身，则心肝脾肺肾也，五气者五行之气，即心肝脾肺肾之气也。当人手绾念珠，口持佛号，到一念不生时，脊梁自竖。脊梁既竖，心不外驰，则此心肝脾肺肾者各得其位，互不相损，既不互损，其气自舒，执此舒气以示人曰朝元。无者始也，又心也，心本无心，因此一始而心乃心。若然心即朝，朝即心，心与朝不二，然又不一，而朝无之义，悉尽乎斯矣。当人届此，身得胜乐，全体如满溢状，而脐下小腹丹田处较甚，曰神凝气府；头顶似有风状，内触妙乐，曰三花聚顶。三花者，精气神也。顶以当人身相言，曰头顶。就当人心相说曰法身，盖谓一心不异，胜行自起，则顶踵一如，诠名曰聚顶也。又至也，谓聚此而至矣；炼精化气者，一心不异，自然法我两忘，法我既亡，阴阳自配,天地配而生万物，夫妇配而生男女，自身阴阳配而生精，自然之运，法尔知是也。所谓炼者讵有他哉？直是故耳！充此精而沛全身，令得妙乐，今抗外邪，令运奔伸屈时。然而当者气也，既有精生，即有气行，亦自然之运，法尔如是。所谓炼者，讵有他哉？亦直是故耳。

“然精与气皆有形有质，可意可度，而行此精与气者，觅之无物，着之无形，意且不得，度形又讵能居？谓果无邪？然则运行此精此气者，何物邪？谓果有邪？视之不可见，扪之不可得，听之不可闻，意之不可及，统如上说，无以名之，假名曰神。神也者，别乎用而言也。既有此精此气，即有主持此精此气之神。神，用也，亦犹有物必有用，无用不成物也。所谓炼者，亦直是故耳，讵有他哉？炼种还虚者，谓此精此气此神本无一物。一时缘会假现，缘灭即亡，实无实法，何有还处？若有处还，宁曰虚邪？当人念持佛号，到无念而念，念而无念时，忽然认识自己，了彻本心，方知由来成佛，身住净土亦已久也。曰西曰东不亦远乎？届此然后自捡，精也是他，气也是他，神也是他，所谓三花聚顶，五气朝元，风云雷雨，山河大地，人我是非，一切一切，已举未举，无不是他而又丝毫迹相不留，半星朕兆不寓，然又不住在是他不是他里，即孟子所谓大丈夫也。然后才可以说大话，说小话，常说话，常不说话，如理而说，如实而说，非理而说，如妄而说，不然且慢开口，何以故？阎王老子在汝背后，不许乱统。”先生说是话已，咸惊希有，陈先生跃鱼曰：“不图佛法如是高妙！”先生曰：“否否！生来淡泊，一切现成，慎莫错认。”

先生之夫人袁王相君师母，偕其女公子淑平并外甥曹仁刚及王外老大太来山问存。甫见面，师母曰：“我道是袁佛爷还是袁先生？”先生曰：“汝只认得袁先生，且认不得袁佛爷。”进云：“如何是袁佛爷？”先生曰：“闭关的。”问：“如何是袁先生？”先生曰：“汝的丈夫！”一众大笑。师母曰：“这老汉信口乱统。”

女公子淑平跪而问曰：“爹爹在此成佛否？”先生曰：“我无如是不懂事。”问：“既不成佛，如此寂寥，如此清苦都不避忌，为的什么？”先生曰：“为的学佛。”问：“既不成佛，学他为何？”先生日：“汝去汝去，好好读书。”淑平曰：“噫嘻。”

先生之甥曹仁刚问曰：“大人住山学佛，甥以年以境皆不能住山，即在市城百务繁多，日不暇给，总此过患亦能学佛否邪？”先生曰：“能。”进曰：“如何是甥学的佛法？”先生曰：“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力则以学文。”进云：“这岂不是孔夫子说的？”先生曰：“是。”进云：“若然，孔子已有，大人何必入山自苦如是？”先生曰：“不可山中便无孔夫子也。”

先生岳母王外老大太车七十四矣，康健逾常人，问曰：“我念佛数十年矣，而生死仍无把握，如何？”先生曰：“大人胜行已起，将来报尽，定获往生，现在只好照旧精进，不管他生死不生死，往生不往生，蓦直向前，定有归家稳坐大笑一场的时候。”

师母等住山一日而返，闻来山时于成灌道中，乘一小商车，盈五十余人过板桥，桥折陷车后二轮，乘众大哗，咸谓必死，盖水流湍急，如奔万马也，而车突然自跃上道，于是桥折而车众无恙，群云天助，识者惊为先生神力加被，或闻先生大骂曰：“丑！等我于妖魔邪。”数十日议乃寝。

淑平女公子回成都修破瓦法，顶开，以书来，先生曰：“噫嘻！”

南怀瑾别号玉溪，浙之乐清人，父化度，母氏赵，法名通禅，学密康藏时法名法称，与郭正平同学，为知交。国难来川，郭先时在军抗敌，以病寄迹于蜀之峨眉山大坪寺，法名通宽。时怀瑾充中央军校教职，休假来灵岩寺，与通宽、传西等日夕究参，均以扶起破沙炉自任，固志在俗也。行七之三日，先生手持戒板指谓传西曰：“是什么？是什么？速道！速道！”传西无语。先生摇头数下，自笑曰：“又放走一个。”复以戒板指怀瑾曰：“是什么？是什么？速道！速道！”怀瑾亦无语，先生却点头数下，亦笑曰：“汝却好。”遂手至佛前问曰：“当时我叫汝速道！速道！汝因什么无语？”怀瑾曰：“我当时不知要说个什么？所以无语。”先生曰：“汝现在心中有一个什么否？”怀瑾复无语。先生因令大喝，甫三声，即曰：“止。汝看汝有个什么？”怀瑾曰：“现在觅我心中无有个什么。”先生曰：“此千圣之心灯，当人之慧命也。无再滋疑，速拜！速拜！”怀瑾乃拜，遂禁怀瑾语。一时四众大愕，谓同儿戏。怀瑾自心亦不知所措，乃佯为首肯，仍沉众中。无何各就坐，乃起问曰：“既云学人有个入处，云胡一计生死，便尔前途茫茫？”先生厉声曰：“丑！汝看汝说，生死未了的那个分上是有生死是无生死，是前途茫茫是后路茫茫？”怀瑾彼时当下释然，遂礼拜在地，时参众正瞑坐，怀瑾与传西坐邻，顾视诸人坐禅，真若无疾而呻，无韵而哦，而传西亦正凝神在坐也。因而内心不牧，几次嗤之欲肆，先生乃振威大骂曰：“作么太不懂事！”怀瑾当时被先生一骂，如病得汗，如梦得醒，惊悉个事原来如此不费力，不值钱，于是敛笑，遂尔收神，凝然与同学及传西等寂坐。

越三日，果州道士来山于先生室中闭户围炉夜话，曾王两先生及周杨诸子皆围炉次，怀瑾远隔重楼，睹先生室中人物状态话言如亲觐面，诧之。因请先生至祖殿通所见，先生大骂曰：“我道汝是个人，犹作如是见解邪？”骂毕忿然反室，闭门而寝。怀瑾乃无语归寝。是岁之冬，虚云老人自曹溪来陪都，成都尊宿聚于文殊院，同请昌公老法师与先生躬赴陪都，迎虚老宾省。怀瑾侍先生叩虚云老人，通所见如上语，虚老曰：“嘻！南先生使非袁老居士手急眼快，汝险矣危哉。”至是怀瑾还山，遂辞军校教职，图久住，常谓传西、通宽、光代、白眉等曰：“斯亦奇缘也，倘非国变，何缘入川？倘不入川，这一段提不起放不下的公案，从何处了？仔细思量真是个人汗泪交倾不止。”五月不禀先生，不谋友朋，突然而逸，不知所之。又三月乃闻遁迹于峨眉山之大坪寺，而闭关时生年二十五也，其皈依师曰普明。

释通宽者，浙之永嘉人，素与南怀瑾为同学友。国变起投身军籍，以病祝发于峨眉山大坪寺，从释普明为弟子。壬午来灌县灵岩寺与传西、怀瑾日夕参究。会七起司，击鱼四日，无所入。第五夜手持钢针，胡跪韦驮前，以针自刺臂及两手，泣而讼曰：“通宽不悉往昔所造何种恶业，四恶未报，一性愚顽，今于佛前僧前法前痛悔前非，不造后恶，倘有所入，毕此身心，誓宏大法。”语已臂血、眼泪交落如雨，怀瑾见而悯之，手之令起，而诘曰：“老兄似此区区，欲以何求？”通宽曰：“求佛。”怀瑾曰：“兄是何人？佛是何圣？求是何心？”通宽无语。怀瑾掌之，通宽复无语。于是通禅连掌数掌曰：“青天白日，胡思妄想作么？”通宽因有省，时已四漏，先生与同参众眠已数时矣，乃寝。翌日平明先生甫见，即以手执通宽手，令拜于佛前曰：“速拜！速拜！前途尚有十八滩在。”怀瑾等悉各大惊，咸推先生勘人不让宋之妙喜。无何，先生赴成都，通宽复于灵岩赴李先生子方七会下山，值先生于成都之中城公园，才见，先生以目顾通宽者久之，乃曰：“哪里来魔气与么深？”通宽才欲致语，先生厉声曰：“不是。”通宽拜，先生笑。

杨光代者，蜀之广汉三水关人也，毕业绵阳高中。以病来山作久居计，年二十四。或见而悯之，令念文殊五字真言，杨面从而心违。无何，灵岩行七，或令参学，杨殷勤起而致语曰：“光代病夫，一事未谙，百无所知，何德何能与彼会？”或笑曰：“非然也，是法平等，抑亦何需？若必需者即所谓信也。汝但信一切具足，更莫他驰。”杨应喏喏。行七之三日，自心不牧，动定皆违，乃私逸。及门犬暴至，杨大叱。无何，犬去。返观身心，脱然若释，因告或，或曰：“唯唯。”翌日上堂，通所见于先生，先生曰：“否否！速拜！速拜！”已，因自语曰：“而今而后乃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无一物也。”先生厉声曰：“何不道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有一物也。”杨无语。

七毕，同参诸子侍先生赴省，杨独居山。一夕，阅《憨山年谱》至“通乎昼夜之理则知生死”处大惑，乃于佛殿且行且思，百究莫通其义。倦极，仍不掷念，乃对佛坐，瞑究显研，至百无可己时，忽巨声发佛后，杨大惊。惊已，觅所谓疑情了不可得，乃大笑曰：“哈哈！通乎昼夜之理，固如是也。”于是行吟山间，乐不可抑。或问曰：“见何道理，自乐乃尔？”杨曰，“盆内水仙花。”灵岩二次行七，李子方先生问曰：“前念不生后念不灭时，汝休息不休息？”杨曰：“一物也无，休息个什么？若有休息，则有一物也。”李颔之，杨退。有同参者要而问曰：“汝答上话，诚有入处，然不恰。余怀今请再答一语，能不吝金玉否乎？”杨曰：“善。”同参某举如上，杨应声曰：“休！休！”同参大笑，逸去。又一日，同怀瑾至参堂，抵门怀瑾以掌掀杨在地，曰：“是什么？速道，速道！”杨曰：“你青天白日，遇到鬼了吗？如此胡闹作么？”旋下山见先生。先生曰：“什么处来？”杨无语，即礼拜。先生曰：“不是不是，好好学佛，莫错认贼赃。”杨亦无语，复拜，先生厉声曰：“向汝道不是，礼拜个什么？”杨仍无语，再拜，先生笑。

马白眉者，华阳人也。先谒傅先生求解脱，多所开解，无何，傅先生赴渝，因谓马曰：“余当赴渝，可速往灵岩见袁先生，通余意，渠必能了汝大事，勿忽也。”灵岩七起，乃搁税务局事来山行七，昼夜精勤，至第六日，请益，先生曰：“此事不在用力处，不在不用力处，又不在用力不用力，即用力处。”马惘然，先生乃合眼开眼示之，且曰：“会么？”马曰：“不会！”先生曰：“开眼见明，合眼见暗，明暗自为代谢，能见明见暗者，有移易代谢否乎？”马曰：“无。”先生曰：“此千圣之心灯、四生之慧命，汝之本原也。”马于言下契理，因胡跪致问曰：“此后当用何功？当何保任？当何行履？”先生曰：“好好作事，好好持戒，好好为人。”

南充徐剑秋编辑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冬月吉日